



049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

歐陽文忠  
公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歐陽文忠公文集總目

居士集五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卷第二 文集二

古詩二十首

卷第三 文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第四 文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卷第五 文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六

古詩二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卷第九 文集九

古詩三十首

卷第十 文集十

律詩六十首

卷第十一 文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卷第十二 文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卷第十三 文集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卷第十四 文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卷第十五 文集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

卷第十六 文集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文集十七

論六首

卷第十八 文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辨一首

卷第十九 文集十九

詔冊七首

卷第二十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三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二十二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三 文集二十三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卷第二十六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第二十七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卷第二十八 文集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第二十九 文集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第三十 文集三十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一 文集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二 文集三十二

墓誌銘三首

卷第三十三 文集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四 文集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五 文集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卷第三十六 文集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卷第三十七 文集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卷第三十八 文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卷第三十九 文集三十九

記十首

卷第四十 文集四十

記八首

卷第四十一 文集四十一

序七首

卷第四十二 文集四十二

序九首

卷第四十三 文集四十三

序七首

卷第四十四 文集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

卷第四十五 文集四十五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六 文集四十六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七 文集四十七

與人書八首

卷第四十八 文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卷第四十九 文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卷第五十 文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外集二十五卷

卷第一 文集五十一

樂府七首 古詩四十首

卷第二 文集五十二

古詩二十七首

卷第三 文集五十三

古詩三十首

卷第四 文集五十四

古詩三十七首 聯句三首

卷第五 文集五十五

律詩五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五十六

律詩七十三首

卷第七 文集五十七

律詩七十首

卷第八 文集五十八

古賦四首 辭二首

頌一首 贊一首

章一首

卷第九 文集五十九

論一十一首 辨二首

卷第十 文集六十

經旨一十三首

卷第十一 文集六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第十二 文集六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槨銘一首

墓表一首

卷第十三 文集六十三

記二十首

卷第十四 文集六十四

序一十二首

卷第十五 文集六十五

序七首 傳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六十六

書八首

卷第十七 文集六十七

書一十一首

卷第十八 文集六十八

書一十二首

卷第十九 文集六十九

書一十四首

卷第二十 文集七十

策問五首 詮議一首

齋文一首 祭文六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七十一

歐陽氏譜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七十二

碑譜 杜丹記

卷第二十三 文集七十三

雜文二十七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七十四

近體賦一十三首 官題詩二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七十五

論三首 策八首

易童子問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六

問答二十一章

卷第二 文集七十七

問答一十五章

卷第三 文集七十八

問答一章

外制集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九

敕二首 制四十七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

制五十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一

制五十首 拾遺一十五首附

內制集八卷

卷第一 文集八十二

詔七首 國書二首

敕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五首 春帖子詞二十首

青詞七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五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三

制一首 詔四首

敕書一首 批答五首

口宣一十五首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上梁文一首 青詞九首

密詞一首 齋文四首

祭文四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四

制一首 詔三首

國書四首 敕書四首

御札一首 口宣一十七首

表一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二首 祭文四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四 文集八十五

制一首 詔八首

詔敕四首 敕書七首

批答二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五首 密詞二首

齋文一首

卷第五

詔八首

文集八十六

詔教三首

國書三首

敕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三首

密詞二首

默表一首

齋文一首

祝文三首

卷第六

制四首

文集八十七

國書二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五首

端午帖子二十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三首

表六首

默表一首

冊文三首

卷第七

制二首

文集八十八

國書二首

敕書四首

批答三首

口宣七首

青詞六首

齋文二首

祝文四首

功德疏語五首

內中御侍賀節詞語二首

卷第八

制三首

文集八十九

敕書八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二首

表三首

密詞一首

齋文二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三首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卷第一

表一十八首

文集九十

劄子一首

狀五首

卷第二

表九首

文集九十一

劄子九首

狀一十二首

卷第三

表一十三首

文集九十二

卷第四

表一十一首

文集九十三

劄子二十首

狀一首

卷第五

文集九十四



表一十二首

狀三首

劄子一十五首

卷第六

書二首

文集九十五

卷第七

書三十二首

啓三十六首

奏議集十八卷

文集九十六

卷第一

狀四首

啓七首

卷第二

文集九十七

劄子六首

文集九十八

卷第三

文集九十九

劄子九首

狀三首

卷第四

文集一百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一

劄子八首

文集一百二

卷第六

狀一首

劄子九首

文集一百三

卷第七

文集一百三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

劄子十首

文集一百六

卷第十

文集一百七

狀四首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八

狀二首

書一首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九

狀三首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十

狀五首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十一

狀一首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十二

書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十三

狀一首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十四

狀一首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十五

狀一首

卷第十九

文集一百十六

狀一首

卷第二十

文集一百十七

狀一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一百十八

狀一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一百十九

狀一首

卷第二十三

文集一百二十

狀一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一百二十一

狀一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一百二十二

狀一首

卷第二十六

文集一百二十三

狀一首

卷第二十七

文集一百二十四

狀一首

卷第二十八

文集一百二十五

狀一首

卷第二十九

文集一百二十六

狀一首

卷第三十

文集一百二十七

狀一首

卷第三十一

文集一百二十八

狀一首

卷第三十二

文集一百二十九

狀一首

卷第三十三

文集一百三十

狀一首

卷第三十四

文集一百三十一

狀一首

卷第三十五

文集一百三十二

狀一首

卷第三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三

狀一首

卷第三十七

文集一百三十四

狀一首

卷第三十八

文集一百三十五

狀一首

卷第三十九

文集一百三十六

狀一首

卷第四十

文集一百三十七

狀一首

卷第四十一

文集一百三十八

狀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十二

狀九首 劄子三首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十三

劄子八首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十四

劄子六首 狀一首

雜著述一十九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十五

河東奏單上

卷第二 文集一百十六

河東奏單下

卷第三 文集一百十七

河北奏單上

卷第四 文集一百十八

河北奏單下

卷第五 文集一百十九

奏事錄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十

濮議一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二十一

濮議二 文集一百二十二

卷第八 濮議三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二十三

濮議四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敘釋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二十五

于役志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二十六

歸田錄上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二十七

歸田錄下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二十八

詩話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二十九

筆說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

試筆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三十一

長短句一

卷第十八

長短句二

卷第十九

長短句三

集古錄跋尾一十卷

卷第一

周

前漢

卷第二

後漢

卷第三

後漢

卷第四

魏

晉

齊

梁

後魏

文集一百三十二

文集一百三十三

文集一百三十四

秦

後漢

文集一百三十五

文集一百三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七

吳

宋

南齊

陳

東魏

卷第五

隋

卷第六

唐

卷第七

唐

卷第八

唐

卷第九

唐

卷第十

唐

書簡一十卷

卷第一

五十一首

卷第二

五十六首

卷第三

四十八首

文集一百三十八

文集一百三十九

文集一百四十

文集一百四十一

文集一百四十二

文集一百四十三

五代

文集一百四十四

文集一百四十五

文集一百四十六

文集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四十八

六十二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四十九

四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五十

四十四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五十一

三十三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十二

四十九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五十三

二十三首

附錄五卷

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諡誌

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卷第三

傳

卷第四

傳

卷第五

事迹

景川先生



像讚

賢矣文忠直道大節如龜如璣既明且哲陸轅議論稔愈文  
豐李杜歌詩口無不兵當世大儒艷家之元

穎與無靈蚌无澣靈昭然政通何勞鍾麗儼然望之希世一  
通萬所方害逢坡益注 宋李燾叔

惟我昭陵云乃得升无下兼勿國有魏云云乃得容不勿以  
忠風沒既散高山就見小人是嘆皆賢在是靈踰厥心聞某

百世

宋晁悅之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薨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  
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暉時任隨

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携

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

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歷閬州推

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潯瀧岡其後至和元年  
縣遷潯瀧岡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它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軋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華內地闕而外地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速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携文謁胥學士偕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携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西京留守推官西京留守推官按書郎充

以月限滿日即得赴任教前卿貢進士邵景先等咸

任轉任轉宜思為勳無積乃官可依前件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為留守幕府多名

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為古文歌詩

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

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蓋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是峭壁大書神清之洞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

三月西京秋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多脫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做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

是歲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場告

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

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

三月赴軋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辨出守鄧州梅聖俞將率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宣德郎守光化軍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

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

二月加騎都尉

未詳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

賢校理

已丑崇文總目成改集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言賜教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類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上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為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

宣德郎守太常禮院



議事飛章第揚風采會論朝論至簡朕心宜速宜  
興往之錄陳而亡挽宜宜持厲厲之計保避以四  
自安勉膺寵光式遵明勅可休前件孫於行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

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誥命裁出

典諫強令風采希為注度所以炳煥皇業充職近  
著匪我後又為齊足選宦使即守太常丞充樂職  
陽其高才敏識照於當世特立不倚按于其倫兼  
心辨心履遺堯堯學探陸陸調皆體遠參曰禁之  
之代言必能復古用述七人之列遂參曰禁之  
宜推序陸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深  
厚之體皆起居注知諫院事散官勳賜如故知制

丁未同詳定編勅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為獻  
官尋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  
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

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磬課虧額利宮七月還京  
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宣德

言知制誥駢辭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外行古正  
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

歐陽文忠公文集 年譜

許度都轉運按察使兼西路管田都大制置也  
守尚書禮部郎中制誥充龍圖閣直學士  
金魚袋梁通等四方有制誥者當為國家馳騁  
侍從近列得不實同此憂者外爾等並以其勞  
路為時英俊用子所以擢爾清切之禁延閣憲  
蓋備河朔委輸事任城西置昌河上至于平陽  
皆方面之要官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選近職于  
望可依前件勅以平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

常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  
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初三年而

尊祖考據吾左右近者宜于庶邦使生者之類  
不滋雅則吾左右近者宜于庶邦使生者之類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右  
正言駢辭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外行古正

詳遠報解翰於西掖董賦與於北道所推今履  
品增成百封具有司其申藉典蓋以永明家之  
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右  
仍放朝謝勅以平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  
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

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  
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鞠治府

尹揚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

歐陽文忠公文集 年譜

供奉官王昭明監勸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

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制誥知滁州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轉運使實不遺力罰不可近有朝之大典行河北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有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

邑三百戶

制誥乃來

制誥乃來

制誥乃來

制誥乃來

制誥乃來

慶曆八年戊子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外郎之政特推治道優延著與惟朝散大夫行右正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

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右且進升在外吾不亦也事任遇之期意未得即運左

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

職之華所以冠名儒治道我國俊特之望上惟  
缺亮之安差進禁聯齊協公道議翰林博山論  
子食大五百議禁金揚州揚州野密野密野密  
而正方在禁林復尚書禮部中憲制諸縣論  
上駁駁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中憲制諸縣論  
聖宣內忠於之於本朝歷條高行色邑中知  
慶拜光舊物之運條勿乃名臣嚴可茂興兩  
知讓心志嘉給林忠勿乃名臣嚴可茂興兩  
稱尚書禮部中憲制諸縣論  
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已酉至  
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  
惟而上於祖殿奉者尊其考欲以既天錫考之  
大痼疴禮備不家氣奉若斯義乃以季秋之選  
天賦之福其不可均於以屬無宗直學士朝服  
古練職大其不可均於以屬無宗直學士朝服  
國戶籍禁金大其不可均於以屬無宗直學士朝服  
信海權開志正無私已八百言直學士朝服  
事術之政事同下舉而從古於宗精究百歐陽  
事賞風物全蜀泗京師古於宗精究百歐陽  
臺宰屬之重德爾述疏推吾新書往我生承原  
車都尉散官封賜如事故仍放前充權書可直授西  
車都尉散官封賜如事故仍放前充權書可直授西

歐陽文忠公文集 年譜

史部郎中休府充觀闕府學士加輕車是歲約  
梅聖俞買田於穎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

國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揚二夫  
人祔焉是冬復至穎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  
不及故光王哀禮以為之制喪者不呼其門  
子之志也外隆而從政即為臣之道也前  
直學士朝服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學士  
職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學士  
章直學士朝服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學士  
職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學士

甲戌權判流內銓會小人詐為公奏請欲內侍其  
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

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

一再枉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

一

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沈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

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初帝王之制也然明白

言必資才皆難圖直學士初散大夫尚書吏部

金魚袋殿陽某信都尉開國伯文舉典讀心固全

石頤在缺列以直殿觀孺避家爵遷世禁著以

深詔大賜起因感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選

承即新外捕殿嘉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選

學器老宜唐業中足用廷登玉堂典司翰墨金諱

可持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通判三代也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充通判三代也

館修撰於一物古者見於史記今史記言得失總

二職之英者不在吾儒稱之臣牛輪林學士制散

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賜金魚袋殿陽某

信都難開史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陽某

學祭道真文得天粹潔然風節足為世範休有議

以賢惟司命宜特為文章在夷險蓋將法謀慮

方來萬世有辭垂於不朽尚賴直以永休明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仍給翰林學士判修唐書散

官勳封賜如故又差勾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

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

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

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

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

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

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

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選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

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

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

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

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

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

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真

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

殿行恭謝禮為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

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

之帝誠至而禮簡事天之宜服承先烈之玉蓋

畏勤細事兼荒寧望勞瘁我於昭昭降康四海

莫不履享念所以報必竭其誠通於太極示

高質之享敘翼休應賜乎膺交福慶均自近始

初考明堂庶幾休應賜乎膺交福慶均自近始

伯探臣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

雅正直道子倫類辨論聖神教時為心在沮不

之文華... 嘉祐二年丁酉 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已... 嘉祐二年丁酉 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落聖院朝謁太祖太宗...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

歐陽文忠公文集 年譜  
色一十千二百夕賜紫金魚袋映陽景性清純良  
用明承直道少當臣定不倚向自業林尹正此  
推紳雅幸寺獎善衣被紅袖舞無事方此  
願之不可使遠外而返屢形刺水壙使解履推  
項開以備饋同其祇服照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  
中休前九制詔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  
列秘閣秘書省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  
是月

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禘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  
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群牧使六月甲申刪定景  
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  
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禘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  
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

至重者美如大俗服故率者禮親執祀事神人以  
和初考來格此皆祥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  
社大夫經事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  
國史館直學士兼光祿寺卿充史館修撰充翰林  
廷議光祿寺卿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  
宜之精真食加田之既於以均七朝之慶附萬夫  
兼望莫不稱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  
二百戶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

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

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其近於已前皮與  
經管其持之其盛德顯功其政善成致國已多矣而  
史官其人之故推送巨筆所著書成致國已多矣而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二禮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侍禮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夜色二千三百常撰知州陸大國守兩學士兼龍圖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男工部充宗正寺卿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  
則全點袋王三司勾文刊官朝奉郎太常博士  
充東宮校書郎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  
以立官治為使學法其皆雖有不忘也皆守舊  
事侍即依前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  
屋前集賢館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而兼右司中書省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職充三司中書省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於此有求其功大烈重於古焉願考前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兼龍圖閣

九月

如制詰吏文館修撰判秘閣秘書省庶吉士充實封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業履史五保負忠亮雄  
兼廷學高視前哲謙謹精識推為國器方且擢處  
必於子令後史傳經兩其無礙自轉投往昔守古  
讀學士散官差遣加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侍  
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

真宗及章懿太后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

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吉甫以有文武故贊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  
之遺兵未之寄委于厥廟之臣苟其講畫之用則  
侍遇之意付界之際取不愆乎功其封賞之禮則  
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  
侍郎加制誥充史館修撰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陽紫金魚袋歐陽

其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履道之在議論明正據負  
高爽火居禁近之從海吏中外之事選所或改悉  
著聲實令樞密之地奪勝足經振或大職適於休  
績惟公也或以成務惟實流可以龍功往其與哉  
無廢朕命可特授律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  
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無賜如

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

梁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

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辭

轉官許之勅勅夫為務之埋命今之出謀謀於  
堂上風行於天下使來者不觀而與言

無識者非吾二三相橋乎本矣之所說為樞機布  
政則此何相密副使朝殿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  
論單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業履史五保負忠亮雄  
伯賈前儒之學文章樞密步之名遠歷清華迭居  
中外自居重選任已謀異能忠誠不可直道無屈是  
未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同厥用未萬者人作後  
世異勳俾行有本之治如三代盛時者亦惟其相  
心輔而已濟危之幾可持校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  
實封二百戶散官無賜如故

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

行事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

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秘閣

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

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

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己酉朝饗景靈官庚戌

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

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

歐陽文忠公神慶堂所勞安一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  
朝殿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護軍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  
金魚袋歐陽某文章瑞時議紳華國途階大賜時  
功張崇階副之勳等往膺異數是惟典常可特授

正奉大夫依前尚書禮部侍郎兼知政事加柱國  
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封食實封賜如故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三

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

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群臣公得

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

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

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

群臣屬和在外集遂宴羣玉殿庾子再召近臣及

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

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羣

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在四六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

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為序亦不

及庾子再賜而實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

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

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

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為金花牋則無疑

然陳無己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而大字又

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舜胡文恭公

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

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

歧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

訛耳此公再觀書詩全塗越看揮毫又

是月差押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行不禮四月壬申

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諡實甲申

覃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勅服受命先帝傳界大寶如初疏作居士民之上

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恩意之及宜先老成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

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殿陽某氣清神深學足以

經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

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殿陽某氣清神深學足以

濟成謀皆把持良材廟堂重器久踴亮於大本方

倚平於上尚書地官監政所出往踐厥職思所

可持授金紫先任無任專美於前人朕所望焉

如故命之實五月戊辰為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

事七月戊申押契丹祭吊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八月癸巳奉勅策大行皇帝諡寶其文曰神文聖  
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  
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  
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  
侍郎其年于惟是一二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  
金紫治集乃勞止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政事杜  
樂安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如樂滿之先為東魏之過差感疾疔之甚矣  
醫備至氣鬱於非與在之良易見仰成之  
手在開其夙夜不休或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  
有無窮之聞豈不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  
封食實封如故八月辛丑奉勅祈晴  
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  
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  
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  
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  
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

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  
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其年  
懷祖宗之威神什煙紫壇敷天地之明察靈心  
享無事休成臨瑞蘭而辟澤中區奉敬忠而推尊  
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兼知政  
事杜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  
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食實封  
休榮堂以經緯之文施於典冊以直亮之節臨於  
巖蓋繁備四近之華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以親屬勞進文獻之崇奉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兼知政  
事杜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  
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食實封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  
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  
七月癸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  
教纂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曆文武廣孝皇  
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  
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  
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  
謀同德佐理功臣於大知惟觀先帝命中人實託

於口袖著言除作之始宜皆慈官之思惟忠信謀  
 任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丞事持節奉詔  
 上柱國臣光祿大夫行尚書丞事持節奉詔  
 八百戶賜賜其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  
 載深通成象之原於皇朝示尊嚴於  
 拜賜強進階祿之休報臣等推異數  
 佑此實業茂對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  
 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  
 推忠封如故  
 二月第三子榮登進士第  
 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行公上察其誣  
 斥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  
 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勳服  
 惟聞之大臣賦侍於內雖同體之賦賦雲之羽  
 翼黃之重也至於辭隆自潔則必拘其雅志而專  
 願老以病自乞章數上其可留以守文之初而一  
 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侯開國公食邑三千  
 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年之議  
 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錄幅機之誠任贊前朝之  
 全議而受仍凡之說聖是事錄記批不可而其請  
 入八歲需頭經變字聖是事錄記批不可而其請  
 金碑是用途職書數增秋致官授符子外乃心  
 不在王室勉勵所無不為子嗣可持授行州年  
 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軍州事無不為子嗣可  
 崇仁明歲功巨散官知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幹乞便道過穎  
 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毫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  
 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人之為也近世兩用出入為均德功臣觀文殿學  
 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樂安侯開國公  
 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  
 自述以器能自任官實封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  
 誠請益堅俾守藩方已逾歲律乃進官之秩位  
 臨海可持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殿學士知  
 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功臣散官食實封如故仍賜食邑五百戶  
 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  
 三元老雖爾身在在外乃心同不在王宮推恩行  
 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勳服行尚  
 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侯開國公食邑三  
 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年之議  
 三納銀五千動王在股所以推神休而不疏朝寵也  
 乃善善德真堪河翰可特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充  
 觀文殿學士知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  
 故官食實封如故  
 是歲築第於穎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  
 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判定也冬乞  
 壽州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

熙寧元年戊申

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潞府嵐石路  
兵馬都總管

某道之賢性付河汾之一國道規惟德高邊並建師領惟  
其德文已再更於郡寄委遠時預政累朝自復

安軍任賢能設置忘於繁察言大四方守臣  
仰從舊海之制諸戎近胡之威於遠關惟用同寅

之德體于注竟之陰五即新州母弟遠略可封  
檢校太子宜洋湖麟府盧石路兵馬公堅辭不受

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  
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

廷為然亦先王之禮意故也以爾推誠保德崇仁  
朝歲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遣行兵實封上柱國

百戶職賜其世章學士四子進足揚以知先王德  
次足以宜當世降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離股之

方茂而乃安于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離股之  
聽遇勤勞加亦終不能易志是以先帝越命賜服

以榮爾錫俸進東宮之師仍無祗殿是用度越命  
身善裕以物成王德惟良顯哉可持被太子少師

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

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

師

厚追崇故推或保孫榮仁用歲功臣觀文殿學士  
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公

華洋靡之風以道鑄一俗起陽開國公食邑  
授官名明卿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端亮朕而

數億其脫去人間之大義難盡其力必期運於未  
慎長首舉以爲壽之日爲子不能期願之壽坊六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

以祀賜銀千神惟顯及幽並受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發文皇任觀文殿學士太子

公重簡丁時慶資陸錫有加之尚其營理有此明命  
朝通籍丁時慶資陸錫有加之尚其營理有此明命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

章朝請即充祿閣校理輕車都尉封文獻學士太子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少師致仕贈太師追封秦國公某名世之才出處  
期運明於朝事而以成事始於終終於人進  
太師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後孫謙益  
曾三異三家為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  
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  
如公會孫建世以告勅宣制為編年尚多差互  
况餘人乎今參稽眾譜傍採史籍而取正於公  
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  
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  
為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  
也故實于前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  
卷詳本義辨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  
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  
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  
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  
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故出處詞簡  
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  
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奉直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二字固然而  
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  
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問其上上之人  
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  
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  
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  
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  
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  
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  
錯明中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子以是知邪說  
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子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子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

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任翰林學士  
年十二月是時

不知其功一作不可納說  
此非子言也  
六一居士云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三  
蘇公諱序

居士集目錄

卷第一



古詩

顏跖

景祐三年

猛虎

仙草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明道元年

上山

下山

石樓

上方閣

伊川泛舟

宿廣化寺

步月

八節灘

白傳墳

晚登菩提上方

山槎

石笋

鴛鴦

魚骨

魚鷹

伊川獨遊 同前

三遊洞 景祐四年

下牢溪 同前

蝦蟆碚 同前

黃牛峽祠 同前

千葉紅梨花 同前

金雞 同前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 同前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寶元元年

贈杜默 康定元年

送呂夏卿 慶曆二年

憶山示聖俞 慶曆元年

送唐生

送任處士歸太原 康定元年

聖俞會飲 慶曆元年

送胡學士 宿知湖州 同前

哭曼卿 同前

送曇穎歸廬山 同前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同前

送黎生下第還蜀 慶曆二年

卷第二

古詩

送楊嗣秀才 慶曆三年

送孔生再遊河北 慶曆二年

送慧勤歸餘杭 慶曆三年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同前

絳守居園池慶曆四年

晉祠同前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同前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同前

病中代書寄聖俞慶曆五年

鎮陽殘杏同前

班班林間鳩同前

暮春有感同前

洛陽牡丹圖慶曆二年

鎮陽讀書慶曆五年

留題鎮陽潭園同前

讀蟠桃詩寄子美同前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同前

白髮同前

水陽大雲同前

送章生東歸慶曆六年

卷第三  
古詩

啼鳥慶曆六年

遊瑯琊山慶曆六年

讀徂徠集慶曆六年

大熱二首同前

幽谷泉同前

百子坑養龍同前

憎蚊同前

重讀徂徠集慶曆七年

汝癭答仲儀同前

滄浪亭同前

寶劍

秋晚凝翠亭慶曆六年

菱溪大石同前

送姜秀才遊蘇州寶元元年

送孫秀才慶曆六年

新霜二首同前

豐樂亭小飲慶曆七年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同前

秋懷二首寄聖俞同前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同前

拒霜花同前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同前

瑯琊山六題同前

歸雲洞

瑯琊谿

石屏路

班春亭

庶子泉

惠覺方丈

卷第四

古詩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慶曆七年

拜赦慶曆七年

彈琴效賈島體

酬學詩僧惟晤

別後寄聖俞慶曆七年

紫石屏歌同前

聚星堂前紫薇花皇祐二年

獲麟贈姚闢先輩皇祐元年

喜雨皇祐二年

飛蓋橋詠月皇祐元年

竹間亭皇祐二年

答呂公著見贈皇祐元年

送榮陽魏主簿

青松贈林國華慶曆八年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皇祐二年

橄欖

鸚鵡螺

食糟民

送焦千之皇祐元年

伏日贈徐焦二生同前

寄生槐皇祐二年

韓公閱古堂皇祐元年

永州萬石亭同前

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皇祐二年

蟲鳴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皇祐二年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同前

寄聖俞同前

有馬示徐無黨至和元年

天辰

再和聖俞見答皇祐二年



感春雜言 同前

廬山高贈劉中允 漢歸南康 皇祐三年

送徐生之澠池 至和元年

葛氏鼎

太白戲聖俞

邊戶

梅聖俞寄銀杏 至和元年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同前

述懷 同前

和劉原父澄心紙 至和二年

卷第六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至和二年

二年

書素屏 同前

馬齧雪 同前

風吹沙 同前

重贈劉原父 嘉祐元年

贈沈遵 同前

答聖俞 同前

感興五首 同前

吳學士石屏歌 同前

初食車螯 同前

送裴如晦之吳江 同前

盤車圖 同前

答聖俞莫登樓 嘉祐二年

答聖俞莫飲酒 同前

思白兔雜言答梅公儀憶鶴之作 同前

戲答聖俞 同前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同前

和聖俞感李花 同前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同前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 同前

卷第七

古詩

贈沈遵博士歌 嘉祐二年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同前

送吳生南歸 嘉祐五年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 嘉祐二年

奉酬揚州劉舍人原父見寄 同前

西齋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 同前

於劉功曹家聽楊直講袁女奴彈琵琶戲作呈

聖俞 同前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宿州 同前

送公期得假歸絳 嘉祐三年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 同前

謝王高書 米正惠西京牡丹 同前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 同前

嘗新茶呈聖俞 同前

次韻再作 同前

樂郊詩 同前

洗兒歌 同前

鳴鳩 嘉祐四年

代鳩婦言 同前

看花呈子華內翰 同前

啼鳥 同前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同前

答原父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

并簡聖俞之作 同前

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蘄州竹簟呈原父聖俞 嘉祐四年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 同前

答聖俞大雨見寄 嘉祐二年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嘉祐四年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 同前

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 嘉祐五年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嘉祐四年

依韻酬聖俞見贈之作 同前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同前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嘉祐三年

送刀紡推官歸潤州 嘉祐四年

夜坐彈琴有感呈聖俞

二月雪 嘉祐五年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嘉祐三年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嘉祐四年

盆池 同前

再和明妃曲 同前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 嘉祐五年

哭聖俞 同前

卷第九

古詩

寄題劉義叟家園劼聖俞體

西齋小飲贈別冲卿學士 嘉祐五年

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同前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 嘉祐元年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 嘉祐六年

鬼車 同前

感二子 嘉祐二年

讀書 同前

鴨鵝詞 同前

初食雞頭有感 同前

雙井茶 同前

贈李士寧 治平四年

明妃小引

感事四首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熙寧元年

昇天槍 同前

憶焦陂 同前

贈許道人 同前

送龍茶與許道人 同前

馴鹿

留題齊州舜泉 熙寧元年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熙寧三年

朝少年惜花 熙寧二年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有感 熙寧二年

射生戶 熙寧二年

戲石唐山隱者 熙寧二年

卷第十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 景祐元年

徽安門晚望

送孟都官知蜀州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明道二年

逸老亭

廣愛寺

平黃學士鑑三首 明道元年

雨後獨行洛北 同前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同前

智蟾上人遊南嶽 天聖九年

送左殿丞入蜀

秋郊曉行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 明道元年

過緱氏縣作 同前

又行次作 同前

送梅秀才歸宣城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明道二年

送謝學士歸闕 同前

河南王尉西齋 明道元年

張主簿東齋 同前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僚 同前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

景祐元年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 同前

春晚同應之至普明寺小飲

黃河八韻寄聖俞 明道二年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 同前

晚過水北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景祐元年

寄西京張法曹 同前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同前

朱家曲

行至樞澗作 景祐元年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同前

送賈推官赴絳州 景祐二年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同前

送威勝軍張判官 同前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景祐元年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同前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同前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同前

送王尚恭隰州幕 同前

送王尚喆三原尉 同前

送餘姚陳寺丞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景祐元年

夏侯彥濟武陟尉 同前

遠山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景祐元年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景祐三年

江行贈鴈同前

松門景祐四年

下牢津同前

龍溪同前

勞停驛同前

黃溪夜泊同前

望州坡景祐三年

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景祐三年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同前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同前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同前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景祐四年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同前

戲答元珍同前

初晴獨遊東山寺同前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景祐三年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景祐四年

戲贈丁判官同前

寄梅聖俞同前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寶元元年

再至西都慶曆四年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同前

謝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

愁牛嶺

寄子山待制二絕慶曆五年

寄秦州田元均同前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同前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同前

過中渡二首同前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同前

自勉慶曆五年

席上送劉都官同前

又寄劉都官

書王元之畫像側慶曆六年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同前

寄題宜城縣射亭同前

豐樂亭遊春三首慶曆七年

謝判官幽谷種花 同前 一云六年

畫眉鳥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慶曆七年

送張生 同前

田家

別滁 慶曆八年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同前

招許主客 同前

金鳳花

鷺鷥

野鵲

木芙蓉

樵者

詠雪 慶曆八年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皇祐元年

潁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 同前

三橋三首 同前

答通判呂公著 太傅 同前

祈雨曉過湖上 皇祐二年

卷第十二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 皇祐元年

酬張器判官泛溪

西園石榴盛開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皇祐元年

夢中作

贈歐世英 皇祐元年

送揚君之任永康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 皇祐二年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同前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同前

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

雅可流傳因輒成 同前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皇祐三年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 同前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同前

答杜相公寵示去恩堂詩 同前

答大傅相公見贈長韻 同前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同前

答杜相公惠詩 同前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至和元年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至和二年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同前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同前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官馬上口占同前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至和元年

憶滁州幽谷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寄題梅龍園滑州溪園嘉祐元年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至和二年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同前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同前

送渭州王龍圖同前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送鄆州李留後

子華孺直未滿遽出館伴遂當輪宿輒成嘉祐二年

禮部貢院闋進士就試同前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同前

再和同前

又和同前

憶鶴呈公儀同前

答王禹玉見贈同前

答王內翰范舍人同前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同前

小桃同前

戲書同前

春雪同前

和梅公儀嘗茶同前

和較藝書事同前

和公儀贈白鷗同前

再和同前

和聖俞春雨同前

出省有日書事同前

和較藝將畢同前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同前

和出省同前

卷第十三

律詩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嘉祐二年

和原父揚州六題同前

時會堂二首

春貢亭

竹西亭

崑丘臺

蒙谷

內直寄聖俞博士 至和二年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嘉祐二年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同前

聖俞監印南宮試卷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

無簡子華景仁 嘉祐三年

答聖俞歲日書事 嘉祐四年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 同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同前

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 同前

唐崇微公主手痕和韓內翰子華 同前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嘉祐五年

寄閣老劉舍人 同前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

禁中見輕紅牡丹 同前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同前

送襄陵令李君 同前

景靈宮致齋 同前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同

送王平甫下第 同前

對雪十韻 同前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 同前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嘉祐六年

應制賞花釣魚 同前

清明賜新火 同

明堂慶成 嘉祐七年

羣玉殿賜宴 同前

永昭陵挽詞三首 嘉祐八年

續作五首 同前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有感 同前

夜宿中書東閣 同前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同前

早朝 治平元年

下直 同前

齋宮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鶯詩寄原父有

感四首 同前

攝事齋宮偶書 同前

早朝感事 同



集禧謝雨 同前

下直呈同行三公 同前

東閣雨中 同前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 治平二年

卷第十四

律詩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治平二年

定力院七葉木 同前

秋陰 同前

秋懷 同前

初寒 同前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同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同前

聞潁州通判知郡唱和因以奉寄 同前

南郊慶成 同前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 治平三年

三日赴宴口占 同前

讀楊端章安集 同前

蘇主簿 洵挽歌 同前

寄題沙溪寶錫院 嘉祐五年

宋司空挽詞 治平三年

感事 治平四年

永厚陵挽歌詞三首 同前

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同前

送張職方知道州 同前

再至汝陰三絕 同前

郡齋書事寄子履 同前

答子履見寄 同前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 同前

贈隱者 同前

戲書示黎教授 同前

書懷 同前

渦河龍潭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熙寧元年

太清宮燒香 同前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治平四年

答黎教授二首 同前

寄許道人 熙寧元年

酬扶溝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詩 同前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同前

表海亭 同前

歲晚書事 同前

謁廟馬上有感 同前

毬場看山 同前

殘鵬 同前

歲暮書事 同前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同前

春晴書事 熙寧二年

遊石子澗 同前

讀易 同前

水磨亭子 同前

寄題相州榮歸堂 熙寧三年

畫錦堂 同前

觀魚軒 同前

狎鷗亭 同前

休逸臺 同前

青州書事 熙寧二年

留題南樓二絕 同前

答和王宣徽

答和呂侍讀 熙寧四年

答子履見寄之作 熙寧三年

謝景平挽詞 熙寧四年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同前

卷第十五

賦

黃楊樹子賦 景祐三年

鳴蟬賦 嘉祐元年

秋聲賦 嘉祐四年

病暑賦 同前

憎蒼蠅賦 治平三年

雜文

醉翁吟 嘉祐元年

山中之樂

雜說三首

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首 慶定元年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 慶曆二年

朋黨論 慶曆四年

魏梁解論

為君難論二首 慶曆二年

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 景祐四年

明用一首 同前

春秋論三首 同前

春秋或問二首 同前

秦誓論 同前

縱囚論 原定元年

辯

怪竹辯 康定元年

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嘉祐八年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同前

賜夏國詔書 治平元年

賜夏國詔書 治平元年

英宗遺制 治平四年

尊皇太后冊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象神道碑銘 寶元元年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龜佐神道碑

銘 慶曆四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仲淹神道碑

銘 至和元年

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神道碑

銘 慶曆六年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質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冀國程公元白神道碑

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琳神

道碑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旦神道碑銘至和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贈司空晏公殊神道碑銘同前

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德用神道碑銘嘉祐三年

工部尚書贈刑部尚書余襄公靖神道碑銘治平四年

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延年墓表慶曆元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仲芳墓表寶元元年

內殿崇班薛君塾墓表慶曆元年

連處士舜賓墓表慶曆八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谷墓表至和一年

龍武將軍薛君睦墓表至和元年

永春縣令歐君慶墓表天聖元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汝士墓表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治墓表至和二年

太常博士周君先卿墓表皇祐五年

左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拱墓表嘉祐四年

胡先生環墓表嘉祐六年

瀧岡阡表熙寧三年

集賢校理丁君貴臣墓表熙寧元年

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仲宣墓誌銘寶元元年

知制誥謝公絳墓誌銘康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奎墓誌銘寶元元年

度支員外郎張君思墓誌銘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詢墓誌銘慶曆二年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晞墓誌銘慶曆四年

向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代墓誌銘同前

張子野先墓誌銘康定元年

孫明復復墓誌銘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蔡君山高墓誌銘 慶曆三年

黃夢升注墓誌銘 同前

大理寺丞狄君果墓誌銘 慶曆五年

薛質夫直孺墓誌銘 寶元二年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士元墓誌銘 慶曆八年

尹師魯洙墓誌銘 同前

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 皇祐二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 皇祐三年

年三

供備庫副使楊君琪墓誌銘 皇祐三年

太子中舍王君汲墓誌銘 康定元年

工部郎中歐陽君戴墓誌銘 嘉祐二年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德谷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錫墓誌銘 皇祐元年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杞墓誌銘 至和二年

比部員外郎陳君漢卿墓誌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

琳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衍墓誌銘 嘉祐二年

太常博士尹君源墓誌銘 至和元年

太子中舍梅君讓墓誌銘 皇祐元年

湖州長史蘇君舜欽墓誌銘 嘉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洙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亮臣墓誌銘 嘉祐四年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

公育墓誌銘 同前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結墓誌銘 嘉祐五年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 許公元 墓誌銘嘉祐

年二

尚書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 孫公甫 墓誌銘嘉祐

年五

梅聖俞 堯臣 墓誌銘嘉祐六年

江鄰幾 休復 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 致仕 薛君長孺 墓誌銘治平三年

國子博士 薛君良孺 墓誌銘同前

祖侏 石先生 介 墓誌銘治平二年

文安縣主簿 蘇君洵 墓誌銘治平四年

贈太子太傅 胡公宿 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 鄭君平 墓誌銘慶曆四年

端明殿學士 蔡公襄 墓誌銘熙寧元年

集賢院學士 劉公融 墓誌銘熙寧二年

零陵縣令 贈都官員外郎 吳君舉 墓碣銘嘉祐三年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南陽縣君 謝氏 墓誌銘慶曆五年

萬壽縣君 徐氏 墓誌銘同前

長沙縣君 胡氏 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 李氏 墓誌銘慶曆八年

廣平郡太君 張氏 墓誌銘嘉祐元年

渤海縣君 高氏 墓碣同前

北海郡君 王氏 墓誌銘嘉祐五年

長安郡太君 盧氏 墓誌銘治平四年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 衛州防禦使 遂國公 宗頹 墓誌銘嘉祐五年

皇從姪 筠州團練使 安陸侯 宗訥 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領軍 衛大將軍 博平侯 世融 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康州刺史 高密侯 宗師 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監門衛將軍 廣平侯 宗沔 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監門衛將軍 世衡 墓誌銘同前

皇從孫 右屯衛大將軍 武當侯 世宣 墓誌銘同前

安陸侯 夫人 長樂郡君 曾氏 墓誌銘同前

雍國太夫人 馮氏 墓誌銘同前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同前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同前

右也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八

行狀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壽行狀寶元二年

司封員外郎許公遜行狀同前

卷第三十九

記

四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

夷陵縣至喜堂記同前

峽州至喜亭記景祐四年

御書閣記慶曆二年

畫舫齋記慶曆二年

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穀城縣夫子廟記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慶曆四年

豐樂亭記慶曆六年

醉翁亭記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

記

菱谿石記慶曆六年

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曆八年

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

浮槎山水記嘉祐二年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

畫錦堂記治平二年

仁宗御飛白記治平四年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一

序

章望之字序慶曆三年

祕演詩集序慶曆二年

惟儼文集序慶曆元年

詩譜後序熙寧三年

集古錄目序 嘉祐七年

蘇氏文集序 皇祐三年

鄭荀改名序

卷第四十二

序

韻總序

送揚冥序 慶曆七年

送曾鞏序 慶曆二年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景祐四年

謝氏詩序 同前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慶曆二年

送王陶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三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 皇祐元年

送徐無黨南歸序 至和元年

廖氏文集序 至和二年

外制集序 慶曆五年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

內制集序 嘉祐六年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 治平三年

歸田錄序 治平四年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

續思穎詩序 熙寧三年

江鄰幾文集序 熙寧三年

薛簡肅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

傳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五

書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

卷第四十六

書

準詔言事上書 慶曆二年



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書康定元年

答李誦書二首

與荆南樂秀才書景祐四年

答吳充秀才書康定元年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景祐二年

與曾鞏論氏族書慶曆六年

答宋咸書至和二年

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慶曆二年

問進士策三首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嘉祐二年

問進士策四首

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雨祭文寶元元年

求雨祭漢景帝文同前

祭桓侯文景祐四年

北嶽廟賽雨祭文慶曆五年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慶曆七年

又祭城隍神文同前

祈晴祭城隍神文同前

又祭漢高祖文同前

祈雨祭漢高祖文同前

漢高祖廟賽雨文同前

祈雨祭張龍公文皇祐二年

祭薛尚書文寶元元年

祭謝希傑文康定元年

祭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慶曆四年

祭尹子漸文慶曆五年

祭尹師魯文慶曆八年

祭蘇子美文同前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嘉祐元年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

焚黃祭文三首 嘉祐七年

祭宋侍中文 治平二年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

祭胡太傅文 同前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

祭吳大資文 嘉祐三年

祭蔡端明文 治平四年

青州求晴祭文 熙寧二年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欺人肝九州恣橫行  
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  
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  
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  
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如  
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笑生死得失間較量誰  
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開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一作熊豬不  
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  
路傍徐行自路之機穢天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  
墜床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猛恃其外爪  
牙利鉤銜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智乃中藏恃外可摧  
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  
計安居一作身穴垣墻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  
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

嗟爾得從誰不辨偽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

白日攬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權忻

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

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

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澗復下澗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

一作山上山上看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鷗

上方閣

聞鍾渡一作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却望層

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薇  
雜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  
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  
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瀾溪流跳波濺如雪  
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

愁灘關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真蘭酌共弔松林裏  
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  
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卧山脣危根老盤石  
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

不如崑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笋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  
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

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舫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  
泛泛風波鳥雙雙弄

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鷹一作魚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  
笈笈苦難滿終日沙頭客  
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川時時錦鱗躍  
輕飛若下鞞豈畏風  
灘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竹獨往  
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  
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  
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

漾械泝清川捨舟緣翠嶺  
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

弄舟一作

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  
靄聞誰知一室

煙霞裏乳竇雲腹凝石髓  
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

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  
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

綠桂何岑寂山鳥嘒嘒不  
驚客公鳴澗底自生風月

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  
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

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  
前百丈谿即下年

下年溪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  
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峯影

巖花無時歌翠栢鬱何整安能戀潺湲俯仰弄雲景

巖蔓砢於土人謂作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  
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一本無祠

大川雖有神靈涇祀亦其一本風俗石馬繫祠門

山鷄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

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

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

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

行行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

猶見不足黃牛一作滯客舟語一曰朝一暮黃牛如故

言江通也

千葉紅梨花

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如那來郎中始加欄檻令生香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

折一日千帀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

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闌紅紫可憐此樹

生此處高枝絕一作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

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過使君

風輕絳雪罇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  
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徒  
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恠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  
眾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縹  
輝華日先亂眩轉目暗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  
清啖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樹  
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  
不羣世所驚甚羨眾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紲豈為泰  
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鍛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誠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

江上孤峯蔽綠蘿樓終日對巖我叢林已廢姜祠

在事迹難尋楚語亦有清泉一泓俗傳為姜詩泉

此不在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

惜清泉蠻俗那知為勝迹西陵老一作令好尋幽時

共登臨向此遊歌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

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栢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

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

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  
 異往往變化為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  
 冥冥臺郎何年一作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  
 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聰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  
 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  
 職清事簡稱雅一作意盡書古德九蕭蕭晨裝輕洛  
 陽花色笑春日錦衣畫歸間里驚自云就欲一作謝  
 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亦老嵩少願乞  
 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一本注云默字石字通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  
 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  
 携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  
 先生領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  
 豈如子之辭鏗鏗間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  
 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翻以輕京東聚學盜河北點  
 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  
 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

一作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  
 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各進士也一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  
 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  
 淮濱一作淮濱去年東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  
 駕駘羣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先騏驎尚書禮部  
 奏高第斂衣樓硯超屐宸瞳瞳春日轉黃牽藹藹賦  
 筆摘青雲我時寓直殿廡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  
 一作失意落人後我為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  
 里猶幸海遠一作無惡氛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上  
 下羽翼何續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為瑞相與來及群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堞餘高下漸岡阜  
 群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當祇吏役鉅細悉經親  
 是時秋卉紅嶺谷堆顛繡林枯松鱗斂山老石脊瘦  
 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  
 澗荒驚鷹奔日出飛雉雄盤石屢歌眠綠巖堪解綵  
 幽尋歎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恠愈奇富  
 江如自天傾一作岸立兩崖闔黔巫望西屬越嶺通

南秦時時懸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  
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耐亦嘗到黃牛泊舟聽  
猿狖巉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橫叢岫穴忽  
空透送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  
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督顏冠各白髮舉酒無  
倩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違徒爲憶山吟耳熱助  
嘲詬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  
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  
夜夜客枕夢一作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  
叩一作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惟我親來學媿道  
贈一作贈歸慚一作囊貧勉之期不止多獲由力耘  
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  
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天共方

一虜動邊陸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  
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一作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  
廟筭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徧直欲採奇謀不爲人  
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

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擇宜  
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  
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謹一作賢固當用賞罰  
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  
由辨兩句責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一本

傾壺豈徒強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  
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早久塵土熱忽值晚兩京  
織一作織一作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絨更吟  
君句勝啖雋杏花妍媚春酣酣詩有春風酣吾交  
豪俊天下選誰一作得衆美如君兼一本有輕辨文  
詩而句詩工鑿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鈴遺編  
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艾關西幕府一作不能  
辟隴山一作敗一作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  
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奏玉瑄和  
英咸孟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作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本云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鈇繫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不  
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  
灘灘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

寃讖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母憚頻一作以

慰離居念 哭一作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軒昂懼驚俗自一作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

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

精羸窮奇變雲煙搜恠蟾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類

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

明珠又好一作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

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四五

載人事忽焉一作珠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

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閤若與世踈驩

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

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

渦上田露草荒春燕

送曇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

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

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瀟霍俱

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騶騶恨不傳畫圖

曇穎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作  
去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  
早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  
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  
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揚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  
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言子文諧律呂子行  
紫琅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  
妄儒泥於魯甚者云融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  
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  
東遊一作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輶自云喜三傳力  
方一作欲探微幽凡學惠不彊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  
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通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  
矧後功掩前羞

居士集卷第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板中朝佐考字書板音插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句云靱妖藤索紛時景通云布活套於孤徑而倚其足謂之靱靱板聲相近公用板字義或取此蝦蟆碇詩諸本皆作碇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因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藥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樓川上山一作看

魚習菱浦一作菱

三遊洞沂一作洗 嘒嘒夷陵石本作膠膠

下字溪靜石本作淨

蝦蟆碇茶錄石本作錄

紅梨花猶勝石本作笑

金雞厚石本作享

送呂夏卿文字學一作學

憶山綠巖石本作巖 奏石本作走 陰崑石本作陰 岫穴一作穴

送任處士採奇一作採

送曇穎一作送

送黎生一作笑

居士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開秀才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鷄既又得楊生群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羨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醴既坐即之談稍稍吐鋒鏘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繩墨因量度胡為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弃諸塗竊拾充吾囊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穀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閣啓巖巖一作巖巖欲獻前復却遶今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珠淡泊一作薄 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作本生再遊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歷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八九月北渡大天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得一作得 七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志不過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借官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  
 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  
 胡為弃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管一室有一作類驚  
 巢梁南方精飲食一作筭鄙羔羊飯以玉粒糗調  
 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  
 具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栗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一作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  
 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驥致染成霜三者孰若  
 樂子奚一作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  
 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一作及時宜自彊  
 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橋  
 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

一本作謝張 石先生 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績與李  
 常剖琢珉石一作如剖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  
 琢一作器但末磨礪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  
 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携文編謂新作得之  
 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屏却夜歸獨坐南窗  
 下寒燭青焚如熠燿病眸昏澁乍開絨燦若月一作

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一作高古味雖淡醇不  
 薄千年佛老一作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群黨惡拔根掘  
 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  
 詞特一作詩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秉進羣陰  
 剝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列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在  
 有酒且慰先生酌一作慚職諫未能薦

絳守居園池

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覽周四隅異哉樊子  
 恠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  
 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祇一作得其餘栢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  
 觀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鬪虎搏豈足  
 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虛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皋虺一作  
 陶暨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倣世姣巧一作習卑汗  
 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  
 躇作詩聊謹為坐娛

晉祠

一本作過并

古一作城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何潺湲行

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  
鬱鬱古一作栢舍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豪俠戰爭  
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湏再駕方凱旋頑  
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歸并人昔  
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  
漢漢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老氣象寂寞餘山  
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作  
豈為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帶人去廟門闔還有  
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峯擁軒檻竹樹陰漢漢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  
惟予一作愛山者初仕即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  
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四岳其後竄荆蠻始  
識峽山惡長江馮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  
池死鶴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作一削尤奇十二  
峯隱見入冥邈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  
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友幽  
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恠香難貌至今清夜  
思覓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况逢秋兩

霖瀼翠新染濯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寒一作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戀念  
行一作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  
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餘懷京  
師友文一作酒邀一作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  
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蓋子美氣尤雄萬竅  
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霧霏一作如千里馬  
足一作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  
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輩  
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  
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咀嚼苦難嚼初如食橄欖真  
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轡一作舉世徒一作驚駭梅窮  
獨我知一作古貨今難賈一作二子雙鳳凰百  
鳥之嘉瑞雲煙一翔翔羽翮一摧鍛安得相從遊終  
日嗚噓噓問胡一作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關是時新秋雙正  
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因酒作一春不  
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九蟲寸白

A 一作不爭為孽一飽猶能致身患龍祿豈無神所罰

乃知賦子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天闕昔在洛陽年少

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

踏露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

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

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睡美尤厭春鳩聒

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冰銷魚撥刺經時曾未著脚

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

羈細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厨酒美

遠莫致念君貫一作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

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

君閑可能為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

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重命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

到一作到常山官復也何暇騎馬尋郊原一作丘新

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湲里冰在州西十五但

開簷間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

盛衰桃杏開落問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猶有一樹

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圓枝繁無風已

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携酒醉其下誰肯  
伴我頹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迫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

春原洗新翼綠葉暗朝日鳴聲相呼和一呼應答

如吹一作若應嘉律深棲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

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羨拙之佚吾雖有空

家出處曾不一一本有並如鳴鳩樂荆蠻昔窺逐奔

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颯跬步子所同淪

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

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

祿露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

滯見春物北潭新漲淥魚鳥相擊取一作魚切我意

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

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

一作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髻

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

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

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邱橫身當眾怒見者旁

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

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  
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作  
冰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唧公朝賢彥衆避  
路一作本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  
性樊籠免驚怖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試  
無可齊升子能一作甘藜藿我易解簪紱嵩峯三十  
六蒼翠爭聳出安得芣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  
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  
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篁  
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造化萬物感春陽  
我獨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  
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  
未窺客言一作近歲花特異性變出呈新枝洛人  
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貨比新較舊難一作優  
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  
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朱砂玉版人猶一作未知

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  
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  
妍媸當時一作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此可疑  
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艷紅鶴翎豈不  
美飲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  
嬌施造化無情宜一槩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  
愈巧偽天一作欲闕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  
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闕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  
何為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滋無光  
坐久百骸倦中遭群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  
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  
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  
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一作數畝桑不耐群兒嗤求  
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卧泰山傍聖經日陳前第  
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誦虞唐賓朋足羹  
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  
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  
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

云名聲暫羶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  
 寵事業闇不彰器小一作任大躋顯理之常聖君  
 雖不誅在汝一作豈自違不能雖欲止一作若失  
 其方却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  
 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  
 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  
 繻細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  
 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  
 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能摘  
 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  
 芳枝結青杏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  
 空餘綠潭水尚帶餘春色一作春竟何之意謂追  
 可得東西遠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  
 停輒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感至今清夜夢猶遠北  
 潭北

讀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法自戲篇章  
 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一作敢和鳴鳳呼其皇

孟窮苦累蒙韓富浩穰穰窮者塚其精富者爛文章  
 發生一為官擊斂一為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銜銜  
 天之產奇恠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  
 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  
 灑灑霜霜寒入毛骨清警哀一作愈長玉山未難熟  
 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  
 力盡猶勉彊一本有強我於韓徒足未及其端誠知  
 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  
 衰病思謫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  
 不能下悅悅一作若有亡老雞哺爪硬未易犯其場  
 不戰先一作自却雖奔一作未甘降更一作欲呼子  
 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昂一作昂氣力  
 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銜我亦  
 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醅宜百觴乘離  
 難會合比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濔沲北渡馬踏  
一作水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  
 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  
 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

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  
陰還滿架紅榴一作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

一本有謝無桃李就繁華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  
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况今著令許未假能來  
解帶相就飲為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  
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為清淚行  
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一作鬚未老  
先蒼蒼

永陽大壺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絕冰連一作谿谷  
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早濕殊北地歲不苦  
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  
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  
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  
何所欲自漸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  
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先先弟子皆賢材鄉閭

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性  
與夫子為顏回

居士集卷第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鬪秀才詩如渴飲醴酪諸本同惟鬪本作潼  
酪朝佐按列子乳潼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為生潼  
潼乳汁也音種訛而為潼史記匈奴傳潼酪之美  
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箇笋郵羔羊鬪本建本吉本作  
箇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箇從竹  
朝佐按箇籜美竹也箇草也呂氏春秋越駘之箇  
注竹箇也本亦從竹今兩存之

送勤未飯一作歸兮一作歸去  
歸兮居園也駁羣一作駁羣

晉祠鏡

一作

豪俠游一作使

高壘一作秋景

登嵩丘亭

朝暮一作石本

綽約一作京本 綽約一作莊子 綽約一作海約

水谷夜行

轢一作

病中寄聖俞

冰消一作消

班班林間

官祿一作官

鎮陽讀書

官榮一作官 躋顛一作躋

讀蟠桃詩

子美一作有 寥一作寥

初伏小飲

殘花一作殘 寥一作寥

永陽大雪

鳥飛一作鳥

此卷班班林間鳩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注云次第說文云本作第韋束之次第也今為兄弟字又漢複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為第幾明非古也然則古惟用第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第字近世既分而為二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居士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紅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一作一暖眾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窓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遠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兩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啜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謫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報自醉醉與花鳥為交一作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琅琊山

南山一尺雪雲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馱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



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差我  
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  
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倘自錄滄溟之一蠹  
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  
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  
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  
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  
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  
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耒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  
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績猗那羔鴈聘黃膺肺驚走鄰  
家施爲可恠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  
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  
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  
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  
儲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詼詼者又忍加詆  
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詳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  
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  
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  
九門閭閻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  
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織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  
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吳牛  
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  
漑稻蒲春啼鳴渠遠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裁美木  
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違朱轂  
顧我應可恠每來聽不足

百拓一作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更壇平樹古潭水  
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  
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鞠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  
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  
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  
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授授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汙簡牘  
 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三五前民物交  
 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速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  
 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  
 不錄蠅室蚤虱蟻蜂蝎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繞  
 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  
 凌辱衣戔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恠窮  
 邊俗晨殮下惟晴盛暑沉駒積我來守窮山地氣尤  
 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狀  
 綠撲燻一作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  
 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  
 救脫囚桎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  
 日忍此見一作迫促翻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  
 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撲  
 欲張拳暗中甚一作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  
 盤食勞扇拂立寐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膜雙目  
 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  
 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賜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勉盡三四章杖浹輒忻懽切切一作善惡戒丁  
 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  
 謂已一作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  
 子開卷子在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燦而  
 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  
 書百本一作傳百一作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  
 於一作深山待彼誇焰一作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  
 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  
 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  
 出自然見姪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不難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報長嘆我  
 欲犯衆怒為子記此寃下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  
 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鑄

汝癯答仲儀一作答王素汝癯

君嗟汝瘦多誰謂汝土惡汝瘦雖云苦汝民居自樂  
 鄉間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為嫌譏朝豈知作  
 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確嶺一作嶺峯一作峯管一作管汝樹生擁  
 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  
 聞語笑纍纍滿城郭偃婦懸壘盜嬌嬰包卸穀無由  
 辨有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鳧鶴駢枝  
 雖形累小小固一作可略癘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  
 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為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  
 回嗟繫性命鉞石難一作削農皇古神聖為世名  
 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燥一作温湯汝靈泉亦  
 不能湔滌君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民瘼祭何不衰  
 憐而反恣訶一作諛文辭騁新工醜恠極名貌汝士  
 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  
 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聊一嘍  
 滄浪亭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  
 無緣窮奇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  
 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  
 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作蘇  
 錢又疑此境一作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  
 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隸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  
 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扁舟任飄兀紅渠淥浪搖醉  
 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詩聊窮年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明欲知天將兩鋒爾劍有  
 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  
 鑄一作疑一作上一作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  
 妖夜收形姦克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  
 光射攬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  
 敢邀金縢

秋晚凝翠亭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滿空城青山遶官廨風雲淒已高歲月  
 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

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  
魁孤介嘉客日可携寒酷美新醉音登臨無厭頰冰  
雪行即屆

菱溪大一本無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  
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  
殷勤愛之速徒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  
罷市看但驚可恠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  
竇清冷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選選一作致佳處當商軒  
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  
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為落彼荒  
溪潰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  
初鍛鍊融結一氣疑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  
碧瑩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為炮燔苟非  
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一作誰雕刻又云漢使把漢  
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閩得寶玉流入中國隨  
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鑿無瑕痕嗟予有口  
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虛空韓愈不在世彈壓百  
恠無雄文爭奇闢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  
地厚靡不有一作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

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  
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  
白髮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樽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嗟哉子獨  
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  
貝猶滿把見生携文數十篇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  
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卧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  
飛一夜新霜群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  
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頰得酒  
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  
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  
渚野潦初清一作收澗澗蘭枯蕙死誰復予殘菊籬  
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  
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污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

雲巖疑從此，斬却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思非鮮有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書，勉強有酒莫負瓊琤。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人生此事尚難必，况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美頰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藥含不吐，日日恠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一作樽尚可三四携。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指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歸驚斷山千重。群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骨。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

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巖挺。巉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撮孤英，泣古弔荒冢。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布真堂東一本無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多誚。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歇情不專，鬪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一作萬物衰零誰暇予。君看金藥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與李笑而煌煌正色秀可餐，鶴鶴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靜一作容修一作窈窕。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携一樽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作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頌秋香，桃李媚一作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作奉和徐

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  
 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  
 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  
 引伸無窮極，卒敏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  
 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樓。冷泠谷中泉，吐溜彼一作  
 山幽石醜，駭溪惟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  
 以漱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村一作草樹間，暮  
 館城南，飯破屋仰見星。窻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輾  
 轉卧不周，我為辦酒有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  
 笑不領頭。曰：子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  
 事，此為因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軸，一來勤已多。而  
 況欲久留我，語頓遺。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  
 一作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噉鸞飛且  
 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  
 厚。贈言愧非酬。

瑯琊山六題 一本作山中六題 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  
 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  
 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携酒醉其  
 下，卧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路，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  
 送乘輿開來與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徒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  
 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門，亂峯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  
 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居士集卷第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癭詩平地猶确磬衡本作确磬吉本作确磬建  
本作确磬蜀本羅氏本作确确朝位按字書确通  
作境确通作埔磬磬确确不平也磬駁牛也磬石  
相扣聲确磬确磬确磬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  
本作确确而以諸本注其下 語笑失語

啼鳥花開一作

讀徂徠集唐虞廣詩歌一作反仁及作

幽谷泉日夜石本一作

曾蛟出壁屋作出

汝癭有類似作

滄浪亭到不遠到一作紅渠

寶劍照曜作曜

芝蘭大石初鍛一作數息一作

送孫秀才爭借假一作相與世時

新霜風鳴吹一作歲將一作

幽谷見非桃人生此事尚難必

秋懷吟秋一作秋琅玕一作琅下東南一作不

萬接晚飲日如此作且欲久留作久之南州州一作

居士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名景仙

無為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  
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  
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形一作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咎嗟五音商羽

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腹律當冬草

木皆萌牙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

一彈風風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

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試胡然笑語我慎

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輝其華一本無又

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

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

斜 拜教初一作

拜教初一作古州南山大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非扶

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

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一作古曲聲如與一作  
 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  
 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  
 我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來再鼓變雲烟為獸  
 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  
 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洟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弃一作妾桑濮乃  
 淫奔其言苟一作可取疵雜不全純子雖一作為佛  
 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  
 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  
 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  
 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爛  
 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勞徒  
 自苦骸筋一作涉一作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  
 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  
 若一作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冠中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

冠中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一作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

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一作世  
 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乘駭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  
 別輒飲注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  
 髮已揖揖一作入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一作權  
 穿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窟甘自繫一作但令  
 身尚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  
 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與斷葦草草各收拾  
 空窓一作語青燈夜兩聽囊囊一作明朝解舟南歸  
 翼縱莫戒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又酒耐弄篇章四  
 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  
 醪聊一作共挹輕一作橈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  
 誰一作去雖迫訣語出猶澁歸來錄君詩卷軸多臙臙  
 常一作知云已老矣意氣何業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  
 君什

紫石屏歌

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  
 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紫石瑩  
 淨一作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  
 曜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



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  
鏡在玉盃蝦蟆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也一作  
景山得之州一作號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千金兼自  
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  
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  
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  
與物為比筆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  
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蘇子曾羅列萬象中包含  
不惟曾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  
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鑿  
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展點綴  
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  
誰將期誰顧躬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強飲繁英行亦  
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非  
而子獨曰然有如墮應旒惟麟不為瑞其意乃可推  
春秋二百年文一作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

為師崢嶸眾家說平地生嶮巖相公益透怪各闕出  
新奇爾來千餘歲一作千載餘舉世不知迷焯哉聖  
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眾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  
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  
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眾見不為俗牽卑近又脫  
賦一作格飛黃擺街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  
可勦眾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簡易慎勿  
事嶮崎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  
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眵昏眵大書難久  
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  
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

大雨雖霽需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涵為潤廣且深  
浸涵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雨小  
兩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又時一日  
兩終歲飽豐穰夜響流霖霖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  
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  
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

飛蓋橋月一本題上有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

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  
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  
而我於此時脩一作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  
涵泳一本無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迴惟恐清  
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  
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  
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  
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  
鳥語弄蒼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  
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歇日來登

荅呂公著見贈

為子一本作來荅通判太博  
為子不飲見贈之作

晉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  
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驟輶一去不可追  
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為三年謫永陽陷窅不知危  
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  
無人歌青春自醜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一作乞得  
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綠駕  
喬浮渺瀰四時花與竹樽俎一作動可隨況與賢者

同薰然襲一作蘭芝醜酷寒且醜清唱婉而遲  
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  
況此孟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  
一作譬若卧握馬聞擊一作尚鳴悲春膏已動脉一作  
已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  
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榮陽魏主簿

魏一本  
作送魏主簿

卓犖東一作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  
我門子足未及闔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相視疑察  
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啄進趨危鴈聯青衫靴兩一作  
脚言色情情一作以温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權受知  
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  
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  
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掩浩渺肆波瀾察吏  
媿我歎僕童一作恪生顏我顧察夫嘻士豈以此觀  
此聊為戲耳以驚僕童一作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  
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于我始識其面已窺其  
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  
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

林子園華  
一本林園華賦作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良玉有天質少加作  
既磨與礪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但未遭良工養育  
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汗池以其下泉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  
顛子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為少雖多肯辭豐  
譬如登圓壇羅列壁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  
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而子處其間眩晃不知從  
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草  
暮雲浩皓一作方積醪醅寒更濃母言輕此樂此樂難  
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  
酸苦不相入初爭父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  
幸登君子席得與眾果羅中州眾果佳珠圓玉光瑤  
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  
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痾忠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  
世已無採詩詩成為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甲角

爭光鉉脛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官貝  
關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作珠  
巧一作細柱一作柱欄一作欄煙一作煙性一作性而一作而澗一作澗幽一作幽荒一作荒紅一作紅螺一作螺行一作行沙一作沙夜一作夜生一作生光一作光  
累遭剝腸匹夫懷壁古所傷濃沙刺蝕隱文章注胡本  
瀨一作瀨沙一作沙出一作出本一作本草一作草磨一作磨以一作以玉一作玉粉一作粉綠一作綠如一作如金一作金黃一作黃清一作清樽一作樽旨一作旨酒一作酒列一作列華  
堂一作堂龍一作龍鳥一作鳥回一作回頭一作頭思一作思故一作故鄉一作鄉美人一作美人清一作清歌一作歌蛾一作蛾眉一作眉揚一作揚一一作一醜一作醜凜一作凜冽一作冽回  
為一作為春一作春陽一作陽物一作物雖一作雖微一作微速一作速用一作用則一作則彰一作彰一一作一螺一作螺千一作千金一作金價一作價誰一作誰量一作量豈一作豈若  
泥下追舍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權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  
物一作不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澆濟如沸湯東風來  
吹酒甕香粟粟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醜村酒  
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  
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  
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  
義過一作宜言一作言可一作可聞一作聞達一作達力一作力可一作可施一作施上一作上不能一作不能寬一作寬國一作國之一作之利一作利下  
不能一作不能飽一作飽爾一作爾民一作民之一作之飢一作飢我一作我飲一作飲酒一作酒爾一作爾食一作食糟一作糟爾一作爾雖一作雖不一作不我一作我責一作責我  
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伴相家子德義勝

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鞞始生及吾門徐子喜

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紫

檠獲雙琪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葩吾嘗愛生材抽

擢方鬱翁一作音委勇反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况從

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

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

之體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

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榭一作榭古

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

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樂睡莫與不思高飛蒸鴻

鷗反此愁卧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

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朋崎嶇

澗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起騰一作性酒美賓佳足自

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纒一作性幾日蒼顏非舊白

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欲寧又合與升行措服暇

一作健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

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伴

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惜

寄生槐一本題上有卷張推官庭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

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叱徒自歎

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覺

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牙起微蘖辨別乖先見

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

惟應植者深辛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絕須明斷

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一本定州公閱古堂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壅關

公初來視之嘻此乃子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

整齊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為耳在吾繩

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

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盤一作

磨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

歲考成績驕憤識恩威謳吟起羸瘠貌絀著行伍倉

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弄傳記尋一作往昔英

英文與武粲祭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

旋顧視間是不為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

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成名懾夷狄當  
歸廟堂上有位久况一作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  
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倚知永州王顛一本上  
有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技擢過威輒傷摧  
若其危慮一作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故  
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  
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  
年來翦雜發幽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  
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吟哉亦奇子厚開編每  
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居士集卷第四

熙寧五年秋七日 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 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呂公著見贈百卉漸萎蕤按字書萎於危切草  
木枯兒既云春膏已動脉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蕤  
蕤蕤草木華垂兒選詩文物共蕤蕤東都賦望  
翠華之蕤蕤今改作蕤

贈李道士

石本作贈宗披  
李尊師名景仙牙  
石本作惟當  
石本作燁  
石本

神作

別後寄聖俞

夜掃一作君老一作難阮一作檻穿一作

尚在一  
幸在

紫石屏歌

在玉匣  
作生

復難

難久視  
難吁嘻  
吁竟

飛蓋橋觀月

風波  
一作

答呂公著告人

作昔

送魏主簿

我歎  
數義

人日聚星堂集探韻得豐字

豐字  
作松

闕古堂

周旋  
長作

萬石亭

於文章  
作爲

居士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荅原父 劉一作荅

奕歎鬱然蒸午景熾方蹇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  
 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厭嗟子學苦晚白首困鉉槩  
 危疑奚一作所質孔孟久已空羣儒望自私惟子通  
 且賸幸時巧贏餘屢得飽飢歎嚴嚴一作春秋經大  
 法誰敢規乃一本有警擿天之荅三才失綱紀一作五  
 代極昏墊盜竊恣一作篋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  
 卒事迹多遺欠一作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  
 患孤寡一作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  
 反蒙筆袞一作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何  
 由斂苟能哀癘痼其可惜針砭風於或許邀湖綠方  
 濼濼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  
 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  
 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荅子華學士一作荅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下四本無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  
 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一作寬縱以  
 為仁今日廢其小甘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  
 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遠巡歲月浸墮頽紀綱遂  
 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偏身湧劑乃常藥未能去  
 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  
 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盡弊華僥倖濫官絕  
 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又沉下位惡去善  
 乃仲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  
 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捨此欲有為吾知力  
 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一作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  
 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  
 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諭以上  
 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繁一作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本云送張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為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  
 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  
 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菴一作一朝叛烽火四

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軌坤量  
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藩籬被觸突譬若稀與繻馴擾以芻豢可呼隨  
指令稱藩劾巨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  
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施兵酒肴為善將循默乃  
名卿慮患謂主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  
營營上煩天子仁肝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  
巖高小利不足為消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  
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盡施設在  
安平今也寶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樽俎集  
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桐相公黃閣老與國為  
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群經從軍古云樂知已士  
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纆

寄聖俞

一作因馬梁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雜書長韻奉聖

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  
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  
虹霓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  
身事拙捷徑耻蹈行非途我今俸祿飽餘膾念子朝  
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  
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梯朝廷樂善得賢

衆臺閣俊考聯簪犀朝陽鳴鳳為時出一枝豈惜容  
其樓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  
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醜雜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鳧  
鷺爭稗穉憶在洛陽年各各一作年少對花把酒傾瓊瓌  
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  
欲眼眵不辨駟與驪壯心銷盡憶開處生計易足纒  
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一作  
壯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  
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  
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  
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  
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  
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  
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  
一本有其行一何動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  
拱而環大小一作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

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  
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為稽短篇投子譬瓦  
礫敢辱報之全裹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  
雲竟飛黃伯樂不世一作出四顧驥首空長嘶嗟哉  
我豈敢一作能一作知子論詩一作作一作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  
有真味大美豈須調以蒼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  
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  
所得自勤若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  
翼每竝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  
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翻一雞兒啼妻  
噤一作害一作午未飯得未寧擇靴與梯石上紫豪一作家  
故有剗藤瑩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  
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一作若駕駱仍驂驪腹  
雖朽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  
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  
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若早憂民犁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鳴鳴兮屋上雀紫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

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  
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  
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翹  
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恠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  
百花不着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德一作前  
事雖有駟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彊相  
牽板溲酒如春波黃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  
失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識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一作方洪濤巨浪  
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  
上摩青蒼一作以掩靄下壓后土之鴻厓試往造乎  
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腔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  
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哢但見丹  
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  
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  
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甌羨君買田築室  
老其下挿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



狀坐卧常對平軒憲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  
與玳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  
不可以苟屈考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碑何  
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無黨徐之瀨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  
談笑賤律回嚴凝曾陪罇俎被顧眄羅列臺閣皆  
名卿一作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峭陵脚靴  
手板實卑賤賢雋未可吏事繩雋文百篇赴知已西  
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  
種郡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  
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  
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文章無用等畫虎名  
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  
羨子年少少一作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  
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  
鷄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因子興

萬氏鼎一本有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

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  
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恠神所搜天昏地慘  
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  
戰驅蛟虬剗然岸裂轟雲轟滑人夜驚烏嘲啁婦走  
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虻蚋十  
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伴器大難用識者  
不以示世俗遭擲嶽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  
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  
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嶽披荒斲古爭窮蒐苦語難  
出聲啞嘍馬圖出河龜龍作負疇自古恠說何悠悠  
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慙効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白

開元無事一作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  
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  
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  
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興  
登名山龍咆哮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  
土一作悲人裏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  
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區

區郊與鳥螢飛露濕吟秋草

邊戶

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  
胡塵朝夕起虜騎茂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  
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關兩地供賦租  
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銀杏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  
問子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  
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  
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慙慙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

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難  
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子官何為侍從聯朝班  
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管白髮垂兩鬢黃金罽九環  
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慙常在顏  
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高鴻去  
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  
可頌寒雲雪一作紛糝幽鳥春絲蠻勝事日向好思

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遠夏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  
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  
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讖評  
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為刺口論時政  
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  
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  
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  
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竝鏃翮追羣翔孤啖驚  
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蕭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  
誥命厚類難夕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  
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  
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澄一作奉賦

君不見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  
窮死愈貴殘章斷蕞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  
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雲壓太華高崔嵬自  
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依摧君家雖有澄心紙  
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欲死黃鸝折翼

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壘二子雖  
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  
正論求排詎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闌且開百  
年于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  
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聖瑩膩卷百  
枚官曹職事喜樂一作閑殿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  
古世不乏問出安知無後來

居士集卷第五

熙寧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原父蕭蕭蕭蕭一作蕭蕭音欣一作欣

答子華濫官濫官一作濫官下寬一作寬

寄聖俞俸祿俸祿一作俸祿

送徐生幕府幕府一作幕府

寫氏鼎轟雲轟雲一作轟雲

太白戲聖俞龍咆龍咆一作龍咆九域一作九域空山一作空山

看石本一作看

登心紙空能空能一作空能

居士集卷第六

古詩二十五首

歐陽文忠公集六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  
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  
歲月坐易若一作夫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闕在  
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  
一作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憇山曹僮僕相問喜馬  
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  
期駐征輶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  
家脫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  
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  
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枝  
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雲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  
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飢齧雪渴飲一作行踏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崢嶸馬悲  
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

當勉刀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亭  
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  
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  
何須煩一作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此字上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犖悲摧藏一作冬萬物  
慘顏一作色水雪射日生一作光芒一年百日風塵  
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馬行勿遲酒熟  
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作德休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  
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  
火人誼諱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  
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  
一作月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路新雪馬孟山西看  
落霞風雲一作暮慘失道路礧谷夜靜聞麝麝行迷  
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沙客心漸遠誠易  
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祇一作十日君先躍  
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  
一作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

役老去尚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  
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

一本序云予昔於涪州作醉翁亭於琅琊山有  
記刻石往往遊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  
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博而六六年矣去冬予  
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冬予  
本使與舟沈君會于思冀之間夜聞酒半出琴  
而作之子既嘉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  
以贈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  
我初聞之喜且驚官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  
傾一本有為君屏百處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  
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  
橫沈夫子恨君不為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山間亭  
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  
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  
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涪陽今幾時醉人皆喜醉  
醒醉至今人入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藍華  
醉一作花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  
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不作爾來幾十年退鬢髮未  
老嗟先白滌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  
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  
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費  
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

如人生不飲酒性  
知白首悲黃金

答聖俞一本題下有  
高車見通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

一作翁何所為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

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

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弃水為

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連漪入門下馬

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衰薄若四顧壁

立空無遺萬錢方丈匏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涯

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

有一作君家筐篋滿莫持才大一作名高乃富貴豈

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為一丘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

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須朋友并良時蟬聲

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醜玉堂官閑無事業親

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弃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集於  
官作

奉祠殿祕館攝事整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

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

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大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愁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

煌煌晉間金兩鬢飄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  
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

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

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

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為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文章本以代

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

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

壯士易為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

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一作和張生  
無和字

晨光入林象鳥驚膈膈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

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

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恠石

橫樹一作間煙埋草沒苔蘚斑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

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剡山取山骨朝饒暮斷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造物之

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刻畫醜與妍千狀

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畫一作夜不得聞不然安得  
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  
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  
獲一作乃知人天地雖神一作公藏不得又疑鬼神  
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惟窮吾才乃一作傳張生自西  
來吳家學士見且啗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  
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本題上

蠶繁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  
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  
於一作時北州人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  
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  
印巴水載每連舳陸輪動盈車裕潛細毛髮海性雄  
鬚牙豈惟貴公侯間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  
晚邪螯蟻聞二名車螯一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  
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  
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狀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  
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本無下三字注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管

而我獨何為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  
顧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  
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  
人生足憂惠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本上題和聖俞

淡山嶙嶙亂石轟轟山石礮聲車碌碌山勢盤斜隨  
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  
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揚滾一作  
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纜盈幅交其樹老石硬山  
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有數家筆畫古一作傳多  
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  
意不盡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見詩如見畫乃知揚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  
能自足乃一作為富豈必金玉名高貲朝看畫暮讀  
詩揚生得此可不飢

答梅無一字和聖俞莫登樓在禮部東院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  
來從海陬纖竊洗盞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  
啣山祝千秋綠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咻清

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輪角車如流姪姪扶欄  
車兩頭曉鏡垂瓊燭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倚輕衫駿  
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鴝鷓足雖  
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眼擁衾稠人心利害兩不謀春  
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麩  
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

此比下皆  
貢配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  
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  
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  
有為善不可違一作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  
載垂其餘醕酌一罇酒萬事峰嶸皆可齊腐腸糟肉  
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  
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堯誰將贈兩翁謂  
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  
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臍低垂兩翅  
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嬌饒兩翁念此二物者久  
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

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  
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  
逍遙免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  
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悽纖罽綠鬣既非老者  
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紫枯松脚兔蹲而累尖兩耳攢四蹄  
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  
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慘樾眼睛活若動不動如  
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  
不盡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玩物耽其真凡物可  
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凌清  
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  
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  
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  
去一作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  
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  
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咿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

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似一作聽詩鷄鷓享鐘鼓魚鳥見西施鷓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此好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鼓擊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腳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鷓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鷓從我今幾時儻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道遠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鷓又如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又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弄顏色荒涼眾草間露此紅的皜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具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古一作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劾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醪黃昏人去一作黃昏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鳥宿

居士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谷聖俞則止即止

石屏歌一作雄雌一作

但喜一作

吳飲酒一作離肝琢腎一作

思一作白兔一作白鶴一作白雲毛一作嬌鏡一作爭買一作

買

感李花摘花還見李一作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歌醉翁一作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淞山高絕淞

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泉一作溜白玉懸青岑一瀉

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

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一作黃金寫我幽思窮

崎嶇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

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

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淞

山名雖一作為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

豎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東坡詩云新客

疑當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

國恩未報慙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

翁心以一作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

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  
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

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

歲父子斬多累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

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

今也偏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

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詠

京師無鴨脚樹馴馬鞞射李和文自南方移種于其第

送吳生南歸一作送吳孝宗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

古士不竝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

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

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之漸斂收

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

文篇一作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我前明珠雜璣

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

隱破吐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

悔亭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

感幸薰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

子何異於眾人眾人為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

知改過不遠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  
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知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

時難冠佩歟豚駢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  
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  
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赴襄陽本

景元五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瀆語言輕清微帶

秦南通交廣西岷岷羅縠織麗藥物珍杞杷甘橘薦

清鑄磊落金盤爛磷磷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搗一作

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

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沅沅斜陽返照白

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

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

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朱輪

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講俎談笑多嘉

賓往時邢名一作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

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原又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栴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

紛紛竟何為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盡

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  
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  
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遇  
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

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觀天巧

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鑿中兩鬢甚秋草

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年一作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

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藥送以清

歌曩為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家女奴彈琵琶戲作

呈聖俞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

枝惟啄槎牙一作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

天香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

語山路曉鳴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

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

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為爾飲

盡黃金觥揚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早飯脫粟嬌兒

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咸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

本州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嗤千金市馬惟市一作肥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一作吳越暮燕陲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曾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鬚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駢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錄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錫粥香留連芳一作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

一作太平州

求

古堤老柳藏一作揚柳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一作本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為一作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

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挿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奇一作洛洛陽花滿盤關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為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蓋賢俊洛城池一作繁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蝶蝶姚黃魏紅帶帶鞋潑墨齋頭藏綠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繞如熟羊腓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杖賤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盃而今得酒復何為愛花繞之空百匝心哀

力懶難勉彊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  
筆淋漓口徒囁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本云

齊人謹一作建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  
生齒民充國亦富祭若有條理惟一作非三王法儒  
者猶為恥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  
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  
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盜賊峻  
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公私兩皆然巧  
拙可知已矣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  
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已閔然哀遠人吐  
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室其一無  
異缺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本末相表裏臣請通  
其流為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  
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  
為才高論徒謫詭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  
堤樹毳毳汴水流瀾瀾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  
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一作

雖蘇一作蘇起地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  
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為最靈物宜  
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揀摘不盈掬通犀鈿  
小圓復窳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  
太守急寄我香蒨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  
中揀擇吝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  
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  
把金錠一作錠去擊訓一作擊上擊訓一作擊猛  
火炙背如蝦蟆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達詩老頻咨嗟  
須更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茶本云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  
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  
藏地今江浙茶園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  
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甘露芽泛之白  
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  
弄印幾成窠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胡  
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  
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  
真一作無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一作生眼

花容遭水厄疲捧碗口吻無異蝕月蟄僮奴傍視疑  
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惟可駭兒曹助噪  
聲哇哇

樂郊詩為劉原甫作一本注  
原父鄆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  
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  
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  
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  
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  
其餘雖瓊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為本其意  
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  
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  
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為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西遂助  
沈兒無成短歌史省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  
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  
嬰目爽眉木星之精為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  
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眾所  
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眾人喜不一作惜金  
錢散閭一作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  
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  
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急還呼不已逐之其去  
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  
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  
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  
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思重太山芥  
思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  
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為親  
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注剛士有  
欲辨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  
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  
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  
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  
謂鳥獸為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一本有子華內翰崇政殿後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眇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  
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  
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踈簾

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  
鳥方諠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禦難到堪歸誇老病  
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帝鳥禁政殿後考武  
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一作壺日賜新撥醅  
老病足以扶衰朽百古子百古子莫道泥滑滑宮花  
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  
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  
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  
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  
州山裏聞

和聖俞字一作人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  
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眾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挫春風  
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  
文章高一世論議一作議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  
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  
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  
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  
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  
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  
停手

居士集卷第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樂郊詩有水出遠夷夷平也傷也與遠字  
不類按說文遠迤斜去兒集韻委曲自得兒詩作  
委蛇漢書作遠蛇恐合作遠迤而蜀本建本羅氏  
本誤作遠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  
之委蛇一本作遠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遵江  
曲之遠移蓋變委作遠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  
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又以委為  
蛟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  
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

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逶夷乃參古今之變  
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逶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為輕改字  
畫之戒

送吳生 我前一作類回一作類子一作難冠一作祀上帝一作祀

送直講文叔一作難行人舉頭飛鳥驚一作東鳥一作鳴

盛以錦囊一作古歸來一作歸

送王尚書社事一作事年少一作復何為一作力懶一作力

次韻再作 豈如一作知亦奇絕一作亦偶分寄一作偶疑復一作疑

笑復一作且

青泥一作老病一作年少一作年

和聖俞芸香一作九輝一作九

答京甫見過佳果一作佳

居士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  
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

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一作紋呼兒置枕

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

滑無埃一作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

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

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

慙惟苟得一從僦舍一作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

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一作閑何愜適從來

羸茆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

年鼻軒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金鳴蒼

蠅蟻蠟任緣撲蠹一作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鐘杓

同生死一作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

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

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  
 苦暑君勿歎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  
 清霜忽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  
 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梯髮變新白鑑容銷  
無一作故舟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  
 曜雙跳九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  
 久知誠難服食為藥悞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  
 必被輕綖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談談升蟾蜍  
 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魑  
 搜尋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  
 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  
 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  
 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  
 閑坊僻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  
 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  
 蝦蟇鳴竈下老婦但歎歎九門絕來薪朝爨欲毀車  
 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為魚  
 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瑤

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踈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  
 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子一有死  
 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  
 者譬夫水之為雪而為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  
 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天厥齡豈  
 知火維地荒絕漲海連天沸天一作火熱黃冠黑距  
 人語言有烏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  
 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  
 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  
 海上峯萬怪千竒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王兔不  
 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  
 有飲飢有啄羈絀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茫  
 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  
 爾飛俾爾歸詫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

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  
 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  
 去市又遠索於筐筥一作得枯魚乾鰕數種



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  
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誼譁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  
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作  
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雁類  
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釘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  
乾鮓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鱗  
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  
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  
柴車

奉荅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  
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  
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問永陽亦如此醉  
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總榮一作棣不覺鬢髮俱  
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  
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迷翁膝爭欲彊  
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冷然戲一作  
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  
得琴一作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

留連興闌束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塔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  
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  
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塔前猶對束枯莖摘葉  
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  
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  
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  
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餅卧牆曲  
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  
恃有酒當歡一作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眾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  
今為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  
珉賤易為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  
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閨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  
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  
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釋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

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  
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盃到莫辭頻舉手驩情落窻  
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  
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  
政事諷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  
把鋤犁汝陰吏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蝦淺水間羸蜋如山積  
毛魚與鹿角一論一作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  
南北其微一作既若斯其大有一一作其大固莫測波濤浩  
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始出背脊有  
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  
析骨節駭專車鬚芒一作伴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  
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  
一作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  
乾枯少滋味治一作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  
客一旦辱一作君詩虛名從此得一作滄州向防無見魚

以分聖俞  
詩以詩答

送刀紡推官二字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

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  
學秉耒家為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  
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异代主人忽南遷此計  
亦一作中悔彼在吾往一作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  
若此可以言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  
君子篤自信眾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  
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  
執一作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  
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  
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  
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  
風晴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  
脉野水泛濫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

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  
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  
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  
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  
節好野棠黎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嘯山鳥回家此樂  
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疆健時顧我蹉  
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  
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却手琵  
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此曲一作却傳  
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織女  
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  
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瀦石險且回餘波物怒猶一作  
獨函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虺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  
淨練一作無纖埃揚闌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

來老蛟深處歇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溼酒未  
及祝五色繁一作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  
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兩電隨風雷千  
奇萬變聊一戲一作顧溺死為可哀輕人之命若  
蟻蟻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蝦何足道默飲但覺  
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牆隈陶盆斗  
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  
日炙愁暴鯉魚誠不幸此踣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  
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  
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  
拙女一作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  
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原甫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蒸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  
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少力方  
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名早意氣論  
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盃鼠須管為物雖

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通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澤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蓋鹽太學愁來雜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頽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奎甄過午無饋餽良時易失不早收墜積一作補瓦礫遺琳瓊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旌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瀟

居士集卷第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石地斯罕哀憐一作悲臨事一作任嘗聞一作昔好飲一作愛

定聞風聲以飛一作已共侵迫一作共

清明前一日長一作長得酒一作酒

瞻別相輝之煌煌一作皇落寞一作莫

望頭魚剖析一作析

夜坐彈琴見於書一作書

二月雪寧傷一作橫

歸田四時樂晚鶯一作鶯

明妃曲無常處一作處漢宮一作宮

盆也揚關左里一作里輕人之命一作命魚誠一作誠

生一作生幸此一作幸能決去反一作反

居士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九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山谷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  
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  
母栽當暑種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  
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  
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  
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御學士

分得黃字為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  
豈無芳樽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  
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  
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為政朝廷須  
倚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的君勿辭  
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頰其黃金菜泛此白玉卮  
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  
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

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  
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

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

以答之

一作和滑州公儀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風吹春復  
綠南鴈北飛聲爾爾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  
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鴈將歸時爾  
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  
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  
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  
不然慷慨一作功名垂百年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  
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  
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  
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  
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  
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啾啾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足儻其名為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馱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頭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鶴鷗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鳥非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啾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觀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交乘勝方多一作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吞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康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醜毒比安宴漸追

時俗流稍稍學營辦 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  
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  
若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  
舊讀書簡編一作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棣利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誅  
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穎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  
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  
非訛

鴉鴉詞 幼王建作

龍樓鳳閣一作鸞峰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  
愁夜短綠窻鴉鴉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  
轆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  
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  
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鑰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穎河東岸村一作春 陂閣山禽野鳥常一作朝  
啗田家惟聽夏鷄聲人謂之夏鷄 夜夜墮頭耕曉月  
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 一本無有成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 夜夜南風吹芙蓉凝祥池鎖會靈  
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費五岳宮及佳先園客採  
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  
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  
食萬錢厨蒲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  
高歌菱苳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  
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一作買穎  
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  
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  
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  
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  
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  
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  
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 金一作錢買酒醉  
高樓明月空床一作清風 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行  
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

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作本四字但愛其人而莫不一作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

太虛逍遙出入一作本二句止常動一作與道俱故能入

火不熱一作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而未見

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

而一作字無滑稽玩一作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  
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  
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迷閱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閒忙  
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道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  
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

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解如蛇蟬換骨蛇

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

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

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醜魅與為徒

人生不免死竟鬼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  
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  
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

強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眾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香茱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  
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思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  
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讓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  
身雖草萊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蒸恬曠  
矧亦有吾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  
坐驚顏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  
水焦陂四面百花开

昇天槍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  
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  
乘變化所以為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



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  
事茫昧真偽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  
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

一本無陂字  
注陰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  
熟秋水魚肥鱸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  
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  
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賴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  
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  
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骨多年洗耳  
避世喧獨臥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弄心無心自  
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慙慙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  
爲菜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賴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  
一作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壁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  
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鶴  
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  
吹百草香飲泉蓄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  
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  
向此號泣于是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  
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  
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  
既清速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  
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雨正是山齋  
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  
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朝少年惜花

紛紛紅藥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  
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

自老人若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新使花如解語應  
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述鳴緜白繭麥熟轉  
黃鷄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  
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為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  
畝把鋤犁

射生戶予初至州獵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  
食我羊狼豹誠為害人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戶  
持縑歸為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為弦弓毒  
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山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等心真人已去升寥  
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  
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居士集卷第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西齋小飲眾賓一作賢

歸鶴亭仰見一作

食雞頭都城都人

感事苦無歡一作苦一作

昇天僧自傳一作相傳

朝少年惜花紅菜一作紫

出郊有感鳴緜一作緜

鴨鴉詞促仗碑本促作促促似重鑿所刻篆唐書儀

道人帶大抗本並作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部眉州綿州

州大抗本並作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部眉州綿州

鎖池臺鎮碑

居士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鐫  
樹搖秦甸綠花入鞦韆若遇西來旅時應問望一作

故園

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  
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之登高賦徒知京  
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闥佳郡古關西美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  
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關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

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閣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

一本注彭城公白蓮庄

上相此志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  
野鳥窺華袞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兩外一川晴  
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作

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鐘聲出國門  
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名題

麗正辭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

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丈園仍病痛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棗病作越鄉吟

萬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沉

兩後獨行洛北

北關望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  
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暄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兩郊圻迥新秋榆葉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

燒出空搖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若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  
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柝柝稀秋色曉依田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  
行歌採樵去荷鉞刈一作田歸林村一作酒家家熟相

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察友

周禮恤凶荒軺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  
木落孤村迴原高百草黃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

桑野人行鱸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  
槿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猴氏縣作

亭候微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  
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漑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  
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整橐金久為江北客能作洛生吟

罷亞霜前梅鉤斡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颯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  
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蕪蕭林鴉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

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  
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綠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窓夜自明  
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戴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山鳥入  
城帝實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耿隔

隣一作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

寮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  
霖霖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

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

帝邑三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蘼發青林  
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  
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  
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編一作入苑  
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崑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  
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沼殘花點  
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  
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  
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  
臯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  
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  
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闕一作口路猶見洛  
陽人攏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  
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  
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高實之版京師者舟  
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  
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  
蕪歌晚入浦舟子夜來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  
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雜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樅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遠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  
病質驚殘歲歸塗一作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  
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關  
征馬聞笳躍離弓向月彎禦寒依便面贈客解刀環  
鼓角雲中疊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  
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嚮方值使  
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  
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塵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  
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鷺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有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塵重嘉賓  
野燐一作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塵繫書沙上鴈時  
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寢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因折腰嗟  
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  
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  
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初按

梁漢衰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  
岸柳行稍盡江尊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夷仁

為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  
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一作識洛  
陽生共歎長沙適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  
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城起畫角向

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為客恨應賴酒

盃消

送王尚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

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閭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

鄉船下潁逢江鴈瞻氣落海為山川仍客思盡入隱

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水能斷楚

人腸失志倦京國竊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

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垆河近開水坼山高見雨來

官閑同小隱酒美足街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

抑議垂為相風流頌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鶴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乘洪鈞

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楹先有夢升屋豈

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茄鼓咽松栢助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去無窮行色蒼茫香靄中山浦轉帆迷向

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漚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舟水

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樓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

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渡九錄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一作

當窮塞餽使留一作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

下牢津

沙明月入船窻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  
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多經此  
愁詞作楚歌

龍溪

潺潺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樑路不通  
朝雲起潭側飛兩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  
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馬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  
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  
酒盃行見江山一作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  
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兩外一作

越鄉一作

寒君一作

賈主一作

駝馬一作

征鴈一作

經年一作

征鴈一作



居士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岩堯一作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

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笋叢橘長

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闌摘椒已實船賣集一作

成調笑捺一作鬼聚喧囂夷陵之俗多漁舟又好祠

催晏歲宇落慘驚颯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懸樓

朝見虎官舍夜聞鴉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

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鑄歲晏喜相携寒山帶郭穿松

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

深溪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字無卿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

徽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手日相從樂會文博象壺馬占朋分罰善多似昆陽

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雪雲猶黓黓欲晴花氣漸

氛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螺贏螟蛉豈足云

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任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

編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

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呈喜一作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

呈元珍表臣

為憐碧砌宜佳樹自斲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赴一作

趁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法轉清晨露響葉蕭

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憲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

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

不須嗟為聲漸變知芽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鐘鼓梵王家  
地僻遲春節風晴變別一作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啼已  
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  
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已窮遊女髻  
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阻惟歲暮祭尾  
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  
山昔最雄戰事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  
問鄰翁夷陵土何來居縣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一作代書寄舍人三大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箬青林長蔽  
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  
善泗臘市漁一作鹽朝暫合淫祠蕭鼓歲無休風鳴  
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  
開啼鳥亂鈞軸一本有公庭畫地通人語邑政觀風  
客偏怨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  
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作孟須信春風  
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山四顧亂無涯難大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  
多雜鬼蠻鄰一作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  
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兩越燒一作  
春禽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  
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歇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  
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風前亂一作飛  
雨蕭條江上寒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者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還浪得浮名

銷壯節羞將一作白髮見一作青山野花向客開如

處向風清淚獨一作潺湲一作潺湲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  
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竟魄遂難招  
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旆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  
舊園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可一作得在  
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  
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說畏愁牛一作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

下一作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一本後屬作別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

醉一作何沉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

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  
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  
就高樓對隴一作雲莫忘一作鎮陽遺愛在一作北

潭柘寺正氣氤一作李正細深柘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逸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  
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  
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問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劾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律號令發新正  
速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頽城慶戰鼓掠野過陰兵  
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五山搖炭葉九鼎沸煎烹  
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  
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若割雷軻助喧轟  
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恠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英  
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鼙鳴  
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船穩想帆征  
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纓凍消初醒塾枯活欲抽萌  
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鐫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  
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

過斷冰殘雪蒲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淀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越船野岸

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莫忘西亭曾醉颺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琅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思想公風采常在頷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在滁州謝上表三

諸縣豐登苦無公事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與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按屬城楚館尚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為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温如金玉粹而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晚晴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酒醒春已一作歸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藍輿酌酌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一作來往一作空速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互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那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開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

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

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勢嘉客路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為遷

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

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如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

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

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勞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掃廣庭

寬一作開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清光樓頭破鏡看將

滿鏡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為詩準備共防梅

老敵難當

金風花一作自裁綠叢高下幾番開中庭

憶繞朱欄手一作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鶯鶯一作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

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一作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牆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

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一作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裁金菊叢相

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撫者一作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

兩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一作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飗初未積散漫忽無垠

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  
 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  
 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畫輪  
 馬寒毛縮鬣弓勁力添鈞  
 客醉看成眩兒嬌一作且  
 嚙且嚙虛堂明永夜高閣照  
 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  
 獵騎陳陳孤速舊穴飢一作  
 雀噪空園此土偏宜稼而予  
 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  
 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榻方欣待倚英掛帆千里  
 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  
 樂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  
 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  
 崢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  
 停舟酒屢傾一作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州事之  
 種瑞蓮黃

楊一作因與郡官小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

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  
 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  
 啼一作禽似與遊人語明作一本  
 月閣撐野一作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  
 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名之既而又為之詩而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  
 宜望清連對女郎

青詞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  
 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濶平波  
 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一作揚州太守舊多情  
 畫盆圍處花光合一作舞踏落暉留醉客  
 歌蓮檀板

析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  
 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作初合  
 自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  
 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  
 相隨蕭鼓樂豐年

居士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罵本注夷陵俗  
 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  
 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擦朝位按類篇擦  
 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  
 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擦按  
 集韻擦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  
 改作擦一作擦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  
 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 但歌石本 擦鬼石本  
歌本 擦石本 鬼本  
歌本 擦石本 鬼本

遊東山寺 冬後石本 幕府石本  
冬本 幕石本 幕石本  
冬本 幕石本 幕石本

龍興寺 小飲石本 氣氤石本  
飲本 氤本

手植楠木 法轉石本 獨遊東山寺  
法本 獨石本

交加石本 交加石本  
交本 交本

夷陵書事 向君羞石本  
向本 羞石本

寄子山 待制石本 寄子山待制石本  
待本 寄石本 待石本 制石本  
待本 寄石本 待石本 制石本

送沈待制 方喜石本  
方本 喜石本

入汴河聞鴈 新來石本  
新本 來石本

送劉都官 都城石本  
都本 城石本

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一作深  
種石本 花石本 淺石本 深石本 紅石本 白石本  
種石本 花石本 淺石本 深石本 紅石本 白石本

送呂太博 詩法石本 詩法石本  
詩石本 法石本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傳老說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

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

鐫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鵠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傷吾今爾

仕路一作宜青雲子勉旃攀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少一作更留連

刪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閒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

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

夕陽所得平時為郡樂况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

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簾尤愛晴香入

睡軒乘興便當夢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一作初

菡萏香清一作綠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

夢中作

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蒸罷不知人換

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鐫同昔日青衫今為白髮翁

俟時君子守一作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

困窮

送揚君之任永康

劔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

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書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

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一云與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

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鐫談笑作

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

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



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大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本云大傅相公寵答佳

篇仍索批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叙郵懷

楚肆固知難銜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

用報以雙金豈所一作宜已恨語言多猥冗况因盃

杓一作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哈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慶賜嘉篇裏惜謹依元韻聊述

之塊原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憂患飄流誠已

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

酒瀉兩辱嘉篇永為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

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四韻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

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

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

好會某亦經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聊述

字四

醉翁豐樂一開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改

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歷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

覺本強甚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

譏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拙政然一雨雖知

為美澤三登猶未一作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

垂路麥穗舍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

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即奇霜潤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

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一作請益龍門雖

峻忝先登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以琴鐻樂嘉

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

一作自薰西溪渠要公所開也得戴公詩播人口

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取心因緣

憂患經多矣疲駑尚勉旃凋零鷺谷友勝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

下門 憔悴鴈池邊 忽忽良時失 區區俗慮闌 公齋每偷  
暇 師席屢攻堅 善誨常一本無倦餘 談亦可編每按  
多記 朔立朝 故事皆可紀 雖以胎後生 仰高雖莫及  
希驥豈非賢 報國如乖願 歸耕寧買田 期無厚知己  
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一本注云即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洙先

揀柳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賈尚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閑 笑傲立園縱倒冠 白髮憂民雖種  
種 丹心許國尚桓桓 鴻冥得路高難慕 松老無風韻  
自寒 聞說優游多唱和 新篇何惜盡為傳 一作看

答杜相公惠詩

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為獻伏蒙報似嘉篇云云謹於別

一首譯成

藥苗本是山仙 一家味茶具偏於野客 宜敢以微誠  
將薄物少資清興 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 筆有神  
鋒老更奇 二寶收藏傳百在 一作世豈惟榮耀詔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 却憶初栽映碧潭 人昔共遊今孰  
在 樹猶如此我何堪 壯心無復身從老 世事都銷酒  
半酣 後日更來知有幾 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 常恨春歸人不歸 車馬喧喧走塵  
土 園林處處鎖芳菲 殘紅已落香猶在 羈客多傷涕  
自揮 我亦悠然無事者 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呈

禁署一作沉沉玉漏傳 月華雲表溢金盤 纖埃不隔  
光初滿 萬物無聲夜向闌 蓮燭燒殘愁夢斷 蕙爐薰

歇 覺衣單 水精宮鎖黃金闕 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

玉階朝罷卷晨班 官舍相留一笑間 與世漸疎嗟已  
老 一作得朋鳥樂偶偷閑 紅牋搗管吟紅藥 綠酒

盈罇舞綠鬟 自是風情年少事 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官一作馬上口占

凌晨更直九門開 驅馬悠悠望禁街 霜後樓臺明曉  
日 天寒煙霧著宮櫺 山林未去猶貪寵 罇酒何時共

放懷 已覺蕭條悲晚歲 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藹瑞氣 玉旒朝罷奏韶鈞 綠槐夾路飛黃  
蓋 翠輦鳴鞘向一作紫宸 金闕日高猶濃露 綠旗風

細不驚塵 自慙白首追時彥 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

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

能說醉翁誰與接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飲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嶽巒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

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

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作溪園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一

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轉黃鸝消永日雙飛白

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子每許陪高唱不得樽前詠

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

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鞵一作驕躍躍貂

袖紫蒙家朔野驚颯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

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

女亦鬻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路窮

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成一作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作

溪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

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

賢禮亦隆研一作冰燒酒赤凍一作膾縷霜紅白草

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

須疆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過塞

古關衰柳聚寒鷄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猶

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

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王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

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

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

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絲蠻巧轉花間

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

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  
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  
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保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  
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番銀賜一作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  
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落凋顏鬢晚  
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遠聞催避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一首皆  
禮部貢院唱和一本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銜枚  
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  
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作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權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燦燦春風  
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  
天顏自憐曾預一作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闕繞危欄一作去復還遙望觚稜

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  
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舊際已闌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  
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馬追朱憶紅燭籠  
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踈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  
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

一笑相驩一作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  
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  
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  
舊一作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  
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穉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叙懷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棟  
枳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王  
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備

命君恩未報髮先華景仁新除學士我亦諫垣新忝

命君恩未報髮先華景仁新除學士我亦諫垣新忝

戲荅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  
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  
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  
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  
儀正月號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  
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傲人老  
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  
去梨花禁禦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一作胡頓漢堂空恨  
空欲將春性說乘翰

春雪一本上有  
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  
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  
如霞

和梅公儀寄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  
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  
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  
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荅高  
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闈一鎖南宮隔幾旬  
玉塵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  
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  
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公儀贈白一本無鵬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鵬意有云但見尋常  
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  
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休鵬  
再荅公儀白鵬

佳詼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  
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  
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窻  
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窟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  
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鷓鴣  
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  
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  
樹色連雲春決瀟風光著草日晴明  
看榆吐莢鶯將落見鷓移巢忽已成  
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且一作留錫

和一本有為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  
開門節物一番新  
踏青寒食追遊騎  
賜火清明忝侍臣  
拂面蜘蛛占喜事  
入簾蝴蝶報家人  
在李詩莫暝年少思歸切  
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為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為玉喜定號

衡鑿慙叨選英豪  
此所鍾古今參雅鄭  
善惡雜舉共揮翰  
飄飄思懷奇落落  
習披文驚可畏  
奏下始開封  
但喜真才得寧一作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

三廡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

僮奴一作作馬被莫相催  
待報霜臺御史來  
晴陌便當聯騎去  
春風任放百花開  
文章紙貴爭一作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  
向丹墀侍一作侍臨選莫驚鱗鬣化

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宗本一作某感謹

拙詩二章拜獻太傅相公雖不足游揚大君子之  
宜美亦祈神門下小子區區感遇之心干冒台嚴  
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答杜相公惠詩宗本一作某啓伏蒙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剛張判官泛溪一作示溪之什

贈歐世英之才美一作美之

手植雙柳從老一作從

憶幽谷寫取一作去

和韓學士誰能一作惟當

題滑州溪園遙知一作是君

奉使道中地里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朱愜宋一作珠

和出省聯騎一作連騎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詩五十五首

送鄭華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華以累舉年先思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

髮還家間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

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作六一

時會堂二首遺賈茶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

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

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

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

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綠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骨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輪一作入斷人聲樓閣一作本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

色風葉飛空城城鳴大馬力疲息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莫惜

新篇屢住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籠紅袖飲

方慶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

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僂察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老速物意逐時新賞酒閑邀客放裘共一作探春猶能自一作勉彊顧我莫辭煩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伶身事一漁舡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澆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



驚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鴛篔舌  
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暫無慘齋館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  
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春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欲澆十  
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稍晴相約屢相遇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  
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年改進士時詳定卷于幕次在紫政殿後

來時官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畚新蜂窠滿房花結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輕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

威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

署上一作君王殿後見輕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類髮皆黑顏容如少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颺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  
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難朝廷失士有司  
取貧賤不愛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別還家何  
以慰親權自慙知子不一作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聞見初一作落風定不  
 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  
 窸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一作  
 愛紫貂温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鸚鵡語翁  
 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樽稍晴春意  
 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吳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  
 嚮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閑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  
 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  
 吹壺朋友飛雖驚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  
 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  
 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

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  
 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  
 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  
 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蠟  
 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花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閣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  
 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  
 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飲一作集  
 羣英論道皇境與貽謀一作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

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戩金灑落拜  
 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開

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思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忘見藏原廟蕭一作鼓愁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萋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輶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覓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法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閣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  
作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  
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京本作送王廉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  
井舳艫街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饒白  
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闔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  
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雷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  
半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官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曉  
褐小雨班班作鷺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

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

聞駕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

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

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謨今已白刀豎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 一作齊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

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

掛冠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

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鷺野性終存鹿

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 墨跡作雲 林高即茶 十年騎馬聽朝 音

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

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闌綠槐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戟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

感

行殿我我出綠槐琳房芝闕聳 一作 崔嵬管絃飄落

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延

奉簡長文出城驚重莫嫌一作無慘

寄劉舍人笑語一作語笑

和江都樊桃花歸後

吳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塔景靈致齋書事奉觀嘗官糾察太學史院五君子次淮來覽蓬

和武平李直書懷躊躇

早朝感事石本作慶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點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病惟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鈎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閭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園思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默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類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氍。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觀太官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眾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決人神和昭文相公上己宴。

一兩初消九陌塵，乘蘭修楔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紅琥珀曆三月三日丁巳傳盃漱澗碧，琉璃瑩水滌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建楔，節佳昆池新。潑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鶻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葉繁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時字本有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一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知。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一作樓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難留醉，客鳴機織一作翠錦。芋菹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一作抗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榮禮數優。棠一作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 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人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

暖嘉祐八年于開國王遣使來朝更恩賜宰臣已下

于開所獻花茶布素明潔白如凝脂而兼風甚溫

不減也煩心渴喜鳳團香此朝舊例兩府輔臣感賜

朝作學士兼文館修撰者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

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事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

書上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封賜國史不易遂命此賜然自從月一號弓但灑孤臣

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閭衰朽許從初服返

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

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黜羌方問罪丹成仙

鼎忽遺弓霜清日薄蕭茄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

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

石麟白首舊臣瞻盡晏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

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

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雜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

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

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粟留鳴桑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食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

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

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思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

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善

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倦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穎毫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梁  
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違詩敵力  
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  
實磊落韓嫣黃金九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  
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  
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  
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堯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  
熟一本作蜜蜂採捨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  
欲反耕桑若無穎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穎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穎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閑處  
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

鹿車沉一作有西鄰隱君子輕裝短一作放笠伴春  
鋤也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  
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鷓鴣日出林光  
動野闊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  
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盡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巒岷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數  
衆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  
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  
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  
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  
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齋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黃道士詩并感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為四

韻奉酬

能茶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  
鶴謫仙今已拚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為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駘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一作海浴朝暎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

膠一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痛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三齋舊富閑人行來下路日

上一作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

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

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欲雲雲垂四面山州城四  
東西二面山至遠唯此亭高直見之解肉已消嗟病骨凍醜猶可慰愁  
顏頰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齋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道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毡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  
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較此身天地一  
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  
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鷓聲樂天寒鴈過稀

跨鞍驚解骨數帶減誓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  
徑牢落生涯泥一杯頽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  
歸來自魏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  
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  
頽顏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別亭

截薛高亭古湖隈偶携嘉客共一作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野元老今華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壑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連石  
麈尾一作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歎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驚喬木成陰百疇駕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  
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卷四  
安陽縣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  
元勳不須投簡構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查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數人非隨車仍是為霖  
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  
相臺今題錦堂以司提守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羣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翫游鯿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  
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退一室焚清香春固非

老者事白日自為閑人長祿厚宜惟慙飽食俸餘仍  
一作買輕裝君息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頽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終日面辱顏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微一作本王宣微見贈

相逢莫恠我瞠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鐫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鐏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為堯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鐫粗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髡兩鬢遠矚名譽眾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駿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頽水新居

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鷄敢言家

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瘡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

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祝歌辭前有引狀朝佐政公家定本如謝

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

不重出

想本惟亭序作高  
字餘並同正文

穎州唱和

東穎

一作西穎

何為樂

一作多

聖駕發引挽歌

秋熟

一作秋色

元

一作元

書懷

春鋤

一作春鋤

表海

亭亭

一作高亭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實而樵夫野老又又字無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風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歲甦近日的皪一作灼灼含風婆娑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翁鬱以含霧一作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呀山鳥之朝啣哀鶯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核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一作以靜而求一作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交曳一作其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鐵柯而永歎噉噉非管冷冷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真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除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蟬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鸚鵡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作夜而歌兮被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補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于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作改筆他兒一現而過獨小子集守之不去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作無方字聖球止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驟而風至其觸於於無物也縱鏗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一作聲無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一作星蹟無乃其一一作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墨蹟有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一有無情有時一有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一作人為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一有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一有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一本作黑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非金石之質而字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文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陰白雲之搖曳  
 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  
 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  
 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之  
 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  
 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一作  
 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無人迹兮乃龍地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  
 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  
 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  
 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蝸蝨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  
 哀余兮贈端石與斬竹得飽食以安一作寢兮瑩枕  
 冰而簞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  
 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蚩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  
 若乃華棟廣厦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眦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  
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也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  
有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  
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醞醢之品醬醢之制  
及時月而收藏謹錡鑿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覲至於大戢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罇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蓄滋淋漓滴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讓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醉翁亭於滁太常博士沈遵有  
字好竒之士也聞而一作止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秋字無余奉使契丹沈  
君子一作會余有於字一思冀之間夜闌酒半四字無此  
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  
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歎  
出遊其蹊啾啾啁啁於翁前兮醉而字有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 并序一本題下云  
三章送雙勸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四字無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香嶺叢。霞飛霧散兮邀  
 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  
 窮，穿雲澗水兮分一無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  
 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  
 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丹  
 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鏡曉  
 兮，橫一作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構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亦亦  
 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  
 喬一作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  
 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  
 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自棄於無庸。嗟彼  
 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運子之返  
 兮，誰同三其

雜說三首 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  
一作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  
 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邪，一作若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  
 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奪于物，則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  
 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一本無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  
 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賦多黃楊樹子一無潰激

鳥蟬賦淨榮石本

病暑賦又如一作空廬

憎蒼蠅賦Y鬚一作

醉翁吟序作醉翁吟

雜說第三任矣此下字學也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無後唐之事當續到昉等史為一書或比而一作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執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而惟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月一有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為號由是而後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代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其一作可疑之際又

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於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

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推則推其統曰

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

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

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揀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

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

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

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

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閔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平周

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  
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  
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千  
已七四字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  
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京也以周而東  
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  
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  
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  
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  
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  
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  
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  
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  
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  
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  
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  
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  
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  
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

為魏說者不過曰一作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  
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  
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  
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晉宋而  
見點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  
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  
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  
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駸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  
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  
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  
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  
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  
言魏者纒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  
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  
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  
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  
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  
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  
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又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論六首

本論上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  
 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  
 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  
 統等論為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  
 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論** 以謂正統慶曆文粹統

**正統論下** 秦起夷狄夷一作戎符生符生皆當作符姓也

**益之** 此下有字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軌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一作弦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作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來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嗇嗚呼何其備  
 也一作蓋一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  
 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  
 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  
 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作禮一作樂而趣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  
 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  
 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甚起其後所  
 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  
 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  
 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  
 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作六一作此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一作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  
 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毀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  
 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一作甚也一作七一作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作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功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作此一作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執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不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熱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言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欽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郢子傳記被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故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六字無此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一作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  
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  
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  
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  
鑒矣一作作朋  
黨議四字

魏梁解 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不為偽議者或  
非予一作  
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  
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掩耳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  
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  
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  
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  
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  
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  
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掩也如  
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掩其惡者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  
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頗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  
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  
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  
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  
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  
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又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又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遽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惠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政虐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恚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遠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蘭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在致本論初有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本論上王政闕闕一作者洽一作耳聞目見無非仁

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無此其為而為莫知所趨

本論下蓋歎一作亦有可以惑人者而已一作亦有所以明黨論而巳而有臣一作有能字以辨君子有能字

魏梁解不點一作不絕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一作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一作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此字無也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此字無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卜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卦爻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筮孔

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

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並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  
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有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皆一作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

占一作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此字無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沒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徧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

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

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

大儒君子而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

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

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

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

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

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

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

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

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

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

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

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

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

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有

或問一有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

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為二

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

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

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

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

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

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

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

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

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

而雖繫辭之彙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

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本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樂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此字新奇多一作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感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

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廢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實一作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關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遠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有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今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史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下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史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難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下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一有吾無所用心乎此也一有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剛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此字無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感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執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早喪伐紂而泰誓者謂稱十有一年對曰早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嘗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  
 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  
 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  
 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自然也以  
 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  
 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  
 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  
 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  
 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  
 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象其後刪  
 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  
 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

卷

明用無首無音作  
下同

春秋論下而嘗藥之事而一作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道家艱闕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猷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紂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迷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真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責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穿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顯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逮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彈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懼誠林稽首再拜謹言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叅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魏政

候一作

司徒

二字上  
有攝字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於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為人狀兒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號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嗷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一有遷中丞知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逸知蘇州一有又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閩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選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閭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

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一作挺一作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并序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誦皇祖楚國公諱昭汝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  
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  
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三州投點府界諸縣公事丁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

政事居三歲閒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  
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仁足以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其一作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鯉而聽今公戮鯉而懼所為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朝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  
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北兩路之界公以謂  
 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  
 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  
 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  
 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翔為木龍以巨木駢齒  
 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  
 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  
 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  
 一一本有歲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  
 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  
 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  
 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  
 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  
 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  
 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  
 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  
 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  
 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  
 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寶錄又修國史故事  
 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  
 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  
 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  
 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第以公又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  
 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  
 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  
 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  
 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  
 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  
 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  
 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  
 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遽居  
 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  
 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  
 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  
 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  
 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  
 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  
 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  
 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  
 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  
 人一及第第一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  
 笑曰此學兄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  
 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選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聞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卽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孰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畧胡  
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  
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  
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  
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虺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有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長法而愛

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大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御兵者十數萬旣而黜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餼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磨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位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貧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聰究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遽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  
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  
此陳無已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堯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文忠公有棄官此下一啗當作  
文正公碑來臣來一  
作來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思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勸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揚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交結權貴一本有特其

弊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敢以法加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圍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如此

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凌吉栢江舟破亡之一有以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誤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樞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其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其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其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一本四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一作鄉之源一作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肇  
 稱其父命以一作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鄩鄩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莒滅鄩而于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夫晦顯常相反一作  
 徒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有若蒼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一一作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  
 杜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可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錢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聖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

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酒于人曰善人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且負材

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且雖屢屈折而

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且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說一作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陰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真之死而又喜乎宗且慚服悉縷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

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

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徒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

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使韓某知密卒用公言一作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作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若一作獨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生一本有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庭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作是時天

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存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其一本而任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如一本已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上一作也長存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鎮又追封冀國公惟冀

國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

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僑德偉望顯于朝

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

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

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

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  
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  
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璿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琬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顛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昞裔孫仕于陳李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閭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執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答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史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sub>不</sub>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sub>閣</sub>直<sub>直</sub>字<sub>字</sub>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sub>翰林</sub>直<sub>直</sub>字<sub>字</sub>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建中  
書左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  
事主治行官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  
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  
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  
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  
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  
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  
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  
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  
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  
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  
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  
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  
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  
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  
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  
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王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魯  
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千壹伯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  
 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闡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問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  
 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莫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  
朝位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  
 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  
 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  
 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位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  
 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年  
 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位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史官側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議大夫曾公碑遣使者一有十萬一作數某日卒一本

十日再遷一作龍治鄉治一

得制入為又嘗為二之時獨三字一近寬二

勝上一有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

月二十六日卒書一本如此

冀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再世

累世一作

程文尚公碑父之一命置置一被貶斥已一有來

降者手一兼堡塞一作猶上書言一有廣平郡三上

字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注一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十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乃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月字一有大月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作無眾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漸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復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官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膏所占問之書進口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威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交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十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傳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者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相一無支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大作威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摺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聲一無為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耆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黜問其夷狄包裏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

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  
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

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儔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寢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遠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sup>一作</sup>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sup>一作始</sup>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sup>一作</sup>安撫江西<sup>一作</sup>得公以聞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sup>一作</sup>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澆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因弊奮然有意遷欲因羣材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或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末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孟氏也田貞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也田貞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鳴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美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燁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子唯子聖考今既亡矣孰為子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悞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率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名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誠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  
 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  
 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  
 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  
 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  
 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  
 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  
 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  
 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其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殿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入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贈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作中追封魯國公諱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丞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憐

惟時黃帝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執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園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憫

然輒視朝一日聘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達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茲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戡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閨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弟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作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鬻賊懷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懷黃諸  
 姓酋豪皆靡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  
 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  
 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  
 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  
 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  
 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思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  
 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  
 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貴嘉祐詰責之嘉  
 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作留本取首惡以  
 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  
 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  
 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  
 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  
 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會  
 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

負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有  
 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願奮自裏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裏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馬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五武未公此下河南密有編字過險一作號其軍一作

其能捕一作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此本兵馬鈴轄

某衛將軍州嘉之一作廣東西一作入海一作

明太常寺太祝一作大評事皆適士族一作長通職方

也四員外郎孫即次通福州觀察支使周然次通

知尚孫男四人一作七人太常寺奉禮郎孫

京夫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其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有一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二字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選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則字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  
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  
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  
盡忻歡一作及間而可不下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  
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  
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  
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  
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  
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  
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  
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之材治室屋聚居蓋  
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  
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  
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  
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  
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  
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  
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二字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  
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二字無吏部考一無籍凡四較考  
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  
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州  
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遺歲饑悉出度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度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諸州復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度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三年轉運使上其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整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府字未行契丹兵拍邢汾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二無趙守一嘗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達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也田負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說其餘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一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隄以永君之揚一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隄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子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子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特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於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觀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先光裕嘗為應山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葭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孫人嘗頽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織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違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膺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過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也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一作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子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聘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派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哀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母宋氏京兆一作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子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檢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煥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廩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子家以德行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子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者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息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一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云一有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願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塋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子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名一無山水竹林港竹茂樹奇花俛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家一作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問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子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殫于墓且以寓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文館修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 雁氏本華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為陵朝位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 然好一無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此下一

張氏田墓表 幸其疾三字上一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清原鄉原一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也田負外郎贈兵部負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具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新州新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也田負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上字不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十有年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史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湖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殲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子無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阜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阜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  
 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從封福昌娶蔣氏  
 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餘公瑾公  
 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易  
 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  
 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  
 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  
 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  
 月庚申公餘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作辛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顛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父而以  
 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  
 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  
 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  
 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  
 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實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  
 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  
 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第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為此持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水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登連一作銜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  
 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  
 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  
 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  
 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誥湖州歸安主簿曰誼曰誼曰誼曰誼曰誼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禘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作將軍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廢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右班殿直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疎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朕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過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吳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極不違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

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北人後為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諛舉止過之一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或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瓏之植碑本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復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作有字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一作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隴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兵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sup>一作韓</sup>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  
顯榮襲大寶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  
揭于屏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  
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胡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縮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抗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惠館閣職廢特置縮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  
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徭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閑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君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普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負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膺皆舉進士

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厄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君子正類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悉求一作賢行

唐君墓表父諱謂一作賢行

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於京師一作於

龍岡序表吾始

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一作已曾祖諱輝祖

諱諒父諱東之一本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負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此字無科能字一有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負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而及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相冲淑沂泳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父空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與在子與孫一作在  
 尚書兵部負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負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裔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抗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鄞其年十一月已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免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穎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為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此字無求上旨此字有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中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實事莫于京召以使其母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識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主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為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過事尤劇一布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又物列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纓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掩無新衣然平生有一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

下有甘本史公也編其文書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取此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言之也公之事

何多賦繁于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當又肯不暇海而又著其尤大者爾爾葬其

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復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頷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

以賜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令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識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投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蒲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銜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慮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媵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嘗嫌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墾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圖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資為三為媵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思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後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而一節也字下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輝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為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  
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任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願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三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榮陽此下一有及寢一作朱生  
二隸兩字  
反發  
一作朱公

善此下  
有收字

謝公墓銘終始一作  
始一終

謝簡肅公墓銘後世識我識一  
作識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三百年實封六百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亮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前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過真宗言天下

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無不望

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

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

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

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

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

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劾官時亦未之奇也咸

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

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

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投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

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

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

靈州没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

事一有使得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

出師公請一有大臣臨邊督餉募遊兵擊賊一有而

知一有才一有論傳潛揚瓊敗績當誅一有而田紹

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

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者

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幸澶洲一有

字三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

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可出兵無沙行之

阻而能徑八字無此趨靈州遂請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

一作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池州天聖元年拜度

支負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負外郎知壽

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

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

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

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

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

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

於集賢一作始復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一無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諱不明公

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寶臣皆一字無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

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賻優恤二字無此加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

原一作葬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

手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一字無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閩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也田都官二負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備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雄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也  
田負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欽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辛公  
為人嚴明方贊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蒞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sub>一有</sub>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sub>一有</sub>入<sub>一有</sub>四<sub>一有</sub>字<sub>一有</sub>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山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sub>一有</sub>所<sub>一有</sub>居<sub>一有</sub>為<sub>一有</sub>官<sub>一有</sub>屬<sub>一有</sub>莫<sub>一有</sub>敢<sub>一有</sub>仰<sub>一有</sub>視<sub>一有</sub>在<sub>一有</sub>江<sub>一有</sub>陵<sub>一有</sub>用<sub>一有</sub>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債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sub>一有</sub>字<sub>一有</sub>歸<sub>一有</sub>于<sub>一有</sub>明<sub>一有</sub>通<sub>一有</sub>退<sub>一有</sub>而<sub>一有</sub>無<sub>一有</sub>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頤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為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馬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為令蒼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  
 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  
 田者言早不為文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穎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掠弓  
 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其事取左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一一無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華子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訢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參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與  
 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  
 得備負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  
 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可得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杜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果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也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姓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于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泉鄉之北原先生治春秋不感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惠之寡攻羣性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登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葵銘於許一作見其一作時邊將三字上一

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說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妻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訖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孰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愆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一作扶行一作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一有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  
 為童子一作子時為童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一作能  
 可如夢升為後七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典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  
 疾一有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嗟哉相飲一作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我羞道於世人也  
 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有笑  
 曰子知我者一作獨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博辨雄

偉其一無意氣奔放猶一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二字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以一本或欲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一作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員  
 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情懷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几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共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先塋之側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聞然滅派未嘗不誦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與一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  
 悲

大理寺丞伏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穀城孔子廟碑  
 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



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子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  
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  
者何以勸焉此子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  
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以一二數之  
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  
賄污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許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許我者彼寬  
民能自伸此令一有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縣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  
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寶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相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有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一無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夫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即有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聞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關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關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關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關訟往往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何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濬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祕書丞濬著作郎直集賢院以秦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尹師魯墓誌銘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一作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作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為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浴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年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馬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飲之酒一作獨其文章未衰也一作文章因為一作乃為

又列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

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為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嗟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

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過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子素悲夢升者乃為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閒然滅滅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脩咎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尔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典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從若茶銘至君

一作  
墓誌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含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未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一作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  
 下一作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乃復起為比

部員外郎知澧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

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漢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桂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因辱侮慢一作辰鼎澧一作

日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朝嗽振觸擊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嗥呼跑蹙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負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沈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  
守官不為勢牽一作不為利奪一作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鞫屈其始皆怒後卒數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莊獻明肅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萬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作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高書右僕射曷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  
卿真卿亦早亡故今為大理評事效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聞二字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倍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頗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備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鬼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一作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少合而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復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

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斃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抗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為人廉潔一作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暉景先景濤景道年秋其子忱以其夜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

南祖屈偽邦今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一作

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一作弗迷昭

穆聯聯公其歸此一作安千萬年

###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瑛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陪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史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擊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一子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岐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書也田負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岐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中

國彛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岐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黠娶胡

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結

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

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

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

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

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

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

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

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一作于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有餘年乃為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遺巢瑁

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

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

任仕以兄主簿之甲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

政有稱遷理之丞蓋田夏維三邑皆開壽五十九終中

舍人在雖逢機輔粟不殍褒功勳吏天子有詔雜人染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一作太宗時傳仲父府君始其後為御史有

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召字見見者

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

一作明一作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

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作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

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

君一作速曰如詔制一作制而巳嗣宗怒及獄上奏用

他吏覆之一有索其家得一有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  
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  
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  
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  
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  
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  
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早有浮圖人斷一作有  
用一作有浮屠臂禱兩官為起寺於上一有龜山自京師王  
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有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  
者幾百一作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有號不得免一作不  
得免府君聞之驚一作曰害有大一作於此邪盡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  
而一作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  
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輸使俸餼其利一作三倍一作前為  
使一作者相襲久而不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  
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  
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  
州之解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  
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也  
田負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鑿  
一有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  
君諱戴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治身儉薄簡言  
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歛色而一作坐如對大賓終  
日不少懈一作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  
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州自  
王傳死于時敗臣于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一作連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帥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統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公華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實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  
 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子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誌起為一作起

楊公墓誌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

歐陽公墓誌左巡使三字上一偽唐一作南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遣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此字無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藥院詔選能吏治徽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墜隔察治公至則開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  
 刑侍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村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向書為真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有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變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向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園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其一作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墻地收租絡繹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統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統之以  
 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效賊王則  
 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母至孝與族兄甚相愛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  
為文章有據  
 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存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  
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  
建一作子諒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  
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悔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悔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過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鄆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遂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  
好字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急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叔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狸狽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信可立也此字無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魁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

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

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焦類而君威震南海

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

詔書論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

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務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

紫服以遺之是歲夏拜天章閣侍制充環慶路兵馬

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

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釋臣聽堦而數犯約抄

一作遠遼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首孟香率

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遠患議未決夏人

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一作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

君言夏人遠警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感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紹為守補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聞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寔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閭人父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祀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威杜氏北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鑄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紹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善陰陽數術之說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

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

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

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敬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業所知秘書丞李嗣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誦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誦節義可信之士以誦能報君而君能知誦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就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管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管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偽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與惟與與伏有侯而富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今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有兼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秦寧軍節度

掌書記一作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

庫天信中詔舉辭學復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右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

實錄而起居注開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

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

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

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

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

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

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

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

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遊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英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証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燬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哇窳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取一作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興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以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柝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遠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伏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感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鎮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儉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執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推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蕭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愈一作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獨本  
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  
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於新人有進士一作之乃以為一作

公工部二字上有尚書字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江此下一有三告其

軍一作告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為氏自杜赫為恭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園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庶自剋一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偉口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  
天下國家以為重也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  
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園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為之區剋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黃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者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致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兩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賅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授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獸西兵之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華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為可舉公爭以為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為為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稠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獲其一君子以為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字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說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絳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邾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以不俾黃耆

喪子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  
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  
曰賊舉其此一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  
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  
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洙命斬之  
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洙論直得復  
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  
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  
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  
事而權倖小人不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  
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一無謂生可厭  
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  
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  
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閭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  
材植機杼鳴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  
以窮死君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  
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  
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  
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缺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此一無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一無祿而

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

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

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

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

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

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

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體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子乃

為之其上一本上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欲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培有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子湖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有為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政光祿寺主簿知蒙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久安充一作困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sub>一作</sub>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性往驚絕又喜行押<sub>一作</sub>筆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sub>一作</sub>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洙曰敷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sub>一作</sub>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乎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為無力為執擊而去之謂為有力為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sub>一作</sub>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芳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芳香難知嗟子之中芳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芳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芳不<sub>一作</sub>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sub>一有能</sub>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sub>一本上四字作方無</sub>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志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sub>此字無</sub>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園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sub>一作</sub>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坐客貶知濠州從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正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姓有母禱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聞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寢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一無此其他一作文章十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惠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此一無真于法餘悉不問由是二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母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箝緡使得糴旁郡而一作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有司上其最第一為宗東降詔書褒美一作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吏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誥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勳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置一作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遠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一作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諡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陔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二字無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

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

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廷

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說誦于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失益友送車闕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

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吉州教

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陪朝奉大夫惟羅氏本

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

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攷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華衆事疑乃工書

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違削

蘇君墓誌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文章大華一作所好作

好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菽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其後文應卒以怒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无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史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願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來其未定

連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饋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有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頰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辟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并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性謹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殘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覆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鉅貴顧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交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特名臣者甚衆有大

集五十一一作卷終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觀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其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濟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鄭一作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邠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于帝有衰章慙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諡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持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第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還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蕪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家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跡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  
至他境矣然彼敢縱獵其沿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  
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  
人流于嶺外一府股粟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  
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  
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襲盟  
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  
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作  
阿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  
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蓋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  
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  
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  
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而不時若因罷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故多盜公按今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碓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敬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  
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鑑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延一有朝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板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乙卯卒于位一有字詔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考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踈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時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天一作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新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鹽州  
 軍州事龐西去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  
 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鬪醫性視未及  
 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即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佞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以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投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聞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數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判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廩發倉廩而派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聞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野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逮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  
 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  
 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軍遠軍節度使公懇  
 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  
 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  
 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將有士譽匪矜帝姻資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墮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聞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貴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人安公墓誌封曹國封一作

吳正肅公墓誌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上

顧上稱州故多盜一作州留守司一作本邦一作

本州留後墓誌即以某年一作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配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感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雜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債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邊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逆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勦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sup>此無</sup>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水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  
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華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國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此一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一作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堯臣姓梅氏名自此一無其家世頗皆字能詩而從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辭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詆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風雅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拾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于艱不復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入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字無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路二州司法叅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得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某所一作賜夏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治一作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一作陸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雷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棘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未嘗罪言者有五字上一宜壽考

海聖俞墓銘號詩人者一作號見其文

為詩人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杜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季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州兮稱于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剛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已一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愆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遇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棟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祖棟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祖棟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祖棟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祖棟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一擗之一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祖棟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粗俸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詩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薦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達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粗俸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煇煇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寒一作餓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煇煇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粗俸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速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甘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蘇君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精作  
辨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懋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此一字無令姚闡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輟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遵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  
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  
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  
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  
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齋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解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以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服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祠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一作文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遜閔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廢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驟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

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揚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

都官負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園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

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秘書省校

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

脩益脩公自此一無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德得其

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

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

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

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

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

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又有或

不從後必如之久多一作而愈信一作執不公思侍從

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

宜圖黃耆七十而止執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

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鄞州一作稱于一作

君志也一作其

明公墓銘兩浙路一無風俗一作于山一作陰生於

子一作入金歲幾何一作入十一月某日一作追

封二字一作祖妣一作昔一作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一 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開懷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悉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顧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章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可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掩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猷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權倖畏欲不敢撓法于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固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過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閩人尤有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竹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蓋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性性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因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粹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與方州領使一路二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

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

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一以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素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疑疑慕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諱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聞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盡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境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啟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坊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蒲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

而禮官前拾請柎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母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覺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柎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拾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郝時七字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兩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贈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遷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充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瘳少間復求外補上恹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嗜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蕭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禮一作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妻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鬻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致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三無曰意林合四十一此字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致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墓以魏陵鄉村二先墓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犬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右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負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瓊  
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  
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  
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  
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  
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叅軍襄州之宜  
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  
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  
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  
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  
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  
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  
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  
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  
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  
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  
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負外郎考於令  
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  
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此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  
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誌 天禧三二一年

鄭公墓誌 得也也 一作一定國 充一作

吳君墓誌 不勝數 可勝數 不然而有人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碑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之詩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二字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年而卒卒之夕飲以嫁時之夜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充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一作焉故合者尤寡十一無此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早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未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毋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火無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細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夜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邁舉進士某官知

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

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

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

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諱某以尚書都官負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樛今婉其裾子綉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此一無長沙縣太字君日有胡氏胡氏世為某郡一作某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含君君時為融州司理

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兩一作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此一無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四字無此大年今為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此一無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其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太字有君嗚呼一有夫可謂榮矣中含君先以二字無此某年某月某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二字無此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合葬于中含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母有五事又達一無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  
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  
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  
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  
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  
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  
不可以編書一作夫人之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  
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  
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一有庶  
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  
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揚公  
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  
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覺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復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  
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  
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充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  
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  
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扶瀾罷去以內  
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  
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向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勲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尊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文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紉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大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以壽珠乾夫人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奎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壽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又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匿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聞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子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乃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祭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享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夔福州司戶叅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柎其母夫人盧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居貧一作吾貧

千里一作萬里

鳳州又二字上一有

子仲一作平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輒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其一作二亦有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舉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避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官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寢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黻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康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韜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早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悒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閱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附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諸本有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

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奉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

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今

駟令晃一作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令課令

淳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諱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諂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一作庸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

曰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速下以恩愛子以均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與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巨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纘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達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審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彘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審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滌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儂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

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疑

賈氏墓銘祖官至關其名

蔡容氏墓銘子男十人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遇

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

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附于西京及汝

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

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

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

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

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

無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離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父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圻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  
官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政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此字無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諸本作明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遷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  
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罔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勅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  
公以謂譟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  
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鹽首虐其部人部人款  
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  
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  
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賢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且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

辰至已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漚潰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洹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捨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科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頗表

水補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宋至潁頽之吏民見宋有號泣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荏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謹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邈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羅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雖蠻蠻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觀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敬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遵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圖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柙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

詩已有一作已能有一作已

舒公行止

全惟岳

全嘉本  
作全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一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投館躡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

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  
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  
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  
封負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字無有椒漆紙以道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窻  
廩匣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字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負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堦甃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窻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入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會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為踈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  
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作  
少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抽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變是非惟有罪者  
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  
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作  
使後來者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風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闢激東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有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每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  
 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  
 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以陋而安之其  
 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  
 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官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  
 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開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  
 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  
 一探其私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  
 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  
 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辭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  
 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  
 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  
 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  
 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盤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字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子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汚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二字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字無此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白一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二字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此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制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字無置于壁

壬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改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一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睿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濯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盡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一作一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

袁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敬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編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今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免彘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免彘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豐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投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四字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一作為俎豆蓮誦爵簋簠凡若千一作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學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咸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蓋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

村堅覺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造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字濫官于朝建字進不能贊揚明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若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無風俗絕美

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

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貽息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春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此字一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闢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而有所在自有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除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此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擬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芳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字無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官曰登真朝佐佺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官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官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于萬里于石本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宋文辨云合蜀眾水歷三峽捍作

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之停留也

石本此字誌石本喜幸下有也字固為下州石本無

固為一作康與俸一作守朱公能一作懼悌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大登一作以舟名之一作

**醴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太平之功一無之

為其邑作其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贊元元年

**古州學記**西北石本作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人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世家于吉作於其入

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字長幼石本

作而

**樂**欲求一無之所一作道其此上有與民

共樂作以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  
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  
平時間本佳佳異辭疑是初藁先已傳布今錄全  
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為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  
 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  
 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  
 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號卒而乃能  
 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  
 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  
 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  
 編民一作尚有居谿旁者子感夫人物之廢興此字無  
 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  
 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  
 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  
 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之士其平生志  
 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  
 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可以一賞而足何  
 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  
 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 制置發運使其  
 所鎮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此字無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  
 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自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

食雖具凡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  
 凡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  
 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  
 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子見許氏孝  
 悌者一作著于三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一作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  
 而推之無遠一作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  
 篤則一作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  
 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  
 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  
 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發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北臺吾望  
 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登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開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  
 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栱  
 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鼙鼙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題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或曰浮巢二此字無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薪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反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弁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字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馱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後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劾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闢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

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今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才大羸一作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思離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  
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遁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賜文殿學士所  
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而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謂一作皆足以垂於不朽余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此一無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香露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雄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則皆不復道也一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羨齋石記

滁州人一作無字即劉一作劉

東園記

監軍石本作笑渠一作笑塹石本作

浮槎山水記

浮閣山石字無問於石字無而不得無

有美堂記

又有一作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四字上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之一作嘗此字以其名望之一字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子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作  
 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  
 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  
 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名山大川一  
 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有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運于一鄉一作於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  
 危如唐之裴丞相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過之謂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賢  
 者職其大者遠三字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稱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志於古其  
 則又辯博技一作肆而無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十三字是固此字能識夫一作遠大  
 者矣雖子何何字可以勗焉一作因其志廣其說  
 為之一作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云支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子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作僧一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水一作曲歌吟笑吟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之一作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一作夫二人者子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眊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交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一作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予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卓卓著一作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養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達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守一儼儼予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子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  
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於時  
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  
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三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說  
綵得以粗備傳于一於一作今者豈止有一一人之力哉後  
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偃偃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搜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  
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以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諸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予取孔頴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字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壁夷山海殺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罾網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蚊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日因并載天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呆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交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本一作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子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此字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及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予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此字無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志時文之弊下詔書一詔書一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學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苟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賦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湖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蒙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鼎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 著于一一作將相此下一之表有此下一章

君儒其衣冠章名之末也三字

**秘演詩集序** 秘演隱於浮屠字一無秘江濤一作清江

**雜儀文集序** 其戶一無世俗世一事文章文辭

**詩補亡後序** 焚棄一無去聖此下一字次比一作

**歐氏文集序** 治矣此下一宜與一作而人而世

序九首

韻總序

倭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  
 也此苟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一作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苟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遺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率為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柳一有之於髮續者一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率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往往就一有本字而正焉鑿一無率之書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閨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一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  
 平不和者一有則疾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  
 志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  
 者為官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  
 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  
 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  
 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  
 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絕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  
 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  
 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  
 酌酒進琴以為別道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琴  
 將學之二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系悉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一作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  
 其一作奈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亦  
 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則往往失多而得少於所得多嗚

呼一作呼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一無小者亦  
 可以中一作尺度而有司一有棄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堅  
 其守予初駭一作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  
 而蓄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  
 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若予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大一作能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  
 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  
 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一作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  
 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  
 及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  
 時文初之租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有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矣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賦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一作西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  
子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作輔數日乃去行一作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為之一作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端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  
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  
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一作今文初所  
賦武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  
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名於時能其後予於  
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  
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顯閥數千  
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作  
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  
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  
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  
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間淑  
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  
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  
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歸於仲尼而列之國風  
使一作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  
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子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此字無廢則雖天所賦子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為一有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子力既不能一有輔周於生而生尤好學一有易常以講於子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一有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五為史一本壯者壯也史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壯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史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誑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復史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眾攻其寡史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此字無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于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條述有

孫子後序一作書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一有五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罅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表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一有每坐計勝敗揆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間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扶一作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宋文辨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作之君之力學上一字  
有若施之於專一無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大子有以舜禹之明且一有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此一無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於一作天性其見馬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進一作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  
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奪也予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  
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  
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  
朽而有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  
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  
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  
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  
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  
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  
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  
待施於事況於一作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  
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  
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  
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  
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  
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然一作卒與三者同  
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  
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此字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  
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  
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  
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  
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字無周在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  
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  
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  
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作一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作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與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凡偉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得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手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脩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顧于世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興備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一作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達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勸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惠百職之不

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閑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論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徠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十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諢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  
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  
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  
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  
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  
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  
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  
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  
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  
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王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末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學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年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年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年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宋史 宋史 千歲 為相戒懼一作無久處一作

外制集序 諫職一作盡道一作

聖部唱和詩序 三篇一作

帝王世次圖序 十四世一作

後序可徵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字無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慙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字少忘于心一無此而意一作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毫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作有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請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速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作一作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

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撲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遽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違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誇衮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識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一舉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議定大議嘉謀諫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

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  
文既多而性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  
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  
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  
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  
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  
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  
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  
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  
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  
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  
柱而不驚鐘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  
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  
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慮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  
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  
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  
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  
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  
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  
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  
吾素慕之二字一作且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詭無  
稱焉且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  
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  
且去三也吾負三且去雖無五物其去且矣復何道  
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 怨嫉一作恨無所無可

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三字上一所請一作聊以

無稱一作無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速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圉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戒伏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若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織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蕩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甯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

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二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運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其患者三門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

俾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女性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性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遠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頌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遮之募置逸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甚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救百萬石其後郡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  
 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  
 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  
 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  
 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  
 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  
 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  
 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逆棄農  
 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其家不顧無有官  
 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  
 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  
 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慮者京西素貧之地  
 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  
 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  
 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  
 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  
 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  
 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  
 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

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固所儲私牛之害  
 有牛者數日耕則牛不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  
 而官中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  
 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  
 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惠此民所願也一夫  
 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種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  
 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  
 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  
 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  
 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  
 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  
 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  
 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謀  
 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  
 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  
 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  
 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  
 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  
 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  
 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

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需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利薄則止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者小商之不行通得獨實其貨物安肯為通商利而未成故變法而利制者通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買積也今必貨盡而後變法必不守積錢而商各得利雖薄猶時控權之憂也必不能守積錢而商各得利雖薄猶時與之共利此制之上也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若為哉之也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

若鹽者禁亞密則胃強愈多 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潛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耕于一作耕於大商之不為

一作不為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一作許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不能廣  
 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作此子無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  
 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  
 天下無難治矣一作一本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  
 天下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西戎小者尚無一  
 人敵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其將何以禦  
 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一作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一作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尚一作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  
 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  
 有天下之富彊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  
 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作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  
 謂三一作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而一作不信賞罰而一作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  
 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



以慎號令明賞罰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

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

如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事一有二字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

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

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

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

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

徒一作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八字可謂所

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

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一作二帝又盡有

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

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

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

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

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

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一作又無小

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有

一日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使萬事皆辦何

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

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一有不信令頻改則下字難從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天下

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相謂曰且未

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

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路

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外

臣庶一作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

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

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也用人之術不

過賞罰一作賞罰而已今用人之法不過然賞及無功則恩

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

也太祖時太祖皇帝常開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

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

將立法一有及江而巳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

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分一作皆如此也昨一作關西

用兵四五年矣是外莫分入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

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

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敗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

處置之事不似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類

者少是有点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初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生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往來州縣愁一作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之人又無訓練精

練之法一作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講州州造工作之際

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然而鐵刃不剛一作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

之法教老一作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一字

言一者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關智不關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

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

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萬一作是用人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

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

下有其他一以三五千人立功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字為多不善用者雖

多而愈少也此字為今計者一作臣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

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軍無統制

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

勸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有一四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

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

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

歲一作連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

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

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

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選將之

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

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

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

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快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儻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有

地四之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

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

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

於無將故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

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其起弊

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而

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

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尚能困其一作國力況未

若一作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能一作所以

整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

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

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

理一作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作無將一作

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作無將一作

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

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

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

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勃

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

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

詞一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

窺我河北陝西一作今若我能先擊

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

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

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

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此字無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力字無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用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有以臣言詔執事之臣一作詔曰議而行任無七字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偏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服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緣也今議者或謂以字有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貴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十一無上有賊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者一作奸利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舉公餘之人幹者進矣貪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公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賦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茲其弊如此便可為退  
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  
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材一有不  
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  
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  
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  
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  
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  
珠直臣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召言事** 伏見一作臣所採一作採伏思一作思惟善  
置一作其其少百也下字敢言一作漢武好用兵一作立  
功一作收服遠一作破威振夷狄一作加海房杜一作欲  
騰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則常患無財一作今朝一作一  
事之不集此上字十年不問此下字皆當斬罪一作  
當所謂賞一作是言其一二言一作造一作則不  
責功則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一作九千人一作愈少符  
堅以百萬之兵一作只用三千人一作一一作  
為破賊一作不當七八萬一作勸勵一作至於無人  
可用一作至於一作投一作賢豪一作漢武好一作  
勸兵一作勸一作仲尼曰一作豈無材智之臣一作  
非一作動拘舊例一作糾舉之術一作寬緩容茲  
天文變一作於外一作事勢一作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稟不  
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隨其大槩如此後人亦  
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荅急脚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早情不注戎狄

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頌大賢伏惟執事忠義

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

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

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

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

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

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

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

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之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

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

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

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

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

於諸公間一有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一有

願不為涉議所移一有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眾古人

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

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

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

收擇願用之如何尔一有此在明然尚一作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一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

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

嘗於其門一有非執事過見與編何以及此一有幸察一有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夫

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

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

乃可為一作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

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頼朋

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

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

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

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脩再拜

答李誦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惠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尤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  
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  
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  
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  
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  
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  
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  
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  
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  
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  
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  
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  
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  
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  
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  
以爲推此一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  
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  
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  
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  
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  
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  
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  
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  
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  
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  
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  
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食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  
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  
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有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

荅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尔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倭倭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莫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息若有所責一作得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速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續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遺勝者於字有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僅言語此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道未足而彊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故愈力此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以下無此足下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至何也先輩一作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言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sub>一作</sub>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sub>一作</sub>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sub>邪一作</sub>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sub>一作</sub>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sub>一作</sub>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魯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字白一有曾君先既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  
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徒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  
此若曾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亦  
非鄆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揚允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幸察

答宋成書

脩頌首白州人一作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  
又苦心勞神一作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千歲  
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  
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  
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  
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  
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  
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  
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三無其可已乎足下於經  
一作其刊正補緝者眾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不  
敏明而又無疆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一作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志  
也屬奉使出疆一作行有口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惟  
時一有以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陝西范龍圖辭命言

知義此下有

答李訓第二書而不究

此有九子 果善邪果惡邪

人性混矣

混居二字 勤而教之

與荆南樂秀才書

當之未暇答

遺業

作道 浮薄

悅為彼

受禍

輩少年

方欲

兩漢之士也

慎不可學

今可謂困

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

答吳克秀才書

何以

馬

先輩學精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不為過也

殿階上

終用二臣者

與曾鞏論氏族書

僻遠

得鄒氏

茶鹽使

答宋咸書

儒者之於學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

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

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

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

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

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

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眾則其言果可信

歟夫眾辭清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

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

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

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

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

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

而天下之廣元元之眾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

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幾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

都邑建宗廟鄉上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

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陽徽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

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矣其州

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

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

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一作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豈不可

今自宰相至于州縣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

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深源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

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

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

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

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

宜禮樂刑政仁義一作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

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

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

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

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

當之堯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

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必改

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

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

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捍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本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蓄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祭一作時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講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教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閱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啟其



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唐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秦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之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故說今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則稍復於古十二字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

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益數千必各立都邑

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

問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言一作說井田一作井地聞其詳

也一作其說

第四首上熟我知一作上或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之一有重事也此一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籽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其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過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為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局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兩雨之降者頗在近郊山田僻遠欲兩一作高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祈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沉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除州

兩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城已成而圯一作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否當且待一作有特

又祭城隍神文除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不能知一作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除毒未瘳非特  
 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靈  
 不止沮民害事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  
 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  
 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  
 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急慢則懼神罰  
 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  
 可補救不勞厥躬私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  
 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  
 於滁人孰親且久一作孰宜愛其一作人之深也滁  
 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  
 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  
 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子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  
 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

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  
 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兩而一有兩也今民田待雨急  
 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沉神之易  
 為也沉滁人一作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  
 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脩輒一作以此為黷者蓋  
 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不善而召從旱又以為  
 黷神宜降殃於一作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  
 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  
 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  
 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  
 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  
 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  
 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問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簡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徃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合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抵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十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芟之清香及告還一作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夫數也奚一作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

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孫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酌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沉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  
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况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  
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大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  
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  
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  
禍福吉凶一作事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  
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  
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  
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  
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遠聲音之永隔哭  
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  
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  
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斤逐困厄艱必舉世皆冤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下見其悲忻用  
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控  
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  
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  
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地風雲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鏡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鵬尚饗

祭鄭宣徵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徵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為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仲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墮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部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衰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新皇帝文一作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過威靈

也一作靈也一作無所感動一作不可得

祭謝帝文一作景祐之初一作初

祭尹子斯文一作年者一作常存一作莫及一作其運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子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秋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違時公位特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露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許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一作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棟榱傾巢破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以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邾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沉於愚鄙以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衛



辭寫恨有涕漣而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念一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有一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且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且享壽考以為人望而處云長逝一作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一作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球辭子宜余責送終邱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選得仲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遵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等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拾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凡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鳥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凡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輅車其行禮備哀榮真觴為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夔夔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吊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九

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鱗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踟躕而伊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充蔽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繫繫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適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  
 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  
 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  
 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  
 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  
 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  
 義而又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習尚  
 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  
 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  
 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  
 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  
 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暨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衣冕不祀桓魋孟軻  
 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擾擾姦惡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孤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護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連連尚饗

祭吳大資一作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庸緣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僑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  
 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祔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  
 飲醕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  
 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揮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苦匱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貢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一作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饋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敵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傍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決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

銘一作

祭真大賢文

金門一作

青州求晴文

斯民之若此也之子下

外集目錄

卷第一 西京作起天聖元年盡明道二年

樂府

擬王臺體七首 明道元年

飲眠

携手曲

雨中歸

別後

夜夜曲

落日窓中坐

領邊繡

古詩

七交七首 天聖九年

張推官

尹書記

楊戶曹

梅主簿

張判官

王秀才

自叙

答楊子靜祈雨長句

嵩山十二首 明道元年

公路澗

拜馬澗

二室道

登太室中峯

玉女窻

玉女擣衣石

天門

天門泉

天也

三醉石

峻極寺

中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戲梅聖俞分韻得亭字

木葉下 明道元年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同前

藏書呈學士三丈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謝人寄雙桂樹子 明道二年

雨中獨酌二首

庭前兩好樹

綠竹堂獨飲 明道二年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簡府中諸寮

江上彈琴

送白秀才西歸

鞏縣初見黃河 明道二年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別聖俞

送劉秀才歸河內

卷第二 自西京至夷陵作起明道二年盡嘉祐四年

古詩

數詩

答錢寺丞憶伊川

景祐元年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雜言答聖俞見寄燕簡東京諸友

閒梅二校德與令戲書

戲贈

寄左軍巡劉判官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

僚

和聖俞聚蚊

送劉學士知衡州

送張九田歸洛歌

景祐二年

述懷送張愬之

送子野

送劉十三南遊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即字

晚泊岳陽

新開茶軒呈元珍表臣

代贈田文初

景祐四年

惠泉亭

過張至秘校莊

行次葉縣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自枝江山行至平陸驛

春日西湖寄答謝法曹歌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古瓦研

新營小齋鑿地爐

卷第三 自北德王澤州作起實元九年盡慶曆八年

古詩

南徐 實元元年

寄聖俞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實元二年

酬聖俞朔風見寄

送琴僧知白 實元二年

聽平戎操

書宜城修木渠記復奉呈朱寺丞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

韻奉酬聖俞 康定元年

答梅聖俞

病中聞梅二南歸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

送徐生秀州法曹

讀山海經圖

依韻和聖俞見寄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慶曆元年

送吳照鄰還江南

答朱宋捕蝗 慶曆二年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立秋有感寄子美

喜雪示徐生

賦竹上甘露

和對雪憶梅夜

歸鴈亭 慶曆三年

送韓子華

送李太傅知冀州

石篆 慶曆五年

題滁州醉翁亭 慶曆六年

贈學者

春寒効李長吉體

幽谷晚飲

卷第四 白知穎州王歸頌州作也  
皇祐元年宣徽寧五年

古詩 聯句附

桐花 皇祐元年

思二亭送謝寺丞歸滁陽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和徐生假山

送楊負外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和人三橋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送朱生

雪 皇祐二年

雪晴

琴高魚 嘉祐二年

竹間亭

箕山

西園



白允 王和 二年

偶書

日本刀歌

會峯亭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贈潘景溫史

學書二首

奉使道中作三首

奉使道中寄坦師

勉劉申

壽樓

試院聞奚琴作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嘉祐五年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熙寧五年

絕句 同前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康定元年

劍聯句 慶曆三年 鶴聯句 同前

來鶯堂與趙叔平王禹王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續錄

卷第五 未第時及西京作天聖明道間

律詩

漢宮

送劉半千平陽簿

樓頭

夕照

送張學士知鄆州

曉詠

禁火

送趙山人歸舊山

閑居即事

傷春

公子

夜意

寄張至秘校

寄徐巽秀才

寄劉昉秀才

送客回馬上作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

送目

春曉

劉秀才宅對奕

送李寔

早夏鄭工部園池

舟中寄劉昉秀才

月夕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柳

舟中望京邑

小園

即日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澤

題金山寺

送竇秀才

旅思

仙意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勅征

鄭駕部射園

甘露寺

送友人南下

高樓

榴花

宿雲夢館

鷓鴣

簾

行雲

琵琶亭上竹

柳

井桐

雪中寄友人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明道元年

和國庠勸講 和遊午橋莊

和龍門晚望 除夜偶成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花披謝

昨日陪復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

聖俞

和齊宮對月 送學士三丈

卷第六 自西京至京師作起明道元年盡至和二年

律詩

雙桂樓 明道元年

題張應之縣齋

和梅聖俞杏花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送辛判官

叢翠亭

賀九龍廟祈雪有感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明道二年

花山寒食

寒食值雨

寄謝晏尚書二絕句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寄聖俞

柴舍人金霞閣

送王公慥判官 景祐元年

伊川獨遊 景祐元年

遊彭城公白蓮莊

晉明院避暑

送高君先輩還家

憶龍門

贈梅聖俞

郡人獻花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荷葉

早赴府學釋奠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和晏尚書自朝

題薦殿院

寄題嵩岳亭 景祐二年

題淨慧大師禪齋

琵琶亭 景祐三年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

送致政朱郎中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題光化軍張氏園亭

和聖俞百花洲 寶元二年

魚

月  
根子

歸襄城弊居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慶曆元年

歸鴈亭絕句 慶曆三年

送黃通之鄭鄉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送楊君歸漢上

復潭遊船見岸上看着有感 慶曆五年

春日獨居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 物甚野其

意有戀着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以寄且警

激之

幽谷種花洗山

鷺鷥

贈歌者 慶曆八年

初春

送田處士

行次壽州  
答呂太博賞雙蓮 皇祐元年

酬孫延仲龍圖

常州張卿養素堂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拱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優詔俞允發於

感過紀以佳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詩一

首 皇祐二年

寄子春發運侍制

荅許發運見寄

贈廬山僧居訥

過塞二首 五和元年

吳元獻公挽詩三首 五和二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卷第七 白京師五歸興作起嘉祐元年盡熙寧五年

律詩

贈王介甫 嘉祐元年

蘇才翁挽詩二首

送石揚休還野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嘉祐二年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久病在告赴直偶成

送潤州通判屯田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 嘉祐二年

送張吉老赴浙憲

春日詞五首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  
深其比

酬淨照大師說

和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鵲

鴈

原父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無簡

聖俞 嘉祐四年

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奉和劉舍人初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荷葉

小池

釣者

霜

牛

送劉虛白二首

劉丞相挽詩二首

寄大名程資政

東齋對雪有懷

雪後王堂夜直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莘內翰長文原父景仁

舍人聖俞博士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中秋不見月悶客

張仲通示墨竹湖以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

仰酬厚貺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什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

試筆

齋宮感事寄原父

戲答仲儀口號

觀能國閣三聖御書應制 嘉祐七年

題東閣後集 熙寧二年

口長偶書

寄答王仲儀太尉 熙寧三年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熙寧四年

題杜祁公祠堂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燕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

首

寄題景統藏春鳩新居

會老堂 熙寧五年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

贈潘道士

答樞密吳給事充見寄

答判班孫侍制見寄 初夏西湖

寄河陽王宣徽 寄韓子華 熙寧四年

戲劉原甫 已下雜詩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卷第八

古賦

紅鸚鵡賦 明道元年

述夢賦 明道二年

荷花賦

螟螣賦

辭

啄木辭

哭女師 慶曆五年

頌

會聖宮頌 天聖九年

贊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治平元年

章

州名急就章 至和元年

卷第九

論辨

本論 慶曆二年

正統論七首 康定元年

原正統論 明正統論

秦論

魏論

東晉論

後魏論

梁論

正統辨二首

時論

原弊 康定元年

兵儲 慶曆四年

代曹參答弟子書 續前

墓垣 同前

卷第十

經旨

石鵠論

辨左氏

三年無改問

易或問 景祐四年

詩解八篇 并序

二南為正風解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商頌解 十月之交解

卷第十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天聖八年

諫議大夫楊君墓誌銘 景祐二年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景祐元年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慶曆二年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景祐三年

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槨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明道二年

先君墓表 並誌 年

母鄭夫人石槨銘 皇祐五年

胥夫人墓誌銘 同前

楊夫人墓誌銘 同前

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明道元年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同前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景祐元年

叢翠亭記 明道元年

非非堂記 同前

遊大字院記 天聖九年

李秀才東園亭記 景祐元年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明道二年

伐樹記 天聖九年

戕竹記

養魚記

游儵亭記 景祐五年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明道二年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景祐三年

偃虹隄記 慶曆六年

大明水記 慶曆八年

孫氏碑陰記 景祐三年

三琴記 嘉祐七年

吉州學記 續

卷第十四 序

仁宗御集序 治平二年

送方希則序 天聖八年

送陳經秀才序 明道元年

送楊子聰戶曹序 明道二年

送廖倚歸衡山序 同前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明道元年

張應之字序

尹子漸字序

胡子畏字序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景祐二年

送孫也田 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卷第十五 序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景祐三年

送太原秀才序 寶元二年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慶曆八年

七賢畫序 景祐五年



龍茶錄後序 治平元年

傳

蔡懌傳 呈祐二年

卷第十六

書

上范司諫 明道二年

與郭秀才 同前

與張秀才二首 同前

與石推官二首 景祐二年

答西京王相公 景祐元年

投時相 同前

卷第十七

書

與范希文 景祐元年

代人上王樞密東先集序 同前

代楊推官泊上吕相公 同前

與黃校書論文章

與高司諫 景祐三年

與尹師魯 同前

第二 同前

第三 慶曆五年

第四 慶曆四年

第五 慶曆五年

回丁判官 景祐三年

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 景祐四年

答李內翰 寶元元年

答孫正之 景祐二年

又 寶元二年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 寶元元年

與刁景純 寶元三年

與陳負外 康定元年

答祖擇之

與田元均論財計 皇祐二年

答徐無黨

又 慶曆三年

與陳之方

卷第十九

書

答宋咸 至和三年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

答李大臨 皇祐二年 答陳知明 明道

與王深甫論世譜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嘉祐八年

又同前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 皇祐 年

又同前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 嘉祐二年

又同前

與劉原父問入閣儀

又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 嘉祐七年

與樂秀才第一書 增添

卷第二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

謚議

贈太尉夏守實謚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皇祐五年

祭五龍祈雨文 寶元元年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熙寧四年

祭金城夫人文 皇祐五年

祭王深甫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 熙寧二年

卷第二十二

譜

硯譜

記

洛陽牡丹記 景祐元年

花品序

花釋名

風俗記

牡丹記跋尾

卷第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天聖 年

書梅聖俞集後 明道元年

讀李翱文集 景祐三年

書春秋繁露後 景祐四年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慶曆 年

論尹師魯墓誌 主祐元年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寂傳 主祐 年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至和 年

書三絕句詩後 至和 年

跋晏元獻公書 至和 年

跋李西臺書二首 嘉祐三年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 年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 年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跋杜祁公書 同前

跋永城縣學記 同前

書荔枝譜後 同前

跋學士院題名 同前

跋茶錄 治平元年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同前

跋學士院御詩 同前

跋薛簡肅公奎書 治平四年

跋醉翁吟 熙寧三年

題青州山齋 同前

跋三絕帖 熙寧五年

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 官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慶曆二年

監試王不珍不成器賦 天聖七年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同前

詔重修太學詩 同前

省試司空學與地圖賦 天聖八年

翠旌詩 同前

殿試藏珠於洲賦 同前

博愛無私詩 同前

賞以春夏賦

畏天者保其國賦

駢雕為撲賦

祭先河而後海賦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魯東周禮所以本賦 已下續著

秋獮詩

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開

三皇設官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策

南省試策五首 天聖八年

國學試策三首 天聖七年

外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瑤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携手曲却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窻中坐

朝聞鷺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為作 一作

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襟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  
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  
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凜馮逸驥臥秋權意在駮駮迅  
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為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  
胡為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  
大雅惡速成侯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峯峯映我覺形陋  
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臯欲學不能就  
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  
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懼相挹  
雖有軒輿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執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類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  
入市羊駕車談道厚為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  
無為戀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叙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  
時士不悅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

吾間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  
失所以歲時無常疊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  
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常備三歲年一作凶

縱令水旱或一作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  
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歛急星火兼并奉  
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蠹是以  
比歲屢一作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

澤一作凍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  
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欹欹岸花落多依草  
擊汰飈游倫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駸於此墮吹笙不復還  
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堯群峯嶺嶺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  
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  
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窻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岩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  
徒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  
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池煙雲亂

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舊說此命泉恩其名師因取美名  
自為續命泉人書一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飄氣寒石老林腴碧  
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  
靜夜天一作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  
之通絕與通絕管煙白雲巒巒在下物外  
華日惟與論書三醉字於其上而三人者  
名各題其地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  
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澗木老天風寒  
客來依返照徒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  
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  
臯木葉下五音

臯木葉下五音

臨水復歌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飲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皋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水  
勸客芙蓉盃欲舉芙蓉葉垂揚礙行舟演漾回輕櫂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  
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爽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逐回峯高易少  
鷗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酌盃與歸  
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鵲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  
有客愛涼景坐軒為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為懷山中趣愛此器下綠

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護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  
宿雲也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敲窻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  
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蔥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闌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篁解穉陰加膠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况復值佳  
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為欲飲先  
長謔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詠  
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子驅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  
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冷池不見青春色白

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  
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裊腰年芳轉新物轉  
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嗟磨牙角爭  
雄豪馬遷班固洎歎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  
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為脂膏吾聞  
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齧憂從中來不自遣強  
叩瓦缶何說說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  
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  
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切螻安得獨  
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滄滄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蕪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嘒翠樹若與幽人親  
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  
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  
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窓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鳥林中驚  
遊魚為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和雌  
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鐘催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  
吾常慮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刻治為通衢  
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垂白歌其  
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  
峙河來鬪山作沙嘴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凶怒  
而罟舟師弭楫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  
投沙者聚沫候忽為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性  
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  
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  
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



亮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絲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  
遂殛羽山愁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姒  
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  
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  
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泊漢沔  
豈不浩渺汪而大叔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  
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墜決壅勢益橫  
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  
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  
前歲河怒驚滑氏浸款洋洋淫注一作不止滑人奔走若  
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吹薪石萬  
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  
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  
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  
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墟浸  
河潰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揚十六王三

竝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華  
昔日愁葦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陝

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開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  
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  
罌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鈎真如鈎上下欲顛倒  
虎牢吏當關識問名已告榮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塵精車引旌森傳云送主喪窀窆詣墳兆  
後乘皆輜輶輪駁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可數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埃  
抵牟日已暮僕馬困未索漸望閭闔門岷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  
追憶洛中俊已動思歸標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奇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隔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  
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惟寧知歲月適  
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  
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  
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

朽篔簹蟲篆遺文暮鳥迹言千有司知豈顧時人識  
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任軌

外集卷第一

普明寺小飲餞一作

雨中獨酌一作

初見黃河生人一作

外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麈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  
山阿昔留賞履齒無遺迹惟有茁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  
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閱落魄去霸  
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滂  
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携步香  
山自茲慙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  
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與  
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考國善飲酒百盞頰未  
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

鶴子野乃充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  
端聖俞善吟哦共朝為閩仙惟子號達老醉必如張  
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官闕表裏壯河  
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  
園嫩穉筠粉暗綠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蹄  
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顛青蒼綠萬仞有鵲望三  
川花草窺湖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之我醉歌雲  
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  
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五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  
環以寒篋暖鳳嘴銀甲調屬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  
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  
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裊花雲髻上展箏綠  
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為歎呼詔書走東下丞相  
忽南還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  
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政府誰同在新年  
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實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  
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為偶不問竹林主仍携步兵酒  
芬芳一作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為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為吏  
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  
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  
乎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  
歲月險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翩然浩歸思  
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柳煙中黃吳尊波上紫  
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閒四方堂上金罇邀上  
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  
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  
因高望京邑驅馬沁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裏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

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接遙驚呼  
兒童戲竹馬田里遊籃與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  
朝日飛雄雉東阜新雨餘植杖望逸林行歌登故墟

風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子役豈能逆歸歟

和聖俞張蚊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安前楹  
愁煙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謁欲昏眾蚊復一作  
薨薨群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塵無  
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  
生成朽木出眾靈雷草為飛螢書魚長陰溼醜難由  
鬱蒸豕鬣間多虱牛鬪常聚蚤元氣或壹鬱播之為  
孽腥早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珎仍  
藻扃金缸瑩傲壁王壺含夜水終朝事薰被豈敢近  
簷莞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偃眾  
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  
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  
特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湏五斗  
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馬歸行為一  
麾守湘耐自古醇醪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  
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即沈冥安能知

可石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  
煩手行當考官積勿復困甕甕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化愁來欲遣何可  
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為  
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窠一來京國  
兩傷春憔悴窮愁兀陌塵紅房紫峯處更有騎馬欲  
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為憐  
此水來何處作一字中有伊瀍與洛波忽聞君至白  
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  
清如水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  
月子喪婦十月厥厥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  
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  
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  
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  
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為道別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愬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  
轉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  
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極景物自隨時節好愿今懷昔

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  
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  
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  
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  
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  
樂哉此行時未晚萬  
壑千巖不知速可憐病客  
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  
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  
冬夏寒暑易鬱陶  
春陽著物大秋  
媚獨有秋節最勁  
豪金方堅剛  
瘳炎瘴允氣高  
爽清風颼煙霞破散  
灑氣豁山河震發  
地脉搖天開寶鑑  
露寒月海拍積雪  
卷怒潮光輝通透  
奪星耀端潛鷲  
奮鬪蜃蛟高樓精  
奕毛髮疎壯懷直  
恐衝斗杓欲飛  
輕衣上拂漢擬乘  
王氣戲鷲濟念時  
文法密於織羅  
縻束縛不自聊  
豈無策議獻人主  
扼持舌在口已膠  
當秋且幸際軒豁  
誰能兒女聽蟾蜍  
君方壯歲襟宇  
快名聲樂與家聲  
高輕舟從遊山川  
月底詩酒合興皆  
翹翹堪嗟宋玉自  
悲攬可並張翰同  
逍遙功名富貴  
有時到忍把壯節  
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汗河流檣舂  
過晚浦行客問吳  
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澤夏早  
黃梅雨時應賦登  
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飡遊駭喜初結  
芸局苦寂寥禁暑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况此及嘉節  
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泱泱  
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擷  
屢期無後時苦物畏鴉鴞

晚泊岳陽

卧聞岳陽城裏鐘  
繫舟岳陽城下樹  
正見空江明月  
來雲水蒼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輝  
水上人歌月下歸  
一聞聲長聽不盡  
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茶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窻  
漸幽異人閑與世  
遠鳥語知境靜  
春光藹欲布山色  
寒尚映獨杖萬慮  
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處君一顧重千金  
贈君白壁為妾心  
舟中繡被薰香  
夜春雪江頭三尺  
深西陵長官頭已  
白憔悴窮愁  
無媿相識手持玉  
竿唱陽春江上梅  
花落如積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  
酒解始相思須知  
巫峽聞猿處不  
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

一本序云某僕從親知軍學士文文新  
理惠泉池為湖神十六句伏維來覽

翠壁刻孱頰煙霞  
跬步間使君能愛  
客朝夕弄山泉  
春巖雨過春派長  
置酒來聽山溜響  
鏗中樓閣俯清

也雪裏峯巒開曉曉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  
相對席間誰伴謝公今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  
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過張至松栝莊

田家何所樂蓬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蒿葉候耕辰  
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  
泉溜藤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  
有客問行路呼童鷺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惟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派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  
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燕斗沒沓一作嶂隱  
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  
登臨一作阜積塗迴江離香露沉行矣歲華

晚歸歎勞歎音

自岐一作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  
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

水涉愁城射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鈞履  
枯梗緣危類復狽陷淖若龜尾腰與懼傾撲頰馬倦  
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獠度隘足雖跪因高目  
還騁九野查荆衡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  
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蔭翠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  
蛩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  
旅夕宿訪間井村暗水茫茫鷓鴣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特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駕佑烹鼎家近夢先  
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為永豈如江上  
舟棹歌方臨如注舟荆江棋酒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群芳爛不叔東風落如糝  
惜未老已白髮野思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  
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  
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爻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高年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  
蝟毛董呂宦汜相繼死紹術權備乎咆咻力彊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蝗生螻蚋子不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雷電生風颺千戈戰罷數功闕周幾方召堯無臯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圖歌宛轉教清  
微妙舞左右回纈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看拱木寂  
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况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昔文半滅荒土  
蝕戰血魯經野火燒敗皮槳網各有用誰使鐫鏡成  
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道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  
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提籃三  
四勤械包有時屬思欲飛灑忘緒軋軋難抽綵舟行  
屢備一作水神奪往往冥晦遘風濤質頑物久有精  
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膏  
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瑤

古瓦硯

孰凡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  
金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凡礫頑

乃知物雖一作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  
古難一作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墜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  
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窓共幽竅竹柏助蒙密  
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為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挞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颺多凜凜  
衰顏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藍鬢厭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踞饋客薦包楮  
霜薪吹晶瑩石鼎沸秋唧披方養丹砂俟節煎一作秋  
木西鄰有高士憾軻卧蓬華鶴髮善高談船背便一作  
炙熨披裘屢相就束縵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  
雄吃晨灰燧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  
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一作早難屈自從世俗奪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  
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仗欲心室面壁或僧禪倒冠  
聊消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嗒期為樂三叔夜  
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瘞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  
一一作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豕凶古詳一作

明左立辯馳騁馬逸筆金石互鏗鈞風雲生倏忽  
爾一開卷慨然時拚快浮沈恣其間適若遂聲配一作  
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  
畢

外集卷第二

復傷離一作何常一作

思春一作

致酒一作

詳明一作

詳明一作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樓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償民物含一作  
春熙者稚適所向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樓掠  
邊陸子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  
涕垂收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熾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糜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質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  
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過駢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  
融州涸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子遺利鐵萍諸毒中膺  
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遠婦人及孽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跡一一  
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



如虎狼劔戟凜秋霜旌榮閉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  
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歷境後軍  
猶未知遠逸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  
遭屠糜和州都督皇甫惟三人即種入曉咋計不出  
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  
狙心詐爲早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路老叟言  
不覺顰雙眉叱毫蒸疊簡占作南僚詩願值來詩官  
一敷于彤埒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  
瘦一作古瀟瀟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斷一作筍人響空  
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茁蘿  
綠縲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葉飛面旋日  
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說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  
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挿旗闌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聳牙揮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

交遊盛京洛踴躍陪丞相駟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  
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欲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  
談精鋒愈出飲劇飲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  
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  
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  
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  
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  
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痒  
常憂鵬鳥覩幸免江魚葬今茲尚寬宥遷徙來漢上  
憔悴戴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  
未能解緜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達仇低頭惟避謗  
竹間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  
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曠更值芳洲漲  
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  
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壺鬱寫整爾累囚放  
自從運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管榜  
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  
壘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棘如未駕幸子能  
來觀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  
驚颺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速馬蹄冰雪深  
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已新年傷客心  
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  
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  
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崑崙二年遷謫  
寫三峡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  
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  
耳熱神氣王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  
客擁車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謀上人知白何為  
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為  
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交遭時有事  
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  
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  
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  
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

當衡理檢四面塔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為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酒恍若失誰謂子  
琴能起予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守丞

因民之利無難為使民以說民志疲樂哉朱君鄆壘  
堤導鄆及蠻興眾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  
復之沃土如膏齊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苗一作鄆蠻  
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塔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籬入新年蘭草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  
伊子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雋軌  
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闕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闕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師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泛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  
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馬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  
楚色蒸高一竹綠江煙日半一竹曠客意浩已遠離  
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塘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過林巖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鵲鵲赤城陰依依識古本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放簿領因况爾東南速  
落帆淮口暮探石江湖暖黃鶴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香靄群山會  
炎海積歎蒸陰出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群倫固殊禀至理寧一擊駭者自云驚生号孰知怪  
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荷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  
厭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輒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龍鏢天匠涂青紅花腰呈表娜  
苟能枉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願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窮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瘧疫於疲氓神哉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展拜表東上聞鬱鬱瑞氣盈  
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沓歡聲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堂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吳郎鬢絲生幾

縷不差月上扶桑東  
蓋見清波照人景  
去時黑髮吹春風  
五年歸來婦應喜  
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家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  
欲究此語與於誰  
或云豐凶歲有數  
天孽未可人力支  
或言蝗多不易捕  
驅民入野踐其畦  
因之姦吏恣貪擾  
戶到頭歛無一遺  
蝗災食苗民自苦  
虐民苗皆破之吾  
嗟此語祇知一不  
究其本論其皮驅雖  
不盡勝養患昔人  
固已決不疑秉蠹  
投火况舊法古之  
去惡猶如斯既多  
而捕誠未易其失  
安在常由遲說說  
最說子孫衆為腹  
所孕多螟蚘始生  
朝畝暮已頃化一  
為百無根涯口含  
鋒刃疾風雨毒腸  
不滿疑常飢高原  
下濕不知數進退  
整若隨金犛嗟茲  
羽孽物共惡不知  
造化其誰尸大凡  
萬事悉如此禍當  
早絕防其微蠹頭  
出土不急捕羽翼  
已就功難施只驚  
群飛自天下不究  
生子由山陂官書  
立法空太峻吏愚  
畏罰反自欺蓋藏  
十不敢申一上心  
雖惻何由知不如  
寬法擇良令告蝗  
不隱捕以時今苗  
因捕雖踐死明歲  
猶免為蠶苗吾嘗  
捕蝗見其事較以  
利害曾深思官錢  
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以明  
信民爭馳歛微成  
衆在人力頃刻露  
積如京坻乃知

孽蟲雖甚衆  
嫉惡苟就無  
難為往時姚  
崇用此議誠  
哉賢相得所  
宜因吟君贈  
廣其說為我  
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  
千人英我獨疑其  
曾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蜃百怪  
不可名是以子美  
辭吐出人輒驚其  
於詩最豪奔放何  
縱橫衆絃律呂金  
石次第嗚間以險  
絕句非時震雷霆  
兩耳不及掩百病  
為之醒語言既可  
駭筆墨尤其精少  
雖膏力學老乃若  
天成濡毫弄點盡  
信手不自停端莊  
雜醜怪群星見棖  
槍爛然溢紙幅視  
久無定形使我終  
老學得一已足矜  
而君兼衆美磊磊  
落猶自輕高冠出  
人上誰敢揖其膺  
群臣列丹陛幾位  
缺公卿使之束帶  
立可以重朝廷況  
今參國議萬論吐  
呼嗟惜哉三十五  
白髮今已生近者  
去江淮作詩寄離  
情口誦不及寫一  
日傳都城退之序  
百物其鳴由不平  
夫方若君心欲使  
發其聲嗟我非驚  
驚徒思和嬰嬰因  
風幸數寄警我聲  
與盲立秋有感寄  
蘇子美庭樹忽改  
色秋風動其枝物  
情未必爾我意先  
已悽雖恐芳節謝  
猶忻早涼歸起步  
雲月暗顧瞻星斗  
移四時有大信萬  
物誰與期故人在  
千里歲月令我悲

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凜冬歲，早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怒肆陵轡。空枝凍鳥雀，疑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圻。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籌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駟廩，期共飽雙麥。

賦竹上甘露

稍稍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疑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為眾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依然為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黛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靈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北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眼。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毳毳。顏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曾墻隈。欣然便擬越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遠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句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掬大鼓，驚起龍螭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檉燒柝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艷咤。蛇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章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驚駘千百誰可群嗟子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吾慕李漢超為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規多計籌虜動靜寢食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思信決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令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擘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慙本儒鯁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詠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并序

某洛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

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惠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為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崑飛流一作落青苔旁斷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潭判元氣結此高崖崑崙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醉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洲醉翁亭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

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消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潺湲。  
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  
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禀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  
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  
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  
根本既堅好，翁鬱其幹莖。並爾曾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効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煙  
白，宿霧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闈，天為花迷借  
春色。呼雲蝶日一作恐紅蕙，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  
速絮繁，空擲愁思一作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一作子堂一作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  
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  
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澗時泠泠。  
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運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

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  
山色已可變，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朱  
絲繩。

外集卷第三

公孫龍年一作魏家

此詩打兩字一本第

競何事一作竟

有幼無享二年冬美充為飲大羅守玉壽舞為作

奉國聖俞一作文辨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子美一作子堂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蒼蒼下蔭百人象上聳陵雲材  
 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啻啻  
 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  
 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  
 選吏澤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  
 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性章服偶  
 包裏君思未知報進退奚為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  
 一作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韃靼山氣無四時幽  
 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艷笑而僂賓歡正諠譁翁  
 醉已岌岌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  
 好其二字學二字苦二字同頗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  
 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為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群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潁

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  
 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  
 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  
 頽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研礪  
 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巖嶽陰一作六觀者香高屏立  
 巉巖後出忽孤嶺群奔奮相參鑿若氣融結突如鬼  
 鷲鏡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

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  
 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繡豈如几席間百態生  
 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  
 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  
 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貴無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  
 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為不即往一室安  
 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送楊負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  
聞君東南行山水志登躡秋江港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楫榜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  
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忍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驛馳車而失左右駘  
勅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情逸易安恬  
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殘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莠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作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齧兩耳死不享  
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茄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峽橋響鸞師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起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  
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靄霧縹舒文縞

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艷桃李妖豈愧松柏後  
川源湛新霖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翠欲溜  
沉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  
窺深入惚蒙玩容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蔭綉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馮山風高籟發仙奏  
暑却自蠲渴心間疑愈疲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  
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脫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  
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  
誰邀接籬心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鑄前樂事更  
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  
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時在湖州作至月常指陳策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發稜風  
莫犯暮雪綫綫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  
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

堂晨起鷲幽士虛惚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餅罌獵騎  
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  
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  
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  
樂坐着天地絕氛埃使我胃襟如洗淪脫遺前言笑  
塵雜披索萬象窺冥漢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  
把牙梨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灑灑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  
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

二首其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箨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藓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  
襟清風颭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笑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岩中人  
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激流羨穎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鷲鳥山木舍餘曠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  
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搗藥姮娥宮玉闕金鏤夜不閉  
竄入滌山千萬重滌泉清甘瀉大醜滌草軟翠搖輕  
風渴飲泉困棲草滌人過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  
之千里持為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壁珠箔花籠玉  
為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  
洛風埃不露席群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  
天質潔白已為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  
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柰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閒何解焉  
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比仕官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况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宜晚歸耕頽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買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鑰  
與銅真鑰以金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  
民採藥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  
精巧前朝貢獻屢住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  
感激坐流涕鑄溢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歷其巔群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  
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  
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岩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  
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速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

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  
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患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景繁相國東比若衣縫虱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蘆不世出俗子相誇誇治疾不知一作源橫死紛  
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  
根厓冷然鑿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  
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吟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  
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嗚然別我去征途指  
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  
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窓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  
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  
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適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  
禁城春色暖融怕花倚春風待客歸勤君還家須飲  
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  
樂早起前山一作山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沉浮黃金滿篋人所  
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  
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冢冢  
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羨山藥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磧威怒黃雲愁五更  
匹馬隨鴈起想見鄒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中

壽樓

有司精考覈中第為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  
吾子齒尚少加勸無自輕努力園樹立庶幾終有成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且  
斷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  
群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靑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  
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  
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恐聲色朝見  
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  
住為

試院聞美琴作

美琴本出美人樂美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  
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免飛鴈下白  
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  
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織  
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講前今日心當時  
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園若截邪筒偶得今十載走官一作南  
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癯僅聖俞見之喜遂以手  
磨齧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無  
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拊杳若雲  
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  
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斲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  
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  
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  
藥功衰感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  
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鴛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  
指神相趨動顏色閭巷歎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  
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  
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慙起如飛鴻車馬閤然  
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絕句 晚花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三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陸

寒燄明夜月 一作散映臥燈大破硯裂冰漸陸  
席薦霜奇廢書浩長吟 陸 想子宵勞我清篇追曾劉  
陸若語侔鳥可酣飲每頽山 陸 談笑工夫輕駕言當  
有期 陸 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 陸 別愁牢若鎖雪  
水漸連漪 陸 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遽留 陸 一作范  
即紛墮何當迎笑前 陸 相逢朝飯顆 陸

效聯句 范仲淹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 范 虫尤發靈機干將構雄  
績以索驚天地開鑪冶陰陽闢 陸 南帝輸火精西皇  
降金液 陸 炎炎崑岡笑洶洶洪河孽 范 雷霆助意氣  
日月淪精魄 陸 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  
泉橫磨太行石 陸 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 范 提髯  
風雲生指顧煙霞寂 陸 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 陸  
初疑成夏鼎虬魅世所適 陸 又若引吳刀屏象謂 陸  
無隔 范 截波虬尾滑脫液鯨牙直頑冰挂陰雷皎月  
乘孤隙 陸 河角起葦氣雲鏘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  
匪飛龍宅 范 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  
膩刮湘山色 陸 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 陸 清音辨  
以鳴寒姿堅且澤 范 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 陸 一  
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 范 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 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  
 易 范與君斬鼉足八極停震號歐與君制鵬翼三辰  
 增埃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 范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 廉導嚴侯冠冕左右舞千戚 歐功成不可  
 留延平空霹靂 范

鶴聯句 范竹波 廉守諒

上霄降靈氣鍾比千年禽 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  
 心 歐頰頰紫霄垠飄飄滄浪潄 歐岳湛有仙姿釣韶  
 無俗音 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 歐目派泉客波  
 翅垂羽入襟 廉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 范織喙礪  
 青鐵脩脛雕碧琳 歐巖樓千溪樹澤飲早朱冷 廉鸞  
 皇自頃荒蕪燕雀徒商參 范獨翅翥瓊枝群舞傾瑶林  
 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 廉靜嫌鸚鵡言高笑鴛  
 鴦強 范金清冷澄澈王格寒蕭森 歐潔白不我恃脛  
 瘦非所任 廉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為侵 范天池憶鵬  
 遊雲羅傷鳳沈 廉風流起竊 范素雅淡絕規箴 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 范西漢潛馮唐華皓欲投  
 簪 歐南朝仰衛玠消羸疑不禁 廉端如方直臣處群  
 良足欽 范介如庶退士鷲秋猶在陰 范幾銷鷹隼鷲  
 羈鞫俄見臨 歐還嗤鳧鷖會弋繳終就擒 廉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 廉片雲伴選影冥冥越煙岑 范長  
 颺送逸響亭亭 范出一作霜砧 歐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 歐顧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 廉

來鷺堂與趙叔平王尚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 嘉祐三年元 華陽集

賢俠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采富餘地卜築瓠陳莽  
 是時春正中來鷺音下上若賀大厦成喜留眾賓賞  
 無得名因談笑揮墨漿題榜所考賢豪盛豈止池榭  
 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頡吟鐔故花軒醉枕酣風  
 幌 廉輕雲薄蕪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  
 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槩波光欄檻明竹飛衣  
 巾爽 廉虛容涼越入影與文連蕩展颺轉綠蕙夕雨  
 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傲 廉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  
 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 廉 賢俠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采富餘地  
 曉容自使李端愿 廉

外集卷第四

桐花照一作

傲山自諷一作

送楊貞外南官一作

乞華有感一作

冬夕山齋賦句一作

鶴聯句羽人襟一作

外集卷第五

律詩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  
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  
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一作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  
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  
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濺白道天垂  
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  
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一作  
燕下翻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慘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旗侍史護衣薰蔥  
草輓轡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

泛渠千里脩門對潯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雉烏起城旴  
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衰蘭若惟有淡秋荒桃李不  
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蕪絮墜榆雨帶錢飄  
波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枝蘭流水曲游襖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若  
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  
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  
槿臂如枝骨衰絃繫一作擊筋歌無際漳浦卧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  
入棹絃遠日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臉條如  
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迤來下馬春場雞關  
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  
似雷不問春鸞眼未起更尋桑陌到春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藉曉月漸虧弦  
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堆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  
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

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鴉鷓鴣風下綠一作晴畦苑樹荒誰共  
客楚江楓光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  
機明月春籬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  
難分東風鴛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  
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茶壑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  
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  
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阜望不休江嶺高下通汀洲長堤柳曲  
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  
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晚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  
病渴偏思拓一作蓋楚詞漢志作拓朝寒怯減衣沈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火  
遙知獵日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托  
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

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白隨潮上下月輪闕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變麗徑柳暗欲翻溝  
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  
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  
浦青山荅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  
斗牛醞一作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儻一作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靡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  
蘭燭風驚爐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盡鷄千艘隨下  
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維月開於蚌  
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旛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  
欲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

餘悲長亭送客兼迎兩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泱泱流沈沈艘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愁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園

桂樹鶯鶯起蘭若翡翠翔風高絲引絮兩罷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目

李徑陰森接翠晴柳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樓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絨愁平居草帶頻移孔誰問無慘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聖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日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累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送哀絳羌晝晦悲鳩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塞香杜杜杜江上獨

無慘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驚峯峯絕倚雲斜崑崙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實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接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鈇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陵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繞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泱冷消消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甚舍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浦人滯白  
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

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若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孩開  
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鑊管思惟吟韻劇效蕉陰薄舞  
衣翻當筵獨愧探牛衣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謀花飄雨諸天  
近春漏歇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  
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擊音聽已遙千里羨尊誇敵  
酪滿池漉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  
下潮如弔湘纍寒香一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蕉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  
北更向雲西待月鈞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

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并桐葉落池荷  
盡一夜西窓雨不聞

鶉鴉一作鴉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憶塵鶉鴉在綠隄  
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蕉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  
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  
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  
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兩闌堤長走畫轅絮燕梨雪隨春煙東風苑外千絲  
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蒼歆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輓轆腸斷西樓驚穩  
夢半留殘月照啼鳥

雪中寄友人

梵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鏤曉光飛遙應便面達人  
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詩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  
函丈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哀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拜蓋共尋幽鳥呀林中出泉聲冰下流  
攀條驚雪盡翻杖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編

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  
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

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  
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

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  
醉為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  
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

兼呈聖俞

堤柳纓黃已落梅尋芳拜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  
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鏤  
歌臺歸靴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  
灑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燁燁出苑廢露螢飄  
齊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詩開

供帳洛城邊三字一作征轅一作去莫攀人醒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一作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  
行路者偏識綠衣班

外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  
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簾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詵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  
綠苔一作長，秋雨黃葉堆。空階縣古仍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觴開月幌，窻戶對雲崖。萬少亦堪老，行當與  
子一作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  
衫袴春苞解，石榴夏實初。唯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結綬同為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外集卷第五

百嬌

疑用西京雜記百曉事

葦翠亭

柳色滿重城，巖岩出翠薨。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馳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畫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閭，暮霰六花繁。  
朔吹繁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  
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文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放鴈，候館噪山鷗。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  
一昨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吳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膏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

鳥，猶得追閑果下騶。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  
相公甚有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誦識偏  
應歸吏鷲。

寄聖俞

平沙漫艸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  
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  
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蓋與誰見  
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轆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  
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榘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  
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  
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野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  
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  
就簡刺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  
譽，遊梁故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嘒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  
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杜，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聞  
改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備羽儀。  
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  
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絃，來尋物外遊。寒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

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託游鯈。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採根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溢白露，翠色弄清漪。  
雨歇涼颼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擇奠

羽籥與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  
俎豆無三代，罇壘莫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  
昔齒公卿背，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  
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  
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乘鴻鈞，偷醉閑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  
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  
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岳亭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  
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榻丹檻照清芬。一作風簾暮捲  
秋空碧剎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

巾履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葦花吟次一作落孤月定  
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未度葉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  
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  
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峡歲  
崢嶸。卧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亭序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  
兩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秋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嶂。岫獨吟羣玉  
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縣接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

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  
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應，疎廣終無任  
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  
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鷺鴻送目手  
揮琴。嗟予遠挾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  
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未常醉，山公到最頻。  
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篔曲，一作松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  
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菱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水紋搖岸過人影

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  
關風微水面涼  
天水相連為一色  
更無纖霧隔清光

棧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  
壓枝秋實漸爛斑  
朱欄碧瓦清霜曉  
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  
閭市闌牛羊遠  
陂去鳥雀空蒼閣  
德高植菴杖躋目  
瞻前山壠麥風降  
綠鷗村外還禾黍  
日已熟杯酒聊開  
顏酣歌歲云暮  
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靈柩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  
誰伴山翁醉帽斜  
自把金船浮白蟻  
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近悲風  
亭古臺荒半倚空  
惟有鴈歸時最  
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鄭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  
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  
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  
惟宜少近禍親髮况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  
佳節登臨興未窮  
日泛花光搖露際  
酒浮山色入樽中  
金盞恣灑毫端墨  
玉麈交揮席上風  
惟有淵明偏好飲  
籃輿酪酏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  
漢陰拂塵時解榻  
置酒屢橫琴介節溫  
如玉嘉辭擲若金  
趣當鄉士薦無滯  
計車音後潭遊船見  
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  
行樂之日其俗頗成

春日獨居

眾喧爭去逐春遊  
獨靜誰知味最優  
兩霽日長花爛漫  
春深睡美夢飄浮  
常憂任重才難了  
偶得身閑樂暫偷  
因此益知為郡趣  
乞州仍擬乞山州

且警激之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  
郡署懷物甚野其意有應著之  
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

峭嶽孤城倚平湖  
遠來萬壽迷島嶼  
百仞起樓臺太守凭  
軒屢群賓奉笏陪  
清霜薦丹橘積雨過  
黃梅

近禍親髮况皤然

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  
惟宜少近禍親髮况皤然

逸思歌湘曲道文繼楚材魚食何岫樂雲忘帝鄉回  
送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自笑擁  
邊埃龍漢方多孽旋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擊鼓或  
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技革牧豎亦  
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  
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特  
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鷺浪打風兼  
兩獨立亭亭意愈閒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錦今宵為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飛蕩深林鳥啁啾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

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  
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  
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望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况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感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  
子皆在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  
醪君舊物中法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  
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  
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  
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惡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瀟瀟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

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住佳客絃管聲來颺  
晚風半醉迴一作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甲午四月錄於  
衆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  
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  
清最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

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  
謀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  
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乏  
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  
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  
玉山留滯江五一作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

許詩云芍藥愛花應有  
恨惟揚新什箇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  
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袖披有邂逅相違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  
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秋自傷氣候愈寒人愈  
北不知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  
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迥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者  
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幽書盈一室閑鐫談笑列  
嘉賓昔人風采令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闌水石悲茹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闕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題張應之臨學夫子文一作

錢相中伏日也中伏詩集本皆作中秋而無秋意又推聖

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且有祖番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脚一作

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齊後看雪呈元珍川官弟一首野花春一作嶙峋一作

外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樵樵送歸船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衫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未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諂其陋講勸在公卿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鱸鮒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起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籞一作養慵踈。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苔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華一作衣。榮華昔時結客

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東風逗曉來。不待橫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鶯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轡。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塵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漉田，  
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  
曉謁龍塼羅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筮叟耒綴侍  
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  
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  
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秋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  
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鵲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  
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舊余亦攝事後朝謹呈拙句燕

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  
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  
詩翁。一作衣已市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  
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不死，沈君門  
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  
榜，白首餘年哭故人。感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  
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灑酒誰瞻樹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繁仙  
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  
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藥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巢哺  
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  
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欲激，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鏢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蜒立，紅蓼開時蛟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水煙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韃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感衰同俯仰，旌旄送山丘。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楸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蹲前歌藁裏，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葉，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立，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官牆鎖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官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惇士

鑿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

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  
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薄領區區嘆未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兩

池上雖然無皓魄樽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  
力紅粉充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  
荷乾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  
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

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銷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  
長凍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為報乏  
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律綠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道嶺上嘗  
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山川迤邐花開漠  
女游疑上人看仙翁擁道邊况有玉鍾應不負夜槽  
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子慚批風詔一作君歎守  
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靈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  
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  
未忘楊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盡祛諸老何為護賈  
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疎雜謂文章金馬客隸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大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杯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却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鷲身人寄家敢望笙歌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稿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五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五二載足三字一作開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道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  
者人問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  
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  
在極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敵一夫  
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  
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  
故仕許依

無無職自王仲儀  
始今某仍出封惠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

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

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遠今二十有

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

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

句真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  
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  
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橫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

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

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沽美酒自裁花園趁

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葺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截向  
此頃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  
上生漫一作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醜一鐘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滿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未鷄啼日午衙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鼎彝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

豐稷樞度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思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白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蹄後紅蕖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說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五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難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蘇轍西清詩話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  
黃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  
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  
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  
波翻玲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  
弄琵琶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剥耳目異秋疑夢  
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閑放莫可攀高篇  
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闕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  
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  
無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  
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  
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  
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  
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  
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穀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外集卷第七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  
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  
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  
家 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一首 宿露一作露

答原甫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改端良規帶沈闕校理移京而提刑即

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 或作洞非登科記可據

釣者釣線 一釣線作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 韻水漬 衆本皆作漬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實和篇亦從之

作漬今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為禽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鵡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賢一作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甚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賦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單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鑿堦賦于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遼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義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

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鳥鶩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德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羨質俾貴於人籠軒寶說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粟何緊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犂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滿渾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鬻性宣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忍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子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

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字坐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子  
子為之不動飛蠅閃子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况于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不作較乎真妾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  
之遲夜長於畫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  
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消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楸杜若之春榮兮  
寥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綠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漪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手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  
以析醞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繁藕以全折杯  
卷荷而半側墜紫萼以歌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遂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  
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  
而待機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日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螽賦 并序

詩曰螟螽有子螺贏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螽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阜隸嗚呼所謂螟  
蟊之不若也作螟蟊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蟊與夫螺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  
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盡日  
滋兮鷓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慶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韜冶兮器不刃銍木至老朽兮不見苗秧聖  
萌機兮五財利賒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孰兮忽生觥  
而與倭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鈎曲闌兮華照  
欄榭高構嶮兮目精眩地堯而赭兮山楹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  
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思蠹利食兮啄徒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悅疑在兮香難追髡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  
謹齋心滌慮頌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威陵邑之充奉昭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  
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遠豆三見於郊日星執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毳玉旅于闕庭納于庶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決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  
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之樂流于樂府象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  
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  
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  
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遠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馨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  
臨享則不能以來三言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  
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  
咎耶特疑以龜筮所考湏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容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惡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哉宮崇莫京之東有山而崧濟滄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昊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于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子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子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立  
 迺以荆灼迺訊實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頌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弓耽耽  
 黼惟檐檐天威可瞻庭弓殖殖鈞角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遜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拜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界吏治或  
 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歙峽合疊濶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古蔚悉永鄆鼎



頰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遣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壽茂實有湊憲究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  
 受欽淦金深擲黔蜀漢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聞句絳  
 獎黨官句開菜台懷句惜崖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庶潭儋南句嵐  
 鹽甘崑句至於許汝發起句楚晉潞敘古句魏忠桂  
 貴句遂貝瑞雋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岳  
 郭毫薄洛句莫涿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  
 夷漢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字句十叩通龍洪  
 蓬蒙句邕同成忠松籠句二連綿瀆安延丹端句宣  
 檀羅蘭潘田歷句湖蘇舒滌廬渝瀘句梧蒲徐廓扶  
 儒禺句十四甘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瀛長句十六皆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洛  
 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十四二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衷府撫乾虔瀕賓融容渭衛全  
 泉繡秀易翼渠衡歸媯龔朮汴辨涼梁祁岐鄒單宿  
 肅磁慈維維峯封豎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  
 或音

亦同相近者 叙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奇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 其後因輸九地固有高富藏書四州  
 湯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 此土疑是 而脉脉而朝朝 一無此  
 咏木辭 五財 一什  
 疑毛字

會聖宮頌 于茲 於一 益作

頌 于茲 於一 益作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附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  
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  
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  
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  
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  
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殷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史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推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曰官借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彼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高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彼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賞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楹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圍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擊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  
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矣不足處於外而  
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  
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  
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剛為三篇已載居士  
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閔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  
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  
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  
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  
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  
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  
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  
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  
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  
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  
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  
統之說肇於誰手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  
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今不能加於  
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  
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  
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  
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衰貶一以周法凡其  
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閔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  
 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  
 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  
 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  
 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  
 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  
 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  
 然擇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  
 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  
 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  
 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純宋於  
 元微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  
 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  
 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  
 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  
 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  
 則狠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天下雖不  
 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  
 統可矣東周魏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  
 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後魏有功者強有德  
 者王咸咸一作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狻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狻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點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

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  
 也不啻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  
 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  
 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  
 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  
 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  
 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  
 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  
 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藉借者

日益多周之園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益任法而少思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  
 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  
 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  
 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  
 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  
 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  
 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  
 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  
 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專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適當其盛也瓜分一作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一字有平王之遷國地雖廣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以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於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庾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况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章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乎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  
 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  
 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  
 之以為功雖可哀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  
 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齊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  
 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  
 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  
 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  
 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  
 也劉淵以匈奴蒸容以鮮卑苻生以乞弋仲以羌赫  
 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廢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蓋斯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靡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  
 難思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  
 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  
 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  
 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  
 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  
 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  
 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揚行密稱之於吳李  
 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  
 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

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入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 正統辨下

秦之商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德也德不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人莫若漢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唐之始也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而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 時論

###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財一作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  
 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  
 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  
 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  
 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籩糠麩  
 而食稅裨或採椽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椽實  
 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  
 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  
 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  
 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  
 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賤無節之用故也非  
 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  
 一作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  
 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  
 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  
 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  
 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  
 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  
 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  
 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  
 舉兩用兵而一有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  
 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  
 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  
 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格之去為  
 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  
 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  
 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  
 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  
 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  
 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  
 去為傭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舍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杜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單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也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一作貴者化羸糶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計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知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是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惟王逮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達典農中郎將唐達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拜犷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備固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解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達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吐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秬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吐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灑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俾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頂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畎畝水衝民田祗百戶妨閔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做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鐘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末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陟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屬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革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制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遠絕古一作址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  
生矣非北一作虜雄威如此夫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後水  
為險淪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址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瀰漫橫絕繁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變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  
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維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枝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  
兵伺吾人之顛輒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  
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曹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敘而夫子敘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觸手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案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奈何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敝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謹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矣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未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  
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  
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  
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  
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手  
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  
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知其有知則子淵子路筆  
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誦武言兵 高化軍 變惟托一作 有支移之賦一作有

或之事 斥堠一作 牙帳一作可 我師樂軒此句疑 藉城一作有

險一作城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鷓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鷓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

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鷓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墮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鴒來巢不書幾鷓鴒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鷓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

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卒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鑿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王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

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使舜行替之不善禹行繇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

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瞍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戕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恆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離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

位而順其理者吉違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無以復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臂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枯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與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退不進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威而小人衰天下始於泰矣小人威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脩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

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殺之未世周之威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著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此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繁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職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土一作俗善惡之事闊廣遠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

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特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

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感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卒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卒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  
豈降之手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  
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  
傷典誥之絕也秦離之降惘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  
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諸侯而雅  
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  
詩者多泥於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  
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  
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  
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  
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  
陳秦以祖裔比也鄭曹以美惡比也蓋能終之以正  
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固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  
衛為射都而射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  
於先明幽射之惡固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

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  
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齊先堯明晉之亂非  
魏禰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飲大  
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作穆姜卜而遇艮之隨  
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  
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  
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述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  
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秦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  
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  
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  
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  
春秋也既徵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  
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  
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廢不為無據  
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  
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  
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  
若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若矣不違焉風一矣不



歎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  
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  
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  
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殊風樂官不違雅頌國史不  
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  
或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  
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豈是矣幸而成王悟也  
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豈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  
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  
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  
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  
有其序曰李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  
手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  
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  
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  
而春秋之取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  
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道  
迷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

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則魯  
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  
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  
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  
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  
之手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  
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  
鄭氏之云乎

###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蓋大商祖之德其  
益一也子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  
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子紂之不  
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  
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  
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  
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  
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非  
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

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鄰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子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間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為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為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鷄論**獨經一獨作

**辨左氏**人事也一作替跋一作

**易或問**外文海作甚問於泰於否文海作而

**二南為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

**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

**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亡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考有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作二字一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特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諫判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一作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

子為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語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蟪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箴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撰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為宰相王文務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園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為者府君數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為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偷窳

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惠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勸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文使次曰瀋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沈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潭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適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揚氏之先自震有聞有威有秉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業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景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獄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簣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五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高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欽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七公平生體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備叔父也銘其故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必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權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授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而質其罪有寃者立辦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著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偁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杜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偁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滋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董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沈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代祖儀為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偽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墓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華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遷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  
 天雷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解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婦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婦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婦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關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  
 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于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報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解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敵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覺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敵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附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附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邵公神道碑

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景祐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

德

諫議楊公

錄一作

學乎聖人

四字上一

其婦二字

封字一有

王公墓誌

水丘氏

集本

薛君墓誌

又監

一作

盧氏墓誌

將作

二字上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一作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

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

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

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表州之解其子洎濬

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為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

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

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楮空如惟恐人

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

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為太常博士知表

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為某官

濟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嗚呼一冊生而澈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徙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特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極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徃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十一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欽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梓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息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卒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會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災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宋冠履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碑銘曰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相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杭世父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  
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  
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墓也龜正  
為鄂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闕  
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  
頑改自<sup>其</sup>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  
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廉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  
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鄂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廉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鄂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薨其先君於北印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感脉宜洪今細履殆不可  
為晝未盡數刻答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泐  
海歐陽脩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畜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窻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漢明表初蒙其後明酒頗多  
題四禮門梓乘在居士集第二十

脩不韋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毛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御酒食，感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登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是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通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備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餘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事，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我我學而取之，善易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匿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于子，子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閭，或莫或青中，願彌長，或言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柳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柳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柳既窶既堅惟德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受制舉劉美之禮故令門人某筆之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文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無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既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冷兮特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饒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立同時之人兮藪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内外宗族以禮而和其歸也脩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拔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弓而逝也違其殯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予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祭文** 其先起本荆門荆州其家一作益威上字有嘗世家嘗作節之無之跋墜作跋及其及見見莫見見

**謝書** 魚袋無象

**張司錄** 山東山下有可兼可作

**元君** 皆無恨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歲

取百千作十抱汝知文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高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輪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廢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始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不知誰氏之為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數其空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頌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為二字記

###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騙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刑別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尤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護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獨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文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文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知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違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為伊闕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負數然卒亦不及意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文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蓄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此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關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纆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槁而林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于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漢都自古常一作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維氏以連嵩室一作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速景一作獨出其巔巖聳秀技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陽而增築之治一作亭於  
上敵其南北簡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設泉聯巨阜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岬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頽崖怪磴若奔若蹲若闔若倚世所傳嵩陽  
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  
狀遂以蒼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  
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  
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論非非近乎  
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語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如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寺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觴對弈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文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威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耶蒙相介繞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倍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耶蒙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違官大人自閩陝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字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庠資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來美草一一手植屏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備先人之所為子亦壯不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污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學者抱昔之抱者椅草之茁者葦茨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閩矣然患患如前日事因數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閱年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毛斃其一作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阻非予知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死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兩電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寔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戶繞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通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其人述作之文章，誦之變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一作三樂善者。

歎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十一字一作于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備至始闢之，養瘠概枯，為疏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搏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搜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蔽，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韌，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園之守又曰：園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壞，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搏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櫟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大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有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進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擣之臙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戒竹記

洛最多竹樊園茶錯包籜搏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艾養率湏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實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鑿斧亡公私誰何且戒且撓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恃如是累日地掃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壘上益薦儉非有廣居處園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欲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陰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鍾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子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吾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儺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威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因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  
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  
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  
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  
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  
此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澗游魚之上下其爲道  
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  
蛟魚變雉之爲壯武故名其亭曰游籛亭景祐五年  
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巧授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遲延遲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鄂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抗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  
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燕嘗  
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過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過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惠不至不知惠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踰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鑄煎鍊調筋柔並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

然徒幸物之慶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  
蘆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  
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乎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  
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  
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  
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隄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息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土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土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惟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滯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戚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子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遇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也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輝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寤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古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鍊遷華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功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然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咸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上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間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溫

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驚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卿先生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學始既處其上有十有八無有空且空下元欲且弟洛陽洛上有損小無損三十六三上有既畢畢本

想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什邡漢州以苟滿歲一作未嘗

此下一君行達疑作若怒可知矣矣作之下一作

明園塔記千百年千作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本

叢翠亭記周營起本同常以同注嵩室少室最獨

大字院其人題備友備作為大為作僖二二下始約約

得乃希乃作幾一無一未出出未少以以作風土土

風給生給作豐年年往求求益脩脩不復復

元缺不後幾閏也其溜溜石物物友蓋蓋

著善善二年年也也

奕侯廟廟而食亦廟腎腸哉哉貽怒怒以

駟其志志雖無有司有不興興壯陽剛燥燥

作以于使風使有有

東之東東以燕燕誦之誦雄富富

在體體傍有小池池而某某

於其壁壁死勢死庇之庇七尺尺杏之杏

伐樹樹其根根死之死七尺尺杏之杏

本一字木死勢死其字其庇之庇七尺尺杏之杏

戲竹記起本侯利利文

游儵亭記是為資資所餘餘甲子甲子

惠聰自無雖老老賈賈以生以以其其珠

藥師院佛殿記然後所食所以庇我以浮屠浮

磨磨然後所食所以庇我以浮屠浮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具可喜喜十六

日無無始造歲月始可喜喜十六

偃虹隄記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千百步之隄百皆蒙其

金雞之右右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千百步之隄百皆蒙其

萬有五千五百工五百工有百步之隄百皆蒙其

利利不以廢不

大明水記取汲者取秀卿秀謂山水謂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流而井水謂

而字乃與下相類虎丘石井泉招賢招

玉虛玉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第

下水皆戒人戒食之食岸時岸此井

為水為此井

孫氏碑 來世子孫 無孫不必問 遺家作遺二家

歐陽集 沈五字

三琴記 皆不知 皆作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嘗曰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今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咸遼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可朽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為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菴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

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後苑歲春一  
 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塵纒一二而已故敘裡祀享升歌樂章藏  
 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隙經通英究鍾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思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憲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未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韃鎖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賈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卿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荷裳摩跌攘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紳議者咸傷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  
 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埋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楮囊  
一作中所蓄爾豈假予詳言之哉篤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  
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後云

###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即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鏡當高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獨鱸可  
供膳蓋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嶽類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繞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遶道唱  
呵後先前偵旁扶登覽一作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  
激流上下與魚鳥相煖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早且閑者宜之脩為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來遊皆早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  
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  
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子且西子方得生喜與之遊也  
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早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達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朝而隨悔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有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嘗  
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傾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水青衫  
 騎破虎羈出入府門下入園一作視而醫易之居  
 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  
 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州郡不特頽然而出矣遂特且傑然以獨立也子聰  
 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麥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  
 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靈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毋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純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遊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違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路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貴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屢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  
 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  
 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  
 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  
 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  
 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  
 其亦珠玉之淵海歟子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  
 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  
 觀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史事而至於  
 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  
 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作  
 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  
 以史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蘊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篳篥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辱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劇為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交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忘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相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說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寅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舉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字無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此字無左丘明者戴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一作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通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翔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然有出於眾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字無距今之為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一作其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氏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革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至有伺末以為察剛許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閱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  
 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教余知夫探頽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械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揀袪為一作別又  
 焉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惲序

外集卷第十四

送方有則序

將有無時不利二字作褚囊囊作

送便經序

而下北下若斷斷作揭齋齋作登覽覽作

相傲

為下有群無遊遊暮已已三日日月月

送楊子聰序

歲數之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

送家侍序

歲歲載一載載遂特特本本作作

送楊望俞序

可陽序序蜃蜃先膺膺而精精而而

字志高

文文行潔潔能能河陽河陽聖俞聖俞則則作作事訖事有有特特

而去

非非辭辭明明矣矣今今正正之之終則終則而而事訖事有有特特

其持

作作其持其持

**梁廔之字序** 言則字無言稱述述作而深深作為用字無為

**尹源字序** 古仁者一人古是以以作而字子淵字大淵

且止文四正

**胡宿字序** 之辭辭下有美之之文天下有禹之言下

有也言堯舜無言又直又作文王之世宋文字名昌

名下有古人之命字命字所道道下作字說

二字

**張限子履序** 本姓為陸陸破公之集或曰陸燁燁然

所以尚無以後悔無作一朝朝本博其

聞文致思也字發辭辭下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剛正黃庭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  
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  
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  
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  
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  
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  
欲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  
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僂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訛舛之娛有  
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  
嘆曰吾欲晚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  
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  
而不為乃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  
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  
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  
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  
水旱因緣得安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  
舉田今約東州縣吏更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一作緩急近而  
易知也兩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  
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  
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  
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墜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速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墜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今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墜而聞于州州不  
墜而聞于上縣不墜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于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繫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朕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攻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攻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大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象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六爻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管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緇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一作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閣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

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字無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破試相一作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說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字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故鼎莫及每一捧既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願今作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遇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携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灑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青夾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為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懌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檢擇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早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擇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以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突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曰彼聞森懼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擇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擇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森懼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柱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使謂曰與我錄為君致閭職擇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錄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擇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閭門祗候擇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實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漸吾心將讓其實歸已上者以奏彙示于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讓也擇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擇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擇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履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令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神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森懼

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為壯矣而不知于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序其生者

於宰相宰相以訴四出分作畿民之通於其幾不得達

生曲直生曲直而民之志聞于州

于上作乎天縣不塵而民志通者已上八與主

與主簿尉佐是縣尉以夫其行而以予二

十四日作十日無字

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

其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孔子言取卦體

解其下言有以偽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取卦體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知矣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漸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今四十五字者焦贛費直者有字各自得之

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賢書序文藝作七賢畫事示兼生汪遠云此篇

伯強無蜀物始為贛文藝作

龍茶錄後序似非字文題本龍茶錄後序

齊夕治平甲辰七月丁丑

也疾作夜入其篋轉運使靖古險

塗山推捕之宣頭授名靖古險

巡檢者字其間二字見召擇至京

字則携則日携携其具不畏

某慶復命察其實非我作送三班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疑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與下二有手殺而自伐與詐取

三亦思之然無此四字以行無二二廩二廩見民見上又

善劍善下有常畏作常過人文藝而能者然者作偉

烈作古之人有然焉字作而不誣誣作知今人上知

有其序而贊不傳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閩本森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知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厚與宰相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縑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諫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設幣簞壺失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贊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蒼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鷓鴣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諸玳瑁琉璃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緇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遵豆寶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脩頌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一作千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道一作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熱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買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賈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于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頌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般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  
 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  
 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  
 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  
 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  
 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  
 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  
 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  
 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  
 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  
 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  
 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  
 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  
 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  
 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  
 遠軌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  
 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  
 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  
 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作一作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  
 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使後世尊崇仰望不  
 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  
 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  
 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作使臣下誅  
 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  
 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  
 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  
 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  
 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  
 所以云者本一作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  
 又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閎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一作先陳之君配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求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母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恠非足下

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諄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說

鏤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庖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其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甚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悖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一作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察吏宜有助而閭閻獨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頌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為寵若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竊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真以鎮俗一作救民慈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悞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釐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階者此狂士三字一作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其所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固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湯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惶惶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為之偏枯御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復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

與鄭秀才書羔羊一作且少

與張秀才書勤勞且考堯禹一作堯禹

第二書剽竊別發之明之堯禹一作堯禹

言道新一作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誠一作試

第二書文章文字

啓王相公書伏讀林讀猶即寵若寵若消息一作

精愁無為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繁而精賤技賤

大時刻書炳然而精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領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者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苟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諠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持之大小以見其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閱言高論流鏤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洵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一作擬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一作擬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興也一作興有方叔邵虎申一作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一作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妻圍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作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之於揚氏不

為無恩矣其不肖其一一作能繼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啟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則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字一作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口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謀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  
 古劉越雖殺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  
 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  
 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  
 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  
 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  
 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  
 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  
 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  
 道家召子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  
 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采麴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京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

愁形於文字其心敬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德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詩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為此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善其善子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洛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兩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頌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甯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忍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東致莫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道慢之僻在因于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得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蓋  
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  
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  
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  
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  
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  
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  
首復書于判官秘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  
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守吾民而  
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  
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  
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  
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  
甚之一一作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  
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  
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  
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  
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所  
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  
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  
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  
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  
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  
不若所待徒重規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  
箠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  
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違偶吉  
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  
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  
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過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  
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谷  
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  
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

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聞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聞矣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揚推官上呂相公書

伊尹者一作無私自營獨

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

與高司諫書於于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于友尹

不可屈之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賢者

與尹師魯第二書見有就死一作其

第二書五七五一作五

第四書及陝一作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怒今乃一作今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根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與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熟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緘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答孫正之一作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為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予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徒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方一作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為儒程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老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敦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孺一作聚一作先生碑聚字疑非程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音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說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

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大文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自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曾肩詔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今以甲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選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牒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擲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為積習以一作牢而不得以吏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宣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羣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奉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  
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  
曰一覽以為如何其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畧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拘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志古知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

添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悲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達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家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惠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聞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其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雖然閱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其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蓄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力慙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合孫正之第一書今又疑衍

第二書三十年前十一以年三

答祖之書一作飛兩策一作飛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有於

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并前所記記一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迷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懇懇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迭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慮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改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  
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  
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  
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  
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令反疑之而不任以  
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論也秋暑尚繁  
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  
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  
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  
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  
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  
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爾此為與足下異也未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  
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

某之懋懋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  
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  
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答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  
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  
食將撤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  
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  
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迫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  
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閣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啖一齋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今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疾一作秋無慘姑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蓋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傲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自痛草草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者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秀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報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芻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為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于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執孝履文福深慰企想所愛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蔡日以謂十日尚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作復一字一月在林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已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 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已盡心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剌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績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健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已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措摭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撰則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措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莫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募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自守節曰正王遇御名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充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宗失之起居而廢正

衙日明字大之舍元大殿大朝宣政常朝謂之止衙已下此入閣之新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召入宰相廷英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相議事廷英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相議事廷英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相議事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恪彛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閉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說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功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

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其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齊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滌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聚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  
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 則居士集四十一卷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

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今人論書** 茲者人至有又字一

**與王深甫論世譜** 前世其蹟也字况一人之力真蹟

以下有

**同前** 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疑脫零數

**同前** 代亡一作

**與答君諷書** 自三代此下一有奔走此下一有險阻四字不

足以示人不字上一自傳此下一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重矣然于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與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

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和與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考謹遭遇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巨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糶麥為命而天久  
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  
神之所作其忍不為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析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  
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  
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  
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  
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  
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  
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  
悉災殃以塞其責不宣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閑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于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颼而散陰暴秋陽以潤輟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哀尚  
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墓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為之恥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  
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  
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  
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  
一邦之賢輿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恮第十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做第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翔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木坑夫人邊

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

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龍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

吉水沙溪之龍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

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附葬龍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

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

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已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遷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八州為政務

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

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  
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  
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列凡遠者疎  
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  
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謀  
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一作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屋  
相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  
卒子王廙與立自廙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  
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  
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二字一作而無  
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  
一有國 搖復以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

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  
其居千乘千乘一作千乘者曰二字和伯仕于漢世  
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  
為博士四字一作者仕于晉最顯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  
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  
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  
者曰頌威名著于南海頌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  
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  
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回家焉今為吉州  
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萬生某其  
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于八  
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  
福府君以來遺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偽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府君以  
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  
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  
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  
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  
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繞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幼諫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

萬生某其主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名七子某子一

雅子二

效子三

諤

託

遠

楚子三

長子名亡  
第二子名  
戊

葛

至

託子二

鄆 柳子八

俊子一

翔子一

葛

伸子一

顯子二

起

儀子四

猛子二

麗

谷子二

煥

炳

寬子四

曠

暉

琮

載子一

照

素子一

鑒

任子一

端無子

帶

信子一

觀子二

弼

偃子三

旦子二

脩

暉子三

宗古

暉子三

宗道

儉子一

宗顏

翦子二

宗閔

儉子一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倣子三

顯子二

宗孟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



可悉紀其不可紀者于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  
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  
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顧于漢自生傳歛八  
世歛于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  
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  
其世次者每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  
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  
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  
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  
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贇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今言等重定其譜多載  
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而譜自涿郡太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  
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考士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欽字  
正思漢氏以欽為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欽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考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嫁者皆不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  
其人之姓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  
世久于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

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  
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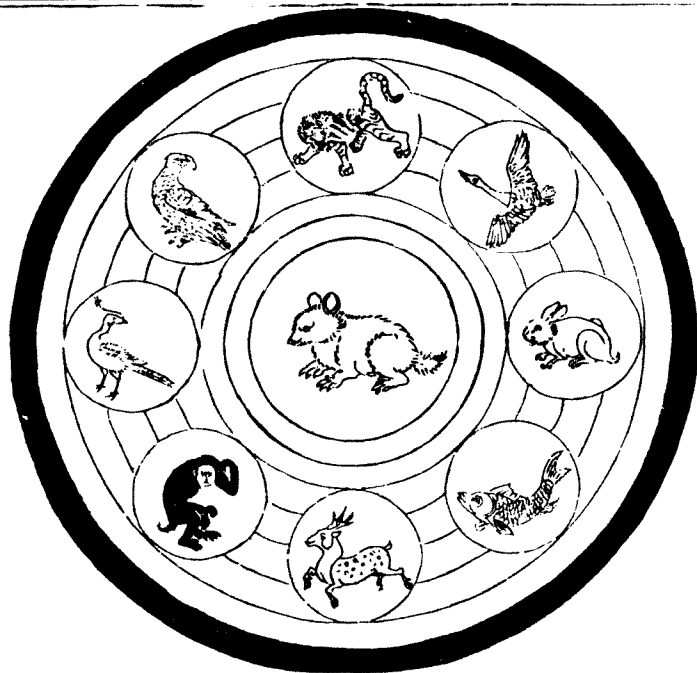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  
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  
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  
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事又作  
凡玄孫凡字上一字彥士作世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  
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  
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蕭生一子顯唐書  
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  
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歐文卷七十一

譜此并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銛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速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紅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

閩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

九射之格其物尤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能當中虎居上庶居下雖雉掖居右雁免魚居左而物各有等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於爭爭而為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切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揀籌而飲飲非就也無所取故射而自中者有不澤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筭所以忌爭也終日為樂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揀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揀其一八人則置其餘籌不及八人而少則人揀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揀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餘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則飲籌而復揀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純籌文錯焉或謂

此

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筍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銚者尤發墨歛石多銚惟臚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一以贈劉原父

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然列第一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一有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辨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崙一作崑崙

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兩偏一作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維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

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蠶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撒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蠶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蠶

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專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份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背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由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然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斷以貴魏氏魏氏他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驚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輕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賦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輕故謂之輕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

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本向紅如鴻鵠羽色細葉羸葉壽安者皆千葉由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椹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抄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椹之九藥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數兩為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

風俗記第三

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緋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廷已西及衰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會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落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挿花雖有檐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帝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坊長壽寺東街與郭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負乘驛馬一月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于賣城中謂之山篁子人家治地為畦應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家亦如中俗呼皇有比多只云皇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蘆葑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十接時須用杜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藹葉作庵于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

之法也亦用瓦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  
 欵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欵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  
 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  
 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  
 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刺懼分其  
 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  
 既去翦庵便以棘敷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  
 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覆花工謂之氣窻以大鍼  
 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豔花之法也  
 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  
 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毫時人得者甚多惟不  
 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  
 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  
 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

復於閩而凶卦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  
 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唯此品石

此七歸峽此下  
作七歸峽此下  
下同字

牡丹記

以自私有也字偏氣之美病之作偏萬

物之一怪也

或一字無

九藥真珠

此下有一有司馬

坡坂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而葉密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寺真寺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點矣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以葉葉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或日西時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澆正月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日乃澆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花輒死

此下有字因曰有一白點如珠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



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叙  
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  
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  
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  
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  
名大槩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  
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  
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  
白常花唱酬為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  
流傳熙寧元年公政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  
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  
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  
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  
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  
或信耳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  
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  
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彙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內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  
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  
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  
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  
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  
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  
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

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  
 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  
 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  
 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  
 地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  
 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  
 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  
 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  
 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  
 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埋之  
 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嗟乎  
 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一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

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素而寫之成夫前所謂心  
 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于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  
 也余今得聖俞之素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踈爾智者誠  
 誠一作其性當讀復一作中庸惡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為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  
 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  
 漢間好俠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人者也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  
 上下其論也凡昔一作一朝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而一作無時爾此其二字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書當而雜處兮感歎老  
 而嗟平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翱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朝憂者又皆  
賤一作速與朝無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僅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  
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者獻三一作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  
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  
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  
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  
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  
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  
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  
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

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  
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  
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貧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  
問之

論尹師魯莖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備於師魯之文不簿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為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  
不可編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一竹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益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

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因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于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著

讀裴寂傳

子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述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戚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喻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

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一作緘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吹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

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通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上字一作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論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

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而笑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  
 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  
 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  
 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

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  
 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復天  
 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  
 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

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  
 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  
 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  
 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

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  
 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  
 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  
 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  
 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

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  
 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

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  
 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  
 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  
 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  
 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  
 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

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  
 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神者易為工以見其  
 神者易為工以見其  
 神者易為工以見其  
 神者易為工以見其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  
 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  
 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  
 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餞問  
 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

于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  
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  
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  
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  
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刻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  
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  
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作  
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  
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  
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  
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  
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  
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  
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  
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  
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  
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

人多藏以為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  
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  
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  
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  
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  
態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此字無醜好精麤壽  
性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天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限數由是言之  
又若有為之者十一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  
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  
名花昔樂天二字一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  
邪然斯二者惟一此字無不兼萬此字無物之美故各得  
得一作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  
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  
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  
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  
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  
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無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耆博墓銘亦為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

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刻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扁鏤其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為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察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為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為內相入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



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踈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為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為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為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閒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又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獾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 跋薛簡肅公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

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劾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可當之石本作可

而不簡類事作而必求其又條悉可當務盡其道石本作無

歷貶石本作歷盡知師魯石本有仁義石本作其

學石本無叫屈類事作於其銘文石本無乃云銘文

文字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石本作故不石本

必若謂石本作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石本

前湜作韓文公墓誌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

作仲李翱行狀誌石本作豈恤此下石本

足言故師魯之誌有於字唯有蹟廢而有蹟世人蹟真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

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

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為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

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

當辨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

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凡

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于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訥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

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

時固無甚添換也

外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四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

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

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

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

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

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

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

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

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

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

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

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為

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

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

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

助乎惟善則降祥德苟至乎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類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日食王且雨冰木枝今春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官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戒武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官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反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忘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歛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貨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切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親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刻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率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乎誰敢不從百事責實乎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未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之可採苟避諫夷而則豈益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千於旒衣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戴琢以為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瑗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

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  
 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粟爾  
 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  
 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  
 聖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礪而  
 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  
 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  
 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  
 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  
 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格匪刻  
 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  
 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  
 論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  
 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劍平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  
 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  
 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瑤璆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陸陸變  
人主學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  
 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  
 稽往謀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

承於堂陸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  
 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  
 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群黎於宅中蓋取  
 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威九筵  
 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  
 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  
 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列群  
 下陳由陛廡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  
 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  
 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  
 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  
 垂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  
 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  
 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  
 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  
 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  
 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  
 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禩新寶構萬杵逐歡謳

照爛雲霓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  
舞翟彌文郁橫經威禮脩微生聽所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土之職  
圖掌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  
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謀惟精  
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  
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  
從於各主故我因地二字一理與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  
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  
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  
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  
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  
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  
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謀廣輪而可  
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  
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  
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  
而靡奕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  
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  
掌用能三壤成則四民莫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

於方與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節侯創業  
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平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  
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  
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邅儀肅純音帝樂清歲誕飄翠羽赫奕展華旌  
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益輝映雜綵纓  
且異文竿飾非同翻舞名竹宮歌誌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君子非貴  
軒非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  
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煥還  
浦以收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  
於媮俗復范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  
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教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  
復用雖乎寶而莫為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  
室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  
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壁以同議諒彈  
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  
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  
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

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  
 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投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  
 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邊乎生老蚌  
 蔑割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  
 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  
 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  
 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  
 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搗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  
 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墳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蓄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  
 辨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  
欲頒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  
 無忘爾勞法蠡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固長養以旌賢  
 原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  
 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  
 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  
 無備必順時而后敷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息

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  
 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此起南任也以  
 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  
 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頌以土田順木行而養  
 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  
 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  
 太族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勤功無  
 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  
 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  
 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  
 災而有謹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  
 綱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  
 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  
 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纆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  
 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  
 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  
 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爾祗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

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圓欽於乾道為入上者兢兢

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水陸昌運以咸熙者

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與之所謂持設治民之術先

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

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

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成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

罔怠致疆啓幅負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

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

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

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

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

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為懷

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

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

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

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被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

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益足憚於覆燾必克固

於著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游雷著修省之

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懃悚以為

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

于萬國

錫雕為樸賦除去文飾歸於淳樸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錫載雕之飾將全

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成滅知

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

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棄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

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駢匠

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

作之紛紜剖刻楠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蓋之僭

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

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器去

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

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

同歸確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斲朽木

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

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

盡捐單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

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剗

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非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無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析紀地之名用能縛乃今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禁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渙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泉以成其

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溢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本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粗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匹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固從經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與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珠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病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



來之可師道或相管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  
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為工剖剗斯主翫其  
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  
必由於規矩

魯東周禮所以本賦

魯公之後集本周禮見注奇集已下續流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東西周之舊儀  
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錫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  
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  
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  
為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  
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  
教由治隆朔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  
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  
而教典教法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  
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  
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  
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又  
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  
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猷蓋固蒂以惟  
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

泰何侯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  
道固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技  
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抵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  
定作民彝祀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  
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  
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  
邦儀之舍厚

秋獮詩見古者

幽蒿迎寒至高颺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駭為裘  
索享儀非蜡圃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外集卷第二十四

自四年來

四字下

可成

一作難成

必順

一作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

成

一作東動也以成養育

不具在其一作其往勝攸欽一作往事逆一作有莫而有  
其饋一作或主一作主教一作主而不行一作不故能一作其且異  
夫賜以繫纓賜一作繫贈其采冕夫一作賜

完為鞠一作完

外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墮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  
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  
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指仁義以為德之  
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  
從古有威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  
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  
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  
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  
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膏百  
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政而以漁牛馬  
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  
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  
神農黃帝之為世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  
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  
離之俗故言為教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  
扑而自隨且夫歛血以淮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

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  
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  
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困民故不待約  
而信事不申命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  
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  
德其孰能與於此乎意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  
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  
詛民於神明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  
民以道德衛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  
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  
稱首讓禮樂與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  
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蹶  
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  
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切惑  
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  
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  
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  
觶斷離衣絺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

謙於未逮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  
因痛哭以閭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  
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儼淮南  
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  
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  
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  
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為后飾請設庠序  
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  
之幾諸所以日固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  
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著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故天下以謂可仕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  
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極  
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取繒賈豎之人  
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  
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  
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  
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柙墜耳奈何俯仰佐王  
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  
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

也而班固不識文帝之遠賢痛賢生之不用但謂其  
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天豈曰天年乎則  
固之善志遠疑作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  
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  
之本贖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  
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實故易言天地之變  
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  
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  
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  
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蔽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  
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  
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  
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豈喙行息而不知  
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  
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夫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  
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  
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氣無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為賢愚誘而為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  
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  
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為義豈不達哉又若  
無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  
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  
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感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  
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  
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  
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  
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微而奧博而  
遠賢者識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  
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  
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  
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老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取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菴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能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為如何無惜辭費對講天人之精授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遷於唐為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為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

日皇上垂衣御園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履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固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與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僭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罪<sub>一</sub>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遷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之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進士<sub>一</sub>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服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肯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偽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勲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

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條穢之澤若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拯猛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皆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皆廢則時無條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困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謬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茲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箠者

不能救饑持饑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國人圍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歲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僊息既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何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關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為經制著在宥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逐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富恭惟聖治務廣蕩言靡倦極談以先俊域對養馬有夏序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邠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廡禁原簪著為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剝以指麾包虎皮而載載聞一作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枝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逐氓庶之貿遷施

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高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為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顯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郅封佐克而為農師居幽成於王業綿綿之礎本仁積功膺膺之原幸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收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遯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鄭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拚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折理翼長諒茲俊疑精于經傳數言條對勿尚猥弁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邠士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遠歷乎七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來

即神臯以開壤據澗瀝之上游是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鄭官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地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疆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

親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寔徵寔品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無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衰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摛紳之議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意在茲乎根惟構昧之微舉皆管漢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開睢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為耻傳春秋蒙誣詭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



丘賦被薑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薑尾  
豈患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耻歎其遺愛者哉子  
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  
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  
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  
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勳  
華之閑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  
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  
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  
取士之弊策試為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  
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  
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  
之者散轍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末捨實得華若乃  
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  
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  
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剛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  
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雉王者之風反繫於周  
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固  
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

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  
風變雅有六義之珠焉關雉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  
其首而周南之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  
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  
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  
謨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  
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  
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  
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  
剛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  
丘明所耻患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  
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  
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  
稱子產猶衆人之毋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  
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歛故被以薑尾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故一時之弊蓋  
推一作而行之非為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  
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薑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  
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  
罷不曰患乎宜其同巧言之為耻以遺愛而見稱也

荒蕪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嘯殺暉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槩形言孟嘗所以技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下以為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

詳悉傾圻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

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以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嘯殺暉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秦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與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為之墜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讓於末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通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泣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

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  
六卿在郊五家為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  
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  
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  
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  
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  
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彛訓遲聞清論用折深  
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  
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  
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治事惟能  
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  
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  
敘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彊姍古以自是其制不  
經播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  
流貴因循而不比崇國民被乎無為之化故官雖至  
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  
官必衆建乃能為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卿五家為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

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  
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  
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  
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  
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治事益煩  
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  
之論所以為此弊而設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  
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迷官師之  
大義此誠遠大之闕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  
既難於殫見蕩竟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道

偏明偏明

第一道

是二帝實二帝

第一道

是二帝實二帝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六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清亂質諸聖  
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書乎曰是魯縵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  
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  
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  
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  
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  
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  
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  
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  
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  
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  
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  
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

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  
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  
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  
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  
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  
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  
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  
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  
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為毒也甚  
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  
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  
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  
應天順人為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  
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為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  
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  
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

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狖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

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止焉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時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

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為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第三 坤乾文七九則變坤文八六則變

變一作乾文七九則變坤文八六則變

第四也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

第五以養其德作以

第七師臣伐主作注君以本於順作心營兵非聖王

第九同人急於人事作適

第十一觀下觀於民作於

第十二剝動以經綸作經綸

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作動

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男女異類也

第十七恒而久成作成

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作臨

不正利一作正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七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也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羨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



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為戒以黃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

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

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

節於已者為其愛於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眾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為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

第二 損 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有被其害矣失字上一

第五 革 貴之乎一作所順天應人此上一有

第八 艮 可為而為者也為者一

第十 兌 萬物之象作象一

第十一 節 皆苦者也皆苦一

第十二 小過 於治人者者一無

易童子問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八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弱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為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

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

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繫辭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惠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

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牽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趙魏先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感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替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

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為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為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為之則不足為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為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惧惑學者其為患豈小哉古之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

嗚呼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為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惟其義不安則曲為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為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為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實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

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大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易童子問**然有附託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字其肯作豈洛不出路一作河則三代之末則字下其間者在焉取此下二有字之不為有所字上遂其一家其為聖人之將有由字用生蓍用蓍不能通也而乖戾也各有如此二本字七八九六之數同有字上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迫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日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  
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  
於其所述而一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  
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  
自直閣下僭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  
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  
日序

外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九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  
 有閔民愛物一作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  
 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  
 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  
 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彈勸之不勤  
 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為游惰之手使  
 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  
 吏之不仁一作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  
 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  
 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  
 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  
 於一作農而弗一作擾者有司具為一作賞格當議旌  
 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果不植戶口流亡慢  
 政隲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  
 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  
 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  
 有閔民愛物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  
 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  
 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  
 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彈勸之不勤  
 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為游惰之手使  
 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  
 吏之不仁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  
 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  
 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  
 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  
 於農而弗擾者有司具為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  
 不修田野不闢桑果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隲官亦行  
 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  
 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為條  
 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  
 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  
 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  
 朴茂之美而無敷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  
 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  
 此士人取一作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  
 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於一作仍詔宰府  
 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  
 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則閱博者  
 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  
 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  
 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  
 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  
 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  
 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  
 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為永制一作

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  
 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荆准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享兼一作之克有令德責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違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竟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為之選吏也亦艱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

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盡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為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敎所以閱訓道之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為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為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

前蓋可

登州黃縣尉王字一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叅

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未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州錄事叅軍京

北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叅軍

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恩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事一作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

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保非以節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遠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北

年除授及四

勅具官桑遠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為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

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

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叅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

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明一作則無以得士心此無山

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項一字無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遠奪焉以其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叅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

之寔繁勸則克一作惟濟勉服明訓性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太常博士王按祠部員外郎松閣校理張環丁憂服闋復舊官

勅具官張環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祭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也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為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飲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于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叅軍杜錢一作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敷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徃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况輔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衮有司來上以爾為一作材進爾諸丞徃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庶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為新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為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更此非

要職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

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鋓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可西京左藏庫副

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勸者乃不隕焉近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意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為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此一字無有迹而爾方以

老自此字無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袂全爾之歸  
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  
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暉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

一作試制

勅崔暉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  
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  
故勅有司增定陰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泄官夫不  
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詔也汝其勉  
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  
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  
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耻之缺而  
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  
之請朕所寢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徃服  
寵章

南劍州司理叅軍李孝友貢授吉州叅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  
猶鮮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  
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

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  
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  
刑擇彼監司必叅文武所以稽其材敏而佐夫不逮  
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  
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  
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

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  
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  
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  
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朕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為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此一無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被薦以一作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僸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僸粹澶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

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閣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於一作有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一無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性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轉國子博士某官

監洛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

勅改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於官者孰不欲自為材耶患乎勸之四字勸一字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一無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

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

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連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 為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

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

非為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豈不為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

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邀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涉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為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況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一作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

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備材行可擇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

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

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擴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卷第一

外制集序 聖賢相遭作遭一

皇叔荆王制 行荆州此下脫

陳淑等改官制 州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遭

柴貽慶制 貽慶一作貽憲

長州推官董景一制 董彞一作董彛

趙女期制 可以一作亦

王守一制 治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



外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秦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秦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寔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

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

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一作勸官次用有司之

常典因滿歲以一作當遷往服新恩益思一作後勤一作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况蒞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光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此字無養

也矧如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

馬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

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勉一作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

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秘書丞制並

唐勸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敏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不懈其勤以求諸已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于筮推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敏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詔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聞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性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此一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狀夫武吏之不足為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九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為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實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一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愬可秘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愬國家設官之法惠乎巧偽千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非爾所字譽而進不可為一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聞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夫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九關決於兵一作其問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進秩乃為常典况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志平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准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為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盜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

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需然推實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為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失克保厥終一作朕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一作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閔考之國典則有彝章一作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一作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魚一作擢試檢階勳之次而叙升之所以念勞也况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

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作二字一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為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馬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為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發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承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更不能捕煩吾出兵爾能一有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又一作且馬升爾于朝往膺一作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一作中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一無豈不榮且樂二無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开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开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之能可

承制一作承制

殿中丞崔愈一作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此字無爾由明經登

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

法也其臨民治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

子其一作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巨

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二無克終之美節也故

吏部之格吏昧無重輕輕一作皆不得與乎一作斯命

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

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既不

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

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

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涖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

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

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益轉祕

書丞制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

行而一有有司考第歲月以為進退之法惟治之

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吾未嘗遺必有甄擢于聞

無壅各勉所為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

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

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

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爾爾宣勞頗勤歲

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

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其有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便然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為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具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兵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為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衰以勤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貧外郎致仕張緯一作男允修可將作

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身豈不榮哉爾宜一作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

一作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

四方館使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秉在於此無子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為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

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擾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患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又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

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勅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而行之足以為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

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而勉夫不及

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語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敘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

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實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為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為請不一作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勅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願父母之義朕甚嘉之塊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外制集卷第二

帝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而可字下

鍾懷德制堯推一作堯

梁許國等復舊官制古碑本以司門郎司職於其

觀爾一作

益高制皆一作

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摺一作蓋摺

郭固制慮變一作慮變

外制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一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堯考享之可以為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秘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書改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

等敘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等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脩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遇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錄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廨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勳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實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為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於一作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為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為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勸改官制

勅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為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惠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為私蓋有為也今爾之請一作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聞夫兵興而費廣不思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  
官惟業勤常惠不以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惟以則習次遷之

例一作惟顧一作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貪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瑑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

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

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

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為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

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

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

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

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

疑爾尚勉武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

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稟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  
天下之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

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

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

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

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邇茲南海爾

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

可

故右曉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

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

環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

終寵榮一作龍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眾矣吾思一善之取

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

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排無為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為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衷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為故一作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為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為吏無一此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

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滋爾官而成厥績焉齊茲敎選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為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為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為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諂轉官制

勅具官杜諂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為請一作本以爾為請為大目所為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頗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

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崇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燕享其位而連  
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况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  
績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一作爾郡封此非常典所  
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

知監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  
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東予懷屢披  
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  
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褒服茲  
寵榮勉爾一作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蔡思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蔡思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  
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  
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  
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  
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可

連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冲鶴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  
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  
爾之能第賞推思予無所愛一作凡謹備者爾則勉  
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  
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為歸老之榮者以  
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  
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  
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  
應書皆可選擇一作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  
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茲舉其不勉  
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其字百職並  
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  
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  
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為例得其體一作予勸功進善

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異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為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為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縻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聞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棊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官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款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作二字一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為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之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息以為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為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為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無志

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負外郎杜杞可刑部  
負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達不  
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更多不良吾  
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  
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為  
吾往其一作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從好學博文  
一作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繁汝之材  
吾惟責成一作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  
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  
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  
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  
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  
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吏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  
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

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  
宜自勉旃可

新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  
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為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為專  
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  
使愚者益固一作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忘一作以  
為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  
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  
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  
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  
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  
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之吾命汝校  
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  
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  
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其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惠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閭閻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負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行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其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其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放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者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畋屯田貨外郎直史館制

勅尚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

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按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畋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繹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建茲二歲豁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適生疾歷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既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瘡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尙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光于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者民間閭閻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蒞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于庠列爾其惟抵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其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同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權爾唯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銜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為吾以思信撫茲終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于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一作考歲成用應陞典省者諸坊伴通朝守盡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為藩府實法凡薦爾材者自或等十有二人是

必脫穎而出其單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權爾卿屬誠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已而為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之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寢陞以勸急者可

錄事參軍張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為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權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勳著明敘進之榮茲廼常典嗜勞之賞尚有優息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洎盥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為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



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我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九府學教授 [redacted] 可華州蒲

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數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為師吾欲觀汝之道至于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集卷第三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閣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寶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尚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校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敞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治林街程濟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邁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

知錄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為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首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卷制

作潘一

故甄收 故字下

劉曾等制

恩命

寵命 恩命

鄒洞宗制

苟有一

苟得 苟得

梁宗慶第三女制

連威里 連字下

倪俊制

皆可選擢

作可一

盧守劬制

勳一

作恩 此上一

曹元賓制

試汝以事

此上一

孫量制

開封縣

立一作

楊元贊制

報効

風一作

杜杞制

爾可

攻一作

史吉亨制

蘇黃中

蘇一作

邵必制

為治也

此上一

有字

此上一

有字

此上一

有字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余既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固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芬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

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二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巳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放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繇實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齋之薦載嚴爭利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拓集慶眇冲庶邦咸祝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整奉先之孝爰戒微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圍啓靈文於貝葉一作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又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進口宣九

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動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進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行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去復申飲餞以為榮宜有匪頌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遠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

遺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進兼傳宣

撫問口宣 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餼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焚

諭詔 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眾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蒞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懇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

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消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尚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

口宣 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謙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為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四字無詔

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為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勅質省所進奉謝恩

勅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遠閱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以材賢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荐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等並膺東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成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為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邈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傑作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

載釋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啟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踐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欽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啟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

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啟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啟福庭一作蒸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冲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秘寢有嚴後事時興方勤於繕葺后一作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夙將信帶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輶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銜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歎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鐸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續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托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

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鐸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遵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月初陽式應於新春今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鸞歛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眸容清穆消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

駁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新宜均於

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

洞鑒眇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

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軺軒荐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

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

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

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法

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璫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

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諤諤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

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

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泰白日漸

舒長

其二

諤諤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漸連采葍水和暖浴盤天

其三

初欣綠牒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遍風色結寒猶料



峭天光照物已融怡

其四

鷺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温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璪一作鏤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眾卉爭妍競時態却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悶春歸老監嗟畫棟重来當日鶯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暎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為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感官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漪漾旭日樓臺瑞鶴一作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綠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輿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為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洎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俟靈遊顧蒼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

冀茲佳宅庶以即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第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輅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荐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為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擬寒律莫保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畷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集卷第一

內制序取怒一作怒

至和元年九月皇帝本命青詞寶柝此上一有

溫成問春帖子故年一作老監一作

內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三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  
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  
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藥館載嚴奉真遊而  
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  
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  
爰即梵居俾延淨侶瞻玉堯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  
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添於舜慕  
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敬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

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  
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虛薦清一作  
衷之獨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日

柳等並臨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假念宣力以  
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一日

柳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陸之  
尚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二日

柳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  
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 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  
茲喜一作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重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為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後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愧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仲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 同書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

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勲闋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閣啟乾元節青詞 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請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 三月二十

卿等並膺寄任深東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 路字無 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 三月十五日

卿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 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

宣

卿等任國鈞軸為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蓋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王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珍何煩採艾攘但得卑夔調鼎鼎鼎自然災校變休祥

其六

炎暉沉燦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膏藥獨病雖故車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壹範柔儀更以親盤繭初為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轉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漸漸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鷺引鷓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 泥暉槿艷明 紅顏易零落 何異此花榮

其三

絲縷誰去能續命 玉奩空自鎖遺香 白頭舊監悲時

節珠闌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 人去花開益可傷 聖主聰明無色

感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閨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 麥實已登秋 避暑多佳賞 皇歡奉一作奏

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 鬪草及良辰 共薦菖華一作蕭酒 君王壽

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 江人喜競舡 深宮亦行樂 絲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 風細日永金徒報 漏稀皎潔冰壺清水 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 絢扇香搖綠萼風 禁掖自應無暑氣 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日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 日月元樞論共二軸 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說者異矣 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 汝其慎擇厥師 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 尤夫能異於眾人誠為有立必至于君子 然後大成 汝其勉之無或中止 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

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

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為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聽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  
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  
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願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  
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兗州會真官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剛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  
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藻之真文延紫  
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臻蒙休匪止於眇  
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九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  
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為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  
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  
扞乎一作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九初質性  
純茂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由於師訓維我叔父  
時為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  
之寄久參朝請之職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  
節旄並建并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

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  
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  
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謀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  
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  
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謹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更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  
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  
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  
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字避讓  
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  
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  
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  
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  
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敵方鬱僞冒良勤宜有頒  
宣用仲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

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性難才

余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

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

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

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

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

于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

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

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

無不為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眾僉惟汝諧所讓

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關生

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觀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

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關茶

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觀顧都圻之甫及嘉駭履  
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也多壘

削平包于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辦索以承風逮先

聖之撫臨躋履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執款去

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

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齋露之光紛紛而雜委朱

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

飲醴美可錫疇湛靈液以淵濟敬琳宮而崛起歲時

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巽巖表京師之壯麗近以

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

基之歸爾回聖慮以惻然災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

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治

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岩光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  
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  
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  
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  
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  
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夏四時和氣致休祥  
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并服雕題咸被  
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  
萬歲皇帝萬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彦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東章批答至和二十八年七月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  
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  
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鑿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  
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親若用措紳  
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子惟字量

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勲德兼著可以重  
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  
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  
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至和二十八年七月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  
邦濟時之學而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  
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  
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  
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  
而措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  
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沖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  
元本欵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  
彤螭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群  
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

月六日

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無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

口宣八月八日

等各韞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為勞宜有恩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規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被淋於百那俾安安於庶品

為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

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度依

仙宇載蕭淨場追懿德之已逸冀明靈之垂祐薦茲

勤潔庶達精誠八無此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惻但列茲奠禮用慰管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初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啟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

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故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冲鑿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瑤席瓊樽夙陳於芳潔芝

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

遂生庶品臻臨伏以咸均

論獎論叔詔奏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為右屯衛大將軍叔詔進  
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  
諭竊以叔詔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  
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詔所進日月  
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  
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 四月 日學士  
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誤益精  
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詔獎諭勅書奏劄後有  
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  
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  
禮乞許安樞審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  
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內制集卷第二

除皂第允初制作屏一作樹

賜吳育諡忠命不允批恭常歷一作常

醜泉祀上梁文裔露一作露

廣聖宮祝聖壽音回恭陳一作恭

內制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四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

簡青詞 八月 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擊真仙而  
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  
鱗之瑞質茲為鎮信輔以精誠伏冀冲鑿昭臨純祺  
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 八月二

十六日

伏為一作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  
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蓮而  
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八月二

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計國家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  
苦宜頌燕摘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八月二  
十六日

卿載馳國計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頌宣之  
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 宣統 八月 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局俾載陳於

口真故茲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宣統 八月 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分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  
真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  
並集有嚴秘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冲答精衷之  
蠲潔保鴻圖而餘罔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 九月  
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  
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

問口宣 九月 四日

卿遠馳國計旋飭使軺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  
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四日

卿榮旌節施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王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之靈文仰依慈悲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徽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惠順且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潭鍍銀褱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農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洵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輶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續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運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遠及訃音載淮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

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為善而不永年奠享  
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禮所九  
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  
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焚諭勅書 九月十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顯學期乃有  
成惟睿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雅奧傳寫之善茲  
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為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既脩脩梁始構冀神之祐  
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  
遠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  
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六初劾右牽而米  
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 十月二日

敦本勤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  
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

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  
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膺眷以不忘集勝  
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超薦真乘

賜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

日禮物口宣 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  
誕之辰爰示頌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至和二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幸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  
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  
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門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卿等各蘊材猷出膺委任綽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蓋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塔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尊儀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脩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固罄數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聘禮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浹奚既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胡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隱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

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算羣生成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苑昌言已下為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冗工徒繕修隄捷遽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敵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奉之品住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考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

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案察修梵供以惟精整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象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  
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初内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  
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  
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  
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一作平而首春以來偶爽  
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  
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作  
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  
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  
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  
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  
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  
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  
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  
善應即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今芳通乎  
彤璽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蠶生而  
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今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  
遵佛事以修嚴期中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  
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  
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  
已嚴淨館虔奉祕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  
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卿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  
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

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



朝謝制 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析解於鈞衡兼秉旋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順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為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為於師長秘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即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魯公亮口宣 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

既深東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行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 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善勞能之效俾仰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為患口宣 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遠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遵藥喜俾仰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

逐州軍為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 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尚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仰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賞薦直宗皇帝

道場青詞 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邀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內制集卷第三

除使執事名臣一作大臣

御問河北路臣一作御問請軍將校口宣一作御問

內制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五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

各進奉端午馬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効駿足而來

貢備彰勤蓋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

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既詔勅七月

七日

夙輶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効勤誠載詳善

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

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

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關生料口宣八月

五日

卿德著者明時膺材任祗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

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

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

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莒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

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

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

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効貢輸戴省恪

忠一作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

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將為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徒領要蕃仍推寵

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護國軍

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

示諭勅書八月十六日

初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

庸之効自忝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

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

司委以藩垣之任乃入臣之榮過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

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政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

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傳一作之經術

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

靡有留事爾實為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

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

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

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

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整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  
進退之禮必優矧余翰躬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  
懇避嘉教慈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  
劉沆質性剛鯁材敏明早以藝文策雋科於異等  
遂追髦秀騰英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  
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  
之用乃嗜嘉績爰正台司執踐譽不回之心篤於自  
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  
思於退讓實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  
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秘殿之嚴眷乃留都  
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  
汝志尚東予衷於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  
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  
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增錄明述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諱恩命不允詔 十一

月五日

卿勳聞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惟別都

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苑嘉  
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母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綉等

物書 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修其貢獻惟忠  
恪深用數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社  
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  
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 一有賜詔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賄賂之禮國家之  
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邇緇思茶毒深用  
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  
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

御進口宣 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輶云復嘉肅祗於將事宜宴飲以

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

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整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

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惠乎勸戒之未明蠢茲

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以物夙以敏材外

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

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

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

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屈道方涉川塗之遠宜申宴犒

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報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

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

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

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

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說而阜育式稽金簡

祗即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眾福伏願齊天

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

諭戒勅詔五月二十三日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

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

將相之任入等惟懼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  
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諫宜勤而裨拔貪功曾周虞  
於蕘毒敗沒街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  
列言而引咎雖勇夫憤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  
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  
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  
廣被顧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  
之衆枝除時冷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眾真之  
福地春茲炎鬱閏彼蒸黔俾肅披於仙科冀導迎於  
善氣伏願紫清昭鑒臚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  
翻蟻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繫朝廷之重職  
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賦於屢易或用人之不

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  
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  
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  
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遠形退讓駭無因而  
及此曾莫論於乃誠豈庶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  
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  
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  
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  
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充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充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  
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  
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  
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閤方及有行乃  
遵先制俾襲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  
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祗於寵  
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充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  
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  
眷柔剛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  
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禁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  
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執謙沖  
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  
告已申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  
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  
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塗浸城壁其河岸大  
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  
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  
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  
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竊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沅水  
防廢官衝溢為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  
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開載  
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  
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  
純麗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枚以  
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  
舊式瞻彼清真之馭啟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  
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  
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為民祈福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摩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  
同庶品以均休乃即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宮之真訓  
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尻鴻之祐物生  
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  
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擬祥肅奉真遊  
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  
瞻紫霄之杳默伏冀眾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算於

無疆均舍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 九月十三日

卿夙軫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

一作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九

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報修歡降聘式又都畿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進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

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進口宣

卿等荐脩聘好方總翰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遵而

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進

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報時修聘好涉此汪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內制集卷第四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徒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蕃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進口宣宴飲

東太一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

一作祝聖

賜福寧宮第三衣乞退批答或用人

或一作謂卿請以

福寧公主宅開啟道場青詞

福寧



